婦女雜誌

號認爲新聞紙類

THE LADIES' JOURNAL　Vol. VIII, NO. 9



第八卷第九號

戀愛與結婚

家庭中的性教育

曼兌爾
戈爾登
百年紀念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弗過長。

(二)投寄之稿，望用黑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敍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弗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粘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不揭載之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 (乙)書劵 (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州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月出一冊 | 寄費須先惠

定價 項目	一冊	六冊	十二冊
現款及兌票	二角	一元一角	二元
郵票(一角以下之郵票以一分二分及三分為限)	二角一分	一元一角五分半	二元二角

郵費	一冊	六冊	十二冊
本埠	一分	六分	一角二分
本國	一分半	九分	一角八分
日本	一分半	九分	一角八分
外國	六分	三角六分	七角二分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一方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四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底面之內面及其對面	三十二元	二十元		
上等	圖畫前中文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八元	三元五角
普通	正文中後	十六元	十元	六元五角	二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繪圖製圖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外埠函詢，即行奉復。



廈門廈南學校開學攝影



吳興女子國民學校第四屆畢業生



吳興[illegible][illegible]女子高小第一屆畢業生

婦女雜誌第八卷第九號目次

家庭中的性教育

性教育與家庭關係的重要……周建人（二）

珊格爾夫人的「我子之性教育」……味辛（六）

瓦爾氏兒童性教育之三時期……文宙（一四）

性教育之歷史及其研究者……彌彌（三六）

評壇

□最近的女子參政運動……晏始（四一）

□伍廷芳博士的女子參政論……紫瑚（四三）

□兒童保障案……覺農（四四）

□教育與性教育……克士（四五）

□女子教育的傾向……喬峯（四六）

□婦女的服從……高山（四七）

戀愛與結婚

性愛的價值……陳德徵（四八）
戀愛之力……Y　D（五九）
戀愛的移動性與一夫一婦制的改造……Y　D（六五）
託爾斯泰的戀愛觀與結婚觀……薇　生（六八）

曼兌爾　戈爾登　百年紀念

曼兌爾的教訓……建　人（七八）
善種學的先驅戈爾登……建　人（八二）
遺傳說的歷史……克　士（八四）
愛倫凱著　未來的女子……香　白（一〇三）
聽孟加拉歌以後……文　宙（一〇七）
你醉……仲　密（一一九）

通信

戀愛問題的討論……王平陵　章錫琛（一二〇）
關於奢侈的討論……張雛華　晏始（一二四）

（續次頁）

小雞的悲劇 俄國愛羅先珂作……魯迅（八五）

投射車 法國 Marcel Gerbidon 作……伯懸（八八）

三色繼母花 德國史托爾姆作（完）……余芷湘（九四）

第二譚卡來夫人 英國比納羅作（續）……仲持（一〇六）

新刊介紹

婦女問題……（卌八）

婦女問題……（六四）

婦女聲……（卌八）

婦女半月刊……（卌八）

武漢星期評論『婦女運動號』……（八七）

麗光……（一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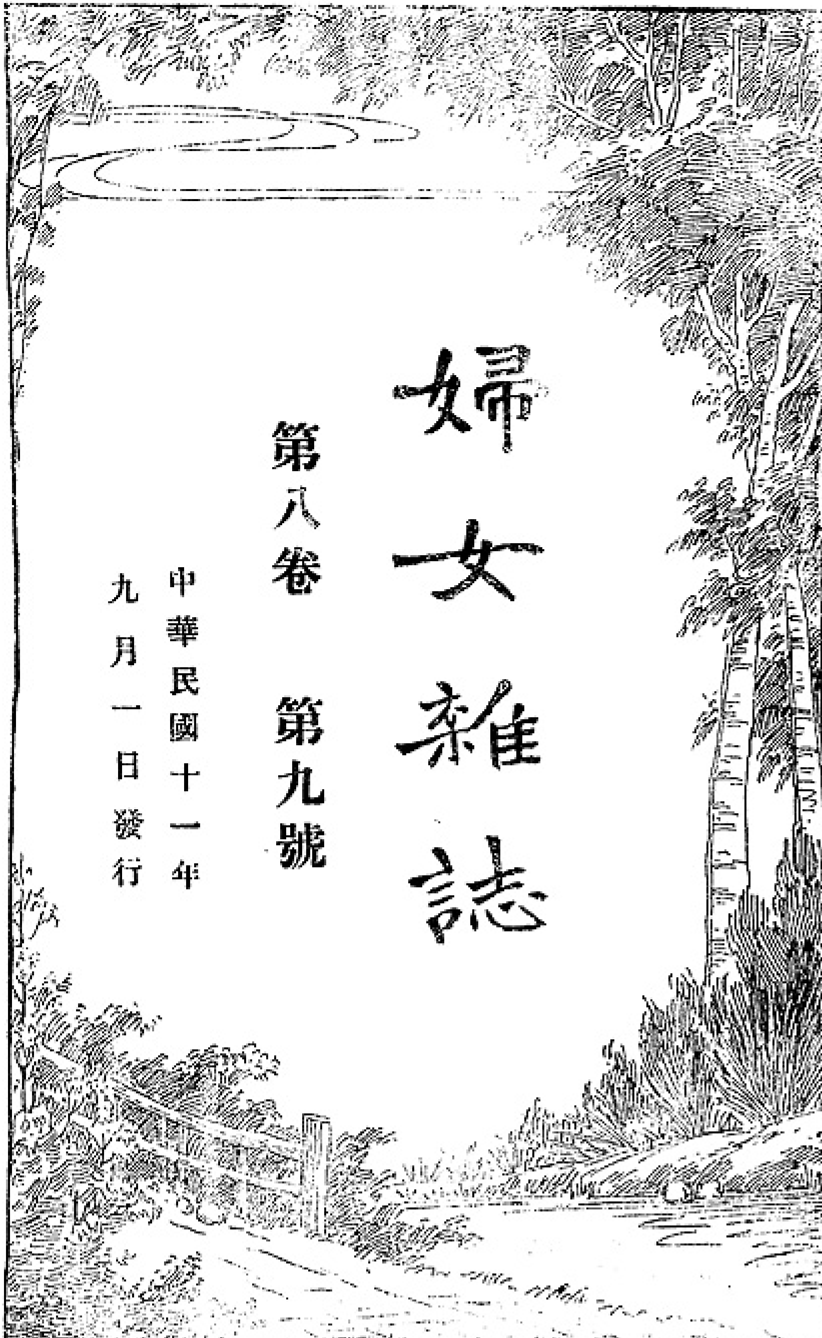
附錄

兒童保障條例……（一二四）

開放全國各校男女同學并過留學東西洋考試男女一律選派案……（一二五）

女權運動同盟會宣言……（一二六）

女子參政協進會宣言……（一二六）



婦女雜誌

第八卷　第九號

中華民國十一年
九月一日發行

性教育與家庭關係的重要

周建人

關於性的知識(Sex Knowledge)的缺乏，是現代性道德頹廢性疾病流行的惟一主因；總知兩性相互間的不了解和戀愛的發展觀，都與這事有極重大的關係。近來東西各國的教育家，因了這個緣故，都非常重視性教育(Sex Education)；不但就學理上努力於性教育的提倡，並且從實際上從事於性教育的實施。即如日本今年在東京所開的全國女子教育大會，已經討論到這一個問題，並且主張性教育不宜僅限於一時的衞生指導，須從兒童和青年眞能了解生命創造的神秘；這可見性教育之確已成爲實際的問題了。我國對於此事，向來極少人注意，就是到了近來，一般人也還抱着中世紀的頑固態度，而對於青年性道德的頹廢，性疾病的流行，祇知加以罵詈和嘆歎，從沒有人肯推求他的根本原因。這是何等可悲的事啊！因此我們特在本號內選載關於這問題的文字若干篇，希望藉此促起國內教育家和留意子女教育的兩親們的覺悟。…………編者

性教育(Sex-education)是歐洲近代的教育上一個新傾向；這名詞傳到中國却已經有好幾年了，但通俗對於這個問題，大都還不很了解，不知道性教育是性的衞生及性的道德的基礎，往往容易誤認實行這種教育是導於惡習的起點。

性教育的重要，已實在成了自明的眞理，不特學校裏應當注意，在家庭裏實在尤爲重要，所以做父母的，必須有一點性教育的知識。

我現在未講到青年何以要有正確的『性的知識』以前，必須首先說明『性』是怎樣一種本能，在生物學上是如何地位。我們由生物學上知道不論那一種生物都具有謀他個體的生存與種族的保存這兩種本能。蜘蛛不但生下來

便能組織精巧的網，張羅飛蟲，他又能够編絲成袋，產卵其中，以保仔兒的安全。這些本能都是天成，不教自會的。自然中的生物，一到成熟期，便有『兩性的愛』；到了生子以後，便發生『母子的愛』；這些本能，都由『自然選擇』相沿下來，是『適者生存』的重要條件。生物有了這些本能，於是不知不覺的能够達到他們保存種族的目的了。所以在生物學上，『性的本能』和日常生活上的各種本能，同占重要，沒有什麼高下。不過常人見生活本能生來已會，性的本能則到中途纔發現出來，遂以為只要隱瞞祕密，便可抑制他。因為根本上認性慾是一種不正當的事，所以想設法抑制，而且又錯用了方法。

其實小孩在幼童期內，他所見的世界是一個神奇的世界，事事無不覺得新奇，這可從兒童的喜歡追根詰問，和遇事驚奇的態度而知道的。他每逢驚疑不決的時候，往往向他所最信託的人去求解釋。這時候已經起了一個『循循善誘』的機會了。兒童此時雖然距成熟期還遙遠，却已隱隱存着『性』的下意識，很覺得人間有男女不同的可異。小孩究竟從何處得來這一件事，尤是他急求明白的疑案。多數小孩常常好將這些問題向父母詢問，想得到一個解釋，這大概是大家都所習知的事。但遇有兒童發生此項詢問的態度，大家不是呵責便是支吾，給他這疑竇留存心中，隨時要求解釋。

兒童一到青年期——青年期又可分作兩段，前半，女子十二至十六歲，男子十三至十七歲；後半，女子十六至二十一歲，男子十七至二十五歲——生理和組織上都發生顯著的變化，正如蠶的蛻衣變成飛蛾，蝌蚪失尾成蛙似的變化。這時候他們所見的世界也都變了新樣，眼光直照到社會上來，放棄了從前的模擬本能，漸漸發生家庭及社會上的觀念了。刺激着羞澀，不復再如小兒似的祇向母親的懷中去躲，那神經能直使血管擴張，漲紅面孔了。凡是小孩的來源，男女的分別這類問題，他們也都不言而喻，不再向人詰問了。

但前面不是已經說過，本能是不教而自會的，照上文說來，關於兩性間的知識又是不教而自能知道的了。現在何以又說應該加以指導，有所謂『性教育』，務當使青年得到正常的性的知識呢？這個主見，自然與主張抑制曖昧性

的本能的教訓相反，難免不令人訝然的。殊不知各種日常生活上的本能，例如起居飲食，目睹耳聞，一樣是不教自會，何以現在也有知道些生理衛生知識的必要呢？這個緣故，只因爲人事繁賾，生活不比別的動物一樣簡單，所以便是不教自會的本能，也不能不加些正當的教導了。近代許多生物學，醫學，倫理學家，都知道倘使青年不得到些性的正當知識，往往容易養成惡習，發生身體早熟，或過誇其事的弊害，不但有妨性的衛生，就在兩性間德行上也有妨害的。就具體的事實而言，缺之此項知識，很足以發生生命上的危險，美國聶命布大學教授比覺羅 (Bigelow) 所著的性教育第二章中曾說，他有一個大學裏的朋友，因爲聽得一個女同學將要和一個男子結婚，他知道那男子是患很危險的花柳病的，於是不憚七百里路之遙去告知他的女同學。因她沒有生殖系病理學上的知識，她和她母親只以一句很簡發的話回覆他。後來結婚未久，那女子便染病身死，做了喇叭管炎和腹膜炎的犧牲。

然而現在中國的社會，對於性的本能，大都視爲神祕和穢褻，一般的教育法，凡遇小孩發生此等疑問時，便只是呵止和隱瞞，小孩有時遇着有人分娩，或者看見自然間動物的交尾，在在可以引起探究之心，隱瞞和呵止，雖然可以禁使勿言，但不能阻遏他求知的心理。小孩因不知道所以要呵責的理由，實反足以助長他的疑惑。

現在家庭裏既沒有良好的教導，學校裏也諱不注意，至於中學校裏的生理衛生學教本中，也把生殖系的生理略而不言。殊不知家庭學校不將正當的知識教給他們，兒童却能自向不正當的地方去尋，他們的導師便是小伴當中年紀較大的頑童，以及街頭巷尾樂於津津談論的中年以上的婦女等輩。此外如不良的遊戲，書本，詞曲小說等供他們的參考的資料正多，等到養成惡習，不是羞澀的態度，和神祕與穢褻的觀念所能防範了。

習慣養成，是很難修改的，美國教育家霍恩 (Horne) 在他的教育心理的原理中說，習慣猶如一張紙上的摺痕，一次摺過，下次便容易摺疊了；猶如用一個鑰匙開不慣開的鎖，一次開過，下次便容易開了。惡習慣的容易養成，道理也就是如此。

現在性教育的道理，便是想順着兒童長發的順序，用一種教導的方法，使兒童長成起來的時候，得到正當的『性的知識，』使從前視爲神祕黑暗的性的本能變爲光明，從前視爲穢褻的變爲尊嚴，性的衛生及品行，基礎就在這上面。但言之雖很容易，實行這教育的方法，却很費研究的。在這短篇裏，也不及詳細來討論。大約說來，兒童生長庭家間，所以此等教育，當然須從家庭入手。兒童在三

因歲起至十歲時候的教訓很爲重要，父母應在適當的時候，講良好的故事等給小孩聽。晚間很適宜，不但靜，而且離睡眠的時間近，聽的故事，不求他們牢牢記得，也不欲勞他們的思索，由他們在睡覺中去遺忘。這些方法，能使小孩對於小兒從何而來，及男女不同的奇異，不發生査究的心思；一方面使他們認識草木果實成長的道理，但這些教授，大部分當在學校中，不但授以植物以及動物的發生的情形，又當令生徒自己養育動物，觀察行動物的成長。

因爲科學自有一種尊嚴，所以由科學上得來的知識，與總來的穢褻的談話截然不同。例如現在高等小學校的理科教授中，講到植物等受精現象的地方不少，教授的時候，是並沒有什麽妨害，這是擔任過理科的教師所都知道的。如果由此逐漸講到動物以至人身，這是很自然的程序，而且不會有什麽妨害的。

但性教育，不單只在教的一方，育的一方面也極重要，所以家庭的職任，實非常重大。兒童必須時常洗浴，務使身體清潔，可以減少皮膚上的刺激。睡衣宜輕軟，寬博，不宜緊束，被不宜太重，也不宜太熱，必須使兒童整夜能够熟睡。兒童睡眠的時候，本喜歡將手放在被外，只要被服足保體溫，不必定要置在被下。早上覺醒，卽刻穿衣下牀，這種習慣著在幼年的時候養成，可以直到成人，不會破裂。

許多飲食物是含有刺激性質的，例如酒類是最顯著的例；此外如濃茶烟草也都含此類性質，[illegible]當供不宜用。在歐美幾國，關於兩性教育的小本書籍很多，如美國哈爾 (W. S. Hall) 著的有醫生的女兒可供十二歲以下的女子看。幼年供同年齡的男子觀看。至於給年紀稍長，十五至十八歲間的男女看的，則有發達成人生命問題等等。供成人以上看的，又有性的知識及生殖與性的衛生等書。這些書大致以生物學爲根柢，講得很正當而且合理的。這類書籍，在那里流行很廣遠，但在中國的出版界中，却還沒有見到。

男女到青年期，漸漸脫離家庭而入中等以上的學校，此時學校便應教些鳥類哺乳類的發育，以及人的生殖生理及發生學大意，教授上的態度，也漸漸趨於科學的了。到這時期，攝衞的事已多在自己，不復如幼童的都靠父母，但父母的指導仍不可少。若在女兒，應指導的事更多，如洗浴或冷水浴固然於身體極有益，然女子若在月經期內及前二日均當避忌，此等指導都是母的責任了。性教育與家庭關係之重，瓦爾 (I. S. Wile) 在他著的性教育裏說：「凡賢良的父母，應該把兩性知識教授兒童……要想道德成爲一種長久的勢力，必須建立在眞理上，由知識來建設，由理性來助其強固。知道兩性問題的眞相，實在是智慧的道德所必須的急務。」



珊格爾夫人的「我子之性教育」

味辛

緒言

把生命和出生的事實教自己的兒子，對於世間的父母，是緊要而且有興味的問題。

凡做母親的，都曉得自己的兒子和女兒，什麼時候成熟，有生殖的能力；然而她却不曉得教小孩們，爲什麼有這樣的能力，對於這能力應該取怎樣的態度。

依生物學上說，此等創造的能力，是身體中最重要的職分；祇有人類的這種職分，父母教師以爲全然無關。

自然把性的本能給與一切動物，使他們得以維持種族，而以這本能爲驕的，祇有人類如此。人類是有繼續性的關係然而又有使用制限其子孫特權的智力的唯一動物。

患直接有害於生殖機能的活動的疾病的，在一切動物中，祇有人類。因爲昧於生殖機能的原理，其結果，致起淋病梅毒等可怕的增加，有破滅種族的危險。

這最後的問題既然擺在眼前，我們做父母的人，就不得不與危險鬬，萬萬不容逃避。這種危險，由死亡率，統計，以及幾萬無罪的少女，婦人受手術的醫院明白表示在我們的面前。實際上，我們祇要懂得這個意味，危險的信號，到處都有。

國內各學校，到處都可聽到求助的聲音。教師汲汲求救，想阻止瀰漫於今日教室中劣等和不道德的空氣。達到若干年齡的小孩同伴他們鬼鬼祟祟的談話，袖珍簿上和牆壁上的塗抹，都可以看

出他們的思想。教師在這種行爲裏面認出危險的信號。她曉得這是墮落的第一步，祇是求人救助，不曉得怎樣纔好。

普通的男小孩或女小孩，往往對他們的母親說，他們將來也會生小孩，這個在他們以爲是當然的事情。有時做父母的，談起結婚前或結婚後所做的事情或所去的地方，小孩往往這樣問道：『母親，我那時也做什麼嗎；父親，我那時也在那里嗎？』這時父母不肯說謊，總是笑着答道：『不，寶貝，你沒有在那里，』他又問道：『那麼，我在那里呢？』於是父母互相一看，開始說謊道：『你在天上。』或是說：『在花裏面。』但是他却又追究道：『那麼，我爲什麼會到這里來的呢？』這小小的質問者，爲了要解決兒童世界中最重要的問題，卽獲得關於『自己』的知識，所以總不肯終止。這個時候，做父母的，固然可以用天鵝，天使，醫生等帶來的話，敷衍小孩，但這却欺蒙了小孩子純潔的心；如果是誠實的回答，斷不該這樣的。

這時我們將遇見什麼事情呢？我們可以想到，這小小的孩子，起頭去思想他獲得了新奇不可思議而且印象很強的新知識，像對於聖誕老人一般；他常常喜歡思考這個事情，而且常常喜歡談論這個事情。

小孩子常常要到母親的跟前，（他總少到父親的跟前去，）提出一切的質問。做母親的，絲毫不想到對於兒童會有怎樣的害處，遇着不能回答自己所遺謊話的困難，便勃然大怒，阻止他熱心的質問；叫他到外面去遊戲，想把他的注意移到別的問題上去。殊不曉得他的注意，却仍然要回到這問題上來的。他和叔母或保姆散步的時候，便繼續向她們提出同樣的質問。她們不曾聽到他的父母同他說過什麼，便隨便撒下一個謊。於是小孩子又加了一層疑雲。因爲這說明同那從他父母那裏聽得的，完全不同。他因此漸漸覺得這裏面一定存有一種秘密，無論那一個的說明都是靠不住；久而久之，纔發見其中一切的意味。

這小孩進了學校，經過一年，對於所謂那個從『天國』帶了他來，和天鵝是怎樣來的種種事情，漸漸能够明瞭。他被養成了對於一切事情，都用很深的注意去考察；他有了對於他人的想像；他又曉得用所有的方法，做一個正直誠實的人。然而他所受關於性的知識的卑辭鄙語及其他對於下流不潔的戀愛，結婚觀，和創造的能力的謬見。却損壞了他的心，永遠害了出生和戀愛之美的觀念。

然而做父母的，倘使肯把眞實的事實，教他們的小孩；他對於這問題，知道了很容易明白的理由，或者他曉得自己的任務怎樣，自己從父母所受的贈物，是怎樣的重要，怎樣的美，那麼他自然非常

滿足把好奇心收起來了。

世間上有一種父母往往喜歡用嚴厲的態度，對付他們的小孩子，自以為得意因此不肯把性的知識教那小孩；但即使非常慈愛的父母，總覺得同小孩講起出生的事實非常不好，因而閉口。

他們所以懷這樣的意見也有種種的理由。其中最普通的，就是善良忠實慈愛的父母，不曉得從外面聽來的危險，以為自己的小孩，是純潔誠實，所謂『天使從天國把你帶來』的話，可以永遠印在小孩的腦中。

更有許多父母，他們知道家庭教育的價值，但不曉得對於他們的小孩應該怎樣講起；這一篇文字便是專為此等人做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從小孩子極小的時候教起。四歲的時候，就可授以關於花草的最初的教育。再過半年，教以魚和蛙的事情。到了明年，便可教以鳥的生活。六個月之後，小孩便可準備聽得哺乳類和人類的事情。在他們提出對於哺乳類的質問以前，可以使他們囘到花的講話上，從那里去找出回答來。

普通的小孩，聽到花的事情後，決不會抱什麼不潔的思考的。但是小孩的心不絕的成長，不絕的發達，所以為了要得到真實的答覆的質問，要求人家教以更高的發達的程度。

世上的母親們！你們須要研究姊妹們的美而且不思議的生殖機關的組織，使小孩獲得美和不思議的印象。你們須要曉得男兒生殖機關所有神聖的使命和誤用這機關的危險。你們要輔助他們，使他們肉體上道德上有必要的發達，可以完成做父親的任務。但是更其要緊的，須要始終一貫，把真實的告訴你們的小孩，千萬不要失信用！

我做這文的目的，是想援助世間的母親，想使她們對於生殖的美和真實，獲得正確的概念。下面我想從『毛莨花和他的一家的故事』起頭。

一　毛莨花的父母和小孩

五月裏天氣很好的午後；五歲的小寶貝，在他家門前的土山上遊戲。他的母親在家中忙着做事，但時時從門口望着她的孩子。她見他取了山上的溼泥，放在魚的模型中，做成了一條泥魚。但他覺得從模型中取出的魚還有一點不滿足，便照自己的想像，加工了一回。做成之後，他便跑回家來。

他牽着母親的圍身，問道：『母親，我是從那里來的？』

母親知道他以為泥魚完全可以製成，所以纔發這個疑問。在這

一剎那間，她自然非常驚異。但是她仍然保着很喜歡的態度，用兩手握着他的臉說道：『寶貝這並不是十分奇怪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多話。除了你的父親和母親之外，不要向別人問起這件事。』

這時那蜷螺髮的頭點了一點，張大着兩眼答道：『曉得了，我不同人家去說。』

於是母親說道：『寶貝，現在我要問你。你曉得花的小花從那里來的？鳥的小鳥從那里來的？一切東西的小東西都從那里來的？』

他很快很誠實的答道：『不，不，不曉得。』

母親把家事料理清楚之後，便帶着小寶貝，到林間去，說明小花從那里來的道理；小花做種子的時候，藏在他母親的什麼地方，他的父親和母親，怎樣把生命給小花的種子，怎樣養育他們，使他們成為美麗的花。母親又同寶貝說，他也曾經做小的種子，和花的種子相同，住在小而柔的巢中。

寶貝的母親，於是專從花上面來講。因為她曉得寶貝已經知道自己的生出來，並沒有什麼奇怪，所以可把這件事擱起，轉到花的一方面。這樣的說明，一定可以使他非常高興。

但她以為不但自己的小孩要教以自然的真理，並且想把這事教他的小朋友。她便把和寶貝一處遊玩的小孩們都叫了來，並且同他們的母親去說，她將要把這件事教他們。但是普通的母親，都反對她，不願意使她們的小孩曉得這事。其中祇有五個小孩的母親，都很贊成，喜歡自己的小孩，能夠用這樣最美最有趣的方法，學得真理。

於是寶貝的母親，帶着寶貝和其餘的五人，到林間去採野花；他們的年齡，大概從五歲到六歲半。不久，他們便尋着了山蘿子，毛茛，堇等等植物，從石上和朽木上取了下來。他們每尋着一種植物，便發一聲歡呼，面上現出非常歡喜的樣子。隨後他們便拿着這些植物，團住那株枯樹坐着的母親，要學最初的教訓。

從小孩們看來，毛茛花是比較的有趣的東西，所以便從毛茛花研究起。

母親便起頭對他們說，毛茛花有一所黃色的房子；毛茛花的一家，用花瓣包住，在這房子裏面住着。

一個小孩聽了這話，便趕着問道：『他們有父親嗎？』別一個也接着說：『他們也有母親嗎？』

母親當下回答道：『是有的。凡是種子的成功，不曾沒有父親和母親的。』

她於是和他們說，一切的植物，都有一個目的，這目的乃是繁殖

自己的種類，便是『製造小花。』

接着更使他們曉得花裏有生殖機關，叫做雌蕊和雄蕊，這便是『製造小花的地方。』

雌蕊便是『母親』——她的細管的底裏，有一種卵，——也叫種子。再仔細的去檢查雌蕊，便發見她的頭上有一個細孔，上面有發黏的東西。小孩便要問這做什麽，但是她可以回答他們說，到了他們認識了花的父親，就可曉得這發黏的東西有什麽用處了。

其次便教他們雌蕊——卽母親的裏面，雖然有種子，但衹有她却是不能長大的。小孩們又要問爲什麽緣故；她便再同他們說，還要再有父親，纔能長大起來。

現在就可以講到雄蕊——卽『父親』了。這是很細，像絲的樣子。他的尖端，有一個小小的袋；袋裏面有一種叫做花粉的東西，形狀像粉一樣。

普通的花，都有幾個雄蕊和一個雌蕊；毛茛花的雄蕊雌蕊都有好幾個，因此小孩們曉得毛茛花的家中住着許多的家族員。

於是再回到『父親』——卽雄蕊——有藏花粉的小袋的話。這花粉在一切花的成長上，有非常重大的任務。小孩們聽到這里，便各各舉出他們曉得有花粉的花的花名來。

接着便講到這個從雄蕊——卽『父親』——出來的花粉，走進雌蕊——卽『母親』——的裏面，一直達到卵——卽種子——所在的地方。不是這樣，種子不能成爲新植物。這花粉和卵合在一處，我們把他叫做抱合。這種子的成長，是植物生活唯一的目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出植物用這樣的方法完成這個目的。

二　花

我們既然曉得毛茛花的家族，住在花瓣的裏面，並且曉得因爲要使做母親的雌蕊裏面的小種子，養成新的植物，所以一定要使做父親的雄蕊的花粉，達到雌蕊的地方。然而花並不像動物般的能夠動的，所以一定要有第三者的昆蟲，把花粉搬到卵住着的小巢裏面。但是如果那花沒有引誘昆蟲的裝置，那昆蟲是不肯來的。這些裝置裏面最緊要的，就是小小的蜜囊；因爲昆蟲——蜂，蝶等——非常喜歡甜味，有了這個蜜囊，他們自然遠遠會來搜探的。這蟲首先走到雄蕊的所在，觸着花粉，花粉便附着在他的頭上和足上。蟲從這裏再走到雌蕊的所在，到了氣孔卽雌蕊的頂端，因爲有受容花粉的準備，所以花粉便黏着在氣孔上面，於是通過小管，落入小種子卽卵的巢中，從那裏行起『抱合』來，種子便因此生成

了。從此以後，種子逐漸長大，於是分裂而成為新的植物。

小孩們既然學得花粉走入種子的小孩所在地方的事情，因此曉得花粉是使種子成長上最要緊的東西。花粉達到種子的所在，把新生命賦與種子，仍然留在那小小的巢中，由雌蕊卽母花養着，直到成熟為止。這樣的經過便是植物的目的。

以後所要教導小孩們的事情便是種子開始成長，母花的花瓣，隨着萎謝；好像花為了種子的嬰孩的成長而捨棄她美麗的顏色，香氣，嬌嫩一般。

植物從空氣和土中取得養分。各種的花，未必都有蜜囊，靠那昆蟲來行抱合的作用，也有用風來做媒介的。種子成熟以後，播散種子的方法，也照這個樣子，有種種的不同。倘使所有的種子，都落在老植物的近旁，那供給食物於各種子的營養分便有不足的憂慮。所以這時一定要有第三者來幫助，像花粉的要靠昆蟲運搬一般。這種幫助種子的散播的，要算風是最好的了。鳥食種子，多少也能把他落在別處。如飛蓬，蒲公英，是靠風運送的；果實和草的實，靠鳥運送的；蒼耳之類，更靠附着在行人的衣服或動物的毛皮上運送的；又如甜豆，蠶豆，豌豆一類種子，藏在莢的裏面，等到乾燥之後，把種子撒散在遠方；又如栗及胡桃之類，種子藏在毛毬的裏面，到了一定的時期，便拆裂開來，趁勢把種子飛散四方。但花的播散種子，大概以風為最重要的使者。

隨後，又對小孩們說明植物的生存競爭，非常激烈。因此便教他們用人為的方法，使花得以遂其完美的發達。從郊野裏把毛茛，雛菊等取來，加以適當的培養，使他們得到充足的日光和水分，其結果一定非常美滿。

於是小孩們便各各造成了小小的野花的花園，很當心的培養他們。過一年，再給他們一所小的菜園。所有對於小孩們所說的話，都是種種生活的故事；那故事各各不同，都很有趣，很真實。

寶貝的母親，看到小孩們容受這個教訓，非常容易，他們對於花的研究，已滿一年，於是帶着學蛙和鳥類的事情。至於哺乳動物和人類的事情，他們便在冬天習學。

他們曉得一切的種子，這樣的成熟作花，繼續生活；所有的女子，一生出來，身體裏面便藏着小小的種子，和母花一樣；一切的男子，也和父花的身體中藏有花粉的囊一樣。

種子是很深的藏在女子的腹中，女子大起來，種子也便大起來；這姑娘便是小的男子和小的女子的母親。男子裏面的花粉，也要等到男子大起來纔會強盛起來，對於小的種子，給與以新生命；這

童子也便是小的女子和小的男子的父親。

後來寶貝洗浴的時候，便把種種的事問他的母親。他指自己的臍，問母親這是什麼用的。母親告訴他，這臍的東西就是他做種子的時候，他和母親連繫着的紐；他是從這紐中吸取空氣和飲食的。這一件事，使寶貝覺着非常奇怪，他遇見小朋友的時候，便宣傳這個大發見。他想到所有小孩子住在胎內的時候，一定非常有趣而且不可思議。

這個發見，對於小孩明白出生的事實上，有非常的效果；這好像把極明白的證據授給兒童。

花的說明，雖然稍費一點時間，但一旦教以凡是小孩都和花相同，花都和人相同的話之後，便非常容易了。

三 蛙與蟾蜍

其次再依着順序，來做魚的研究。寶貝的母親，因爲有魚的小河，距離有五英里之遠，所以決定研究比魚更高等的動物的蛙，隨時從旁指出魚和蛙的不同點。

捉蛙本是很容易的事，因爲蛙是到處可以捉得到的。但是想到捉來的蛙，放在什麼地方纔好，便覺得困難了。如果要得適宜的地方，一定先要做一個小池，然後可以把蛙放在裏面。

幸而他們的附近，有一個貯水池。於是便用一管，從附近的小川中，運水進來；再用一管，把水運到別的小川中去。由貯水池通到受水的小川間的管子，可以用塞塞住；於是數日之中，便成了有很清潔的水溜的小池。

小孩們爲了要搜尋那搬到這新世界來的蛙，高興得連夜裏都睡不着了。他們一到午後，便手中提着一隻桶，臉上很熱心，很起勁，很喜歡的出去了。

他們一到望見有池的地方，遠遠聽得閣閣的聲音，便覺得非常喜歡，因爲他們曉得有蛙在那里了。漸漸走近到池邊，他們便聽得閣閣的聲音，愈加響亮，於是躡着脚跟輕輕的走去，一面向四方窺探。

他們却用打獵的神氣，很靜默的坐在池邊散堆着的木段和石塊上。蛙一現在池岸邊，便在水際很小心的屏着氣持桶蹲着。等蛙跳出，便捉住丟入桶中。

過了一會，這一排小小的隊伍，便捉了許多的蛙回家中去。

這新的池，是蛙最好的住所；他們便一齊繁殖長成起來了。數日之內，小孩們每天到這新池旁來散步，或者把捉來的蛙放

在新池裏面一面把蛙的卵拿回家去。

他們天天注意在蛙卵上；這些卵逐日變易，一星期之後，便成了一羣的蝌蚪了。小孩們現在很注意的看那蝌蚪；過了幾天，小的腳漸漸出來，那尻上的尾便消去了。——寶貝的母親便同他們說，現在蝌蚪已經變成了蛙，空氣便成爲他們的必要物，因此教他們搬些大的石塊，放在池中。這些石塊在水上露出，小蛙們便爬在上面，向他們閣閣的叫着道謝。蝌蚪的養分如果不足，便很久的做着蝌蚪；有時他的尾被齧嚙去，依舊生了出來。

講到蟾蜍是很有益於人類的東西，便格外有趣。蟾蜍大概常常住在陸上，祇有產卵的時候纔到水中去。他們所喫的，是蛆，蠢賊，蝸蝓，毛蟲，昆蟲等。蟾蜍常喫的總是活的東西，所以對於許多的人類是很有用的動物，小孩子千萬不要殘殺他或傷害他。

蟾蜍有許多的敵人，但同時卻在許多不適宜的事情下活動。第一的不便，就是他既不是像魚一般棲在水中的動物，也不是像爬蟲類一般棲在陸上的動物，所以非常操勞。下雨的時節，他所住的地方都成了池，敵人非常之多，便不得不搬一所新屋；要到太陽出來，四面乾燥，纔覺安全。

起初小孩們很怕觸着生瘤的蟾蜍。後來他們纔發見蟾蜍在突然間被捉的時候所排出的液體並無大害，痛也不能做什麼；祇是受害太甚的時候(爲自衞)所排出的液體，刺戟黏膜，非常之烈，這時纔像燒一般的痛起來。

動物大概都知道這事實的，如犬常常把蟾蜍當做玩具，但他斷不肯用口去嚙他的，祇把前脚壓在他的上面罷了。臭鼬(Skunk)也非常小心，往往爲了要拭去這可怕的液體，將蟾蜍在草中轉動。

蟾蜍在發達的途上，每四五星期，蛻皮一次。成熟的蟾蜍，每年蛻皮四次。他的蛻皮；好像人的脫換衣一般，從身體上緩緩的脫去；蛻下的皮，他便吞食了。

蟾蜍的舌，生在口的前面；因此他取食物的時候，伸出了舌來捉，非常相宜。他並不像別種動物的飲水，祇從他皮膚表面的滲來吸取。如果把蟾蜍放在乾燥的地方，四五日後，便瘦瘠而死。但若在適當的境遇，卻能活的很長久。

蟾蜍到三四歲以後，纔能產卵。在這樣年齡的蟾蜍或蛙，從長期的冬眠中醒來，覺到飢餓，便出去找尋食物。女的蟾蜍，並且感到充滿她身體中的生命，因此出去會那也感到自己裏面生動着的生命之喜悅的男蟾蜍。於是兩隻蟾蜍，一同走到可以產卵的池中。

女蟾蜍的體中，有一個囊，裏面盛着小小的卵——卽種子，和毛

甚花一樣。這卵成熟的時候，便發生由父蛙給與生命的必要，和毛甚花的種子，須由雄蕊給與花粉一樣。

蠑螈或蛙，創造這新生命的欲望——抱合的欲望——非常之強。女的蛙或蠑螈，抱着這產卵的欲望，走近雄的身旁，使他在卵不曾到水以前，給與新生命。於是雄的用腕抱住了雌的，把一種給與新生命的液體，注在卵的上面。

數日之間，卵開始成長，因爲他們容易被蝌蚪所吞食，所以用一種無色透明像果醬一般的東西保護着。這些卵的形是圓的，大約經過十日之後，便成爲一羣的蝌蚪。

蛙每次產卵的數目，約從五百到一千；但是魚所產的卵，還要更多，有到一百萬的。魚生卵在水中。在生卵以前，母魚先用鰭把生卵的地方掃除淸潔。母魚產了卵，然後由父魚把授與生命的液體，注在其上。但父魚沒有到已經產卵的地方的，也是很多。

小孩們在此處纔有動着而行生殖的事情的印象。即花不能爲了找尋配偶者而轉動，但魚和蛙等的高等動物，却能如此，這是應該注意的。

像這樣，凡是生物，其發達的程度愈高，卵和小孩的數目愈少；不但在母親胎內未發達的種子如此，就是已從母親產出移到巢內以後的卵，也是如此。還有一事更該使小孩們注意的，就是雄蛙在卵未經到水之前給與以生命，比那先產卵在水中的魚類，是較高一步的動物。

蛙和蠑螈，都稱爲冷血動物，這是很適當的。因爲他們對於同族，並不感覺及表示少許的愛情和同情。他們對於已生的卵，不再照顧，任蝌蚪自己活動。

自然祇給他們一個本能，就是生殖之盲目的衝動。

初夏的時候，蛙的樂隊，奏着佳妙的調子。到了冬天，他們便躲在霜雪不到的泥穴中眠着，直到下次東風再把生命的喜悅帶給他們爲止。

四　鳥類與其家族生活

依着順序，就該從事於鳥的研究了。父鳥和母鳥，到處替那將要生出來的小鳥們，忙着造房子。

找尋鳥的巢，數數各個巢中的卵，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恰好寶貝庭前的七葉樹上，有一對鶇的夫妻做着窠，不久就要生卵了。

雄的鶇鳥，比較雄的蛙和蠑螈，聰明活潑的多了。鳥類本是比花，魚，蛙更高的動物；一切的父鳥和一切高等動物的父親，對於孵卵

和管理小孩，也比毛蟲，蝌蚪，蛙的父親熱心。高等動物的卵，不必靠蟲和風的媒介，也不是生出放在水中，是在母親的胎內孵化的。

雌的鳥也和花一樣，也有藏着小的種子——或卵——的卵巢。這卵巢附有一個小小的管，通到身體的對面，他的出口，就接着腸的旁邊，和排泄食物渣滓的肛門相通。

鳥的卵，從母鳥剛纔由卵中孵出的時候，就在她的身體內存在着，不絕的增大，正像雌蕊的柱頭，一達某時期，便有黏液出來可以適於受胎一般，這都成熟了準備着緊殖的意思。

緊殖的時候一到，種種外面的徵候，就表現出來，如羽毛的美麗，聲音的好聽等。這樣的徵候，在雄的一方，尤其顯著。雄鳥求配偶的慾望，十分發達，到處都可以看出。因為他的身體裏面雖然沒有卵，但在造出新的小鳥上，他和雌的也是一樣的緊要。雌有緊殖所必要的要素，所以他便覺到他所應該做什麼事的時候的到來。這時他的羽毛聲音，都非常美麗；這便是他對世界告訴他無限的幸福。

這個期間，稱為交尾期。就是父鳥母鳥自覺生子的慾望的時期。卵在母鳥的體內，已經十分發育了。這時就同花的種子及魚和蛙的卵一樣，為了要達成那完全的發達，必須從父鳥受入受胎必要的要素。

父鳥曉得他們夫妻倆並沒有過多的卵，所以一個也不肯空費，極熱烈的注意着。

一切的生物，在幾百萬年之間，種下了維持及繼續種族的本能。這個本能發現的時候，鳥的父親，和一切其他動物的父親，就把緊殖上必要的液體，注入到母體深處未發達的卵上。這液體和卵的兩種要素結合之後，那卵便通過上述的小管，向外面出來，落在巢中。這時的卵，便蓄積了普通稱為「蛋白」的食物。這蛋白並不是卵的有生命的部分，乃是雛的食物。鳥的雛住在蛋白的裏面，正像蝌蚪住在做他食物的柔軟透明物體中一樣。

在卵出來的管的底裏，又有一種別的液體，他是用着包裹卵的全體，成為硬的殼，做逐漸外出的準備。

行過受精後，不久就生卵。這卵是十分小心置在柔軟溫和的巢中。這時寶貝庭前七葉樹上所做的巢中，那雌鶇已準備着生卵了。

但是鳥類的父母，並不像蛙和蝌蚪一般，祇要把卵生在水中，事情便算完了。鳥的卵一定要不斷的溫煖着，所以母鳥必須坐在卵上抱她的卵，使他們溫煖，直到雛鳥破殼而出。

五　父子的關係與愛

七葉樹上的巢，已經成功，雄鴿坐在雌的旁邊；好像爲了生卵而慶賀，這時小孩們便等着雌鴿出巢的時候，向巢中去偸瞧，看見那里已經生下一個帶斑點的小卵。明天，添了一個；再明天，又添了一個。

雄鳥立在巢旁，驅逐外面飛近的鳥，對於小孩們更是注意。鳥類之中，有自己不能做巢，專奪別的鳥所作的巢的橫梁者；所以雄鳥爲了保護妻子，不絕和外來的敵戰鬥，到將晚的時候，雌的到外面出去洗浴，他便代雌鳥守護巢中的卵。

過了幾天，有一日，小孩們一同立在樹下，鴿的夫婦，忽然向他們飛來，發出激烈的叫聲，叱散他們。於是小孩們便立在遠處望着。這時看見母鳥嘴裏不知啣着什麼東西飛來，巢的門口，伸出兩三個雛鳥的頭來，張開了口等着。

小孩們因此幾曉得親鳥驅逐他們的緣故了；他們從此不能再偸瞧巢中。親鳥們把養育小鳥，當作重大的事業，不論那一個走到巢旁，就見他們非常的懷疑。於是小孩們祇好等着適宜的機會。

幾天之內，終於不能等到什麼機會，因爲那父鳥一刻也不肯懈怠的守護着。然而雛鳥的胃口，非常之健，非得兩隻親鳥共同出去找尋食物來哺他們不可。在兩隻親鳥都出去的時候，小孩們便偸偸的去瞧。他們看到那裏有三隻還沒羽翼的雛鳥，很滑稽的樣子，伸出頭來求食。

當母鳥起初報告一隻可愛的雛鳥從殼中出來的一天，那父鳥非常的高興，鳴唱了一晝夜。這是使小孩們曉得父親的愛情的實例。但是現在另外再提出一個實例，就是雀的母親捨棄雛鳥之後，那父雀怎樣養育雛鳥的故事。

寶貝的屋後，有一株老的林檎樹，一對麻雀，在這樹幹上做着巢。有一天朝上，父雀忽然發出悲慘的聲音，從這樹飛到那樹，從這枝跳到那枝，整天的啼叫，那母雀終於沒有回到雛雀那里來。寶貝和他的同伴們，都疑心這可憐的母雀，一定被殺了。但父雀像這樣的呼了兩天，那母雀竟居然着到了；可是她這時並不是獨自回來，却另外帶了一隻雄雀——即新夫同來。那父雀對於新夫驅逐了幾次，但她却和新夫一同逃去。父雀好像向着她迫切哀求，想她回來；她每天來看望雛鳥，但祇暫時一歸，不久又便跟着新夫去了。這時要管理那無母的小孩的父親，是何等的苦痛呀！

別的鳥似乎也非常同情的樣子；某時，那父鳥正出去驅逐母鳥的新夫，有一隻駒鳥，却替他來管理雛鳥。但母鳥却從此不見了。

在這寂寞的寡夫棲着的樹上，別的決不會攏來。這父鳥很受別

的鳥的尊敬;他教雛鳥們學飛,教他們可以從寶貝鷹中的什麼地方,尋覓好的食物。寶貝們主張把家中的貓關起來,免得再增加父鳥的勞苦。他們這時深信父親的慈愛和犧牲,救他一家的勇氣了。

以後兒童又注意到兩隻青年的鶯(Oriole)的雄,對於雌鳥的怎樣競爭。那青年的雌鳥,不能決定那一隻可以做她的夫,祇是躊躇着。於是那兩隻雄鳥互相輕蔑,各誇自己的美,用好聽的聲音,表示對於雌的愛情,拚命的爭着。

後來那雌鳥竟決定她的選擇了。她那選定的壻,是聲音比羽毛華麗。這雄鳥實在是勇敢的丈夫,雌鳥在巢中孵卵的時候,他總是守護着。

注目那鳥類的行爲,長夏的日子,匆匆的過去了。氣候逐漸寒冷,鳥便跟着漸少,不慣見的新鳥,在渡向南方的途中,偶然留着尋食,但不久便又飛行了。

曉得關於鳥類的愛情,是最富有興味的事情。從此之後,不單是母親,就是父親的習慣和生活,也很惹動小孩們的興味。因了鳥巢,小孩們乃獲得關於父親的知識。

花,魚,蛙的父親,並不照顧他們的小孩,但鳥類是比較的高尚的動物,就能曉得愛他的小孩,雖然他的愛情祇限於物質但其中確有高等的精神作用。這是表示在鳥類中,不但祇有生殖的本能,更有生殖後對於子孫保護愛育的欲望。

這時對小孩說明他們身體上的事情,便非常適宜了。

鳥類的研究,使兒童關於父親在人生上的職分,獲得極美的印象,所以教他們自己怎樣完成做父親的職分,也極爲自然。

小孩們須要教以在自然之中,沒有什麼可恥。小孩無論暴露身體的那一部分,做母親的,千萬不要用『不要臉』的話罵他。須要使小孩們在行爲和愛情的上面,常有完全的自由,須使他們知道愛是美的東西。

六　哺乳類

於是小孩們便要注意到較高等的動物即哺乳動物了。

對於一個小孩子『什麼是哺乳類』的疑問,應該用以這樣的說明:即所謂哺乳動物,是動物之中,有生毛的皮膚、用肺呼吸,又有溫暖而且循環極速的血液。哺乳類的小孩,並不像蛙和鳥一般的用卵產生;生出來的時候,雖比他的雙親小而且弱,却是和雙親同形。哺乳類的母親,用一種從那稱爲乳腺的腺中分泌出來的乳汁,哺她的小孩,所以稱爲哺乳類。

他們的本能，得遂其高度的發達，他們被看做最高的動物。

要說明所謂本能，可用上面所舉背夫逃去的母雀每天來探望雛鳥一類的實例，寶貝的母親，在向來說明各種動物的時候，便解釋本能的意義；而本能和理性，以後便容易分別了。

這時不必特地提出一種動物，祇須總括一切的動物，說明本能的意義，就講到人，也是有一部分用毛包着的皮膚，產生像雙親一般形狀的小孩，用乳汁來哺育，所以也是哺乳動物的一種，可是哺乳類中，也有一種有刺的食蟻獸，身體的一面雖用毛包着，卻像鳥一般的生卵在巢中的，又有像大袋鼠一般，把小孩藏在腹外的皮袋中，袋裏有乳房，小孩便在那里吸乳，直到自己能夠尋覓食物為止，其時間的長，和別種哺乳動物的妊娠期間相等。

小孩們也聽到關於蝙蝠和松鼠的事情。這時寶貝家中的貓，將要產生小貓，特地替她預備清潔的木箱，作為產牀，於是小孩們便發生怎樣曉得這貓要生小貓的疑問。她起初頗覺難以啓齒，但這是最要緊的一段，她不能不加以說明。於是她又再就鳥類重說一遍，就是從鳥的卵巢出來的未發達的卵，到了一定的時期成熟，做生殖的準備；那父鳥達到一定的時候，也覺得自己備了必要的要素；這母體中未發達的卵，與父鳥的生殖上緊要的液體結合，那卵纔有了生命。哺乳類生殖的過程，也和鳥類一樣；不過動物愈高等，本能也愈發達，所以哺乳類的生殖，也更比鳥複雜。

在鳥類中，是帶殼的卵，從母體出來；但哺乳類卻並不如此。他們的卵殼，就是一層薄薄的皮；那小孩要在母體中養到十分的大，能夠吸母親的乳。小孩在胎內的時候，用母親的血液養着；母親所食的一切食物，養着胎內的小孩，使他強大起來。

使兒童曉得母親的同化作用，小孩的骨，筋肉和神經，是母親血液中的營養分養成，這是很有益的事情。

哺乳類因為在母親的胎內發育，所以母親身體中有小孩的部分，便覺膨大；我們所以能夠知道貓的將要生小貓，就是為此。

這是應該很懇切的說明的。因為許多的母親，往往在妊娠中擔憂，過勞，餓肚，或驚異，這是很不該的。為了要養成強健的小孩，做母親的，應該十分休息，攝取滋養物，多曬日光，以及種種親切的調養。

其次又須使小孩們知道在較小的動物，往往在一時候，能使幾個的卵，都有生命；至於較大的動物，像牛，馬，象等，一個時候，卻祇有一個卵發育。人類也是如此。此等大的動物，一個卵的發育，由父親給與生命的時候，留在巢（即子宮）中，適於逐漸變動的境遇，在那里成長起來。

在最初的時候，即受胎後一星期，嬰兒祇有豆一般的大，八星期之後，那大小纔像櫻桃一般，形狀稍已完全；四個月後，纔能活動，手足推張；經過九個月，便不必再在胎內了。嬰孩從母親胎內出外來的時候，能夠將他的出路擴大，但母親因此不得不受非常的痛苦。

兒童們的母親裏面，有一個正懷着孕；他們曉得了這事以後，便對她非常親切。她上山坡去的時候，他們都去攙扶她；她手中有東西的時候，他們便代她拿着。

他們等嬰孩的出生，非常焦急：他們看．那裁縫嬰孩的衣服，非常的有興味。

他們天天向她發種種有趣的質問，青年的母親，起初非常討厭，但不久他覺得他們的質問，極單純極率直，她自己未免太多心了。所以她總是好好的對答他們。他們的質問，大概關於嬰孩運動的事情，如『嬰孩眼睛看見的嗎？』『能踏着脚嗎？』『能喜歡喫冰麒麟嗎？』一類的話，都是天眞爛熳極容易回答的；他們把生殖行爲看做自然美麗的人生的一部分。過了不久，這青年的母親，和小孩們成爲極要好的朋友了。他們常常到她這裏來，探問那個祕密，傳着別個小孩所說的話，尋究其中的意味。

小孩們又一同到數哩外的牧場去，看那四五日前產生的小牛。這時他們聽到關於牛的習慣以及她的育兒的方法。他們又一同到紐約的自然歷史博物館和布倫克斯公園，這等都是幼年時代永難消滅的記憶。

他們又聽到動物的選擇配偶的自由，以美與力爲選擇的最大的標準。有一回，關於蜂類的選擇配偶，聽到一段簡單的談話。女王蜂帶了幾百羽急於做未來之蜂的父親的雄蜂出巢去。出巢之後，暫時徘徊了一回，就帶着幾百雄蜂漸漸的飛高，幾乎一直飛入雲端裏了。其中弱的蜂逐漸的落伍，直到最後祇賸了兩羽的雄蜂，那較弱的又復被逐，祇有較強的一羽，纔得配那女王蜂，使他體內的卵受胎。經了這生殖行爲之後，雄蜂便死，女王蜂乃回巢來產了幾千的卵。所以最強的蜂，乘務生命，使那未來之蜂的種族，繼承他最強的體質。

他們聽了這一段話，覺得非常悲傷；他們都很想做一個最強者，可以留着。這時應該教小孩們關於身體的知識，使他們曉得身體應該強健，清潔，這事對於未來的種族，有很大的影響。

實貝的母親，因爲要把子宮的形狀教那些小孩們，便取了一個梨，從上面把他對剖作兩半，取出了種子，心，和蒂，再用細的縫合處一個；同他們說明，那蒂所在的地方，正像卵子十分發達後出生的

通路，就是所謂產道。

七　人的發達

寶貝的母親，把這樣的教育授那些小孩們，唯一的大目的，是要使他們腦中留着一個印象，就是人類不過偉大可驚疑的自然界事物之一。

他們既然聽到植物，蛙，鳥，哺乳類的種種事情，這些可驚歎的生物的演成，經過幾百萬年的歲月；最後纔有完全，聰明，高尚的人類。食物的攝取和生殖作用，這兩種是一切生物最基礎的職分，須使小孩們了解這是極自然的。

動物有養殖自己身體而且繁殖子孫的本能，他們生活的本能，就是在此；然在人類，卻比較的聰明，應該利用他的智慧，有更高尚更偉大的生活。

小孩們費了幾個月的工夫，研究他們自己的身體。她把身體圖(男女的)給他們看，教他們各部分的名稱，像教花的花瓣花蕊等名稱一樣。並且教他們生殖器各部分的名稱和他的職務。教此等各部分的名稱的時候，斷不是特別鄭重，恰和教以眼，耳，口，鼻等別種機關的名稱一樣，是單純而且偶然的。同樣教他們以身體的任何部分，無故的玩弄及觸着的危險。使他們曉得妄弄了眼耳鼻等器官，那部分要受非常的毒害，並且變爲無用。生殖機關也是如此。玩弄這非常要緊的機關，不但要成疾病，癡呆，身體和精神的衰弱，而且使小孩終生的生活因此殘廢。

要成爲一個成長完全的男子或女子，必須使身體的一切部分得遂其自然的發達。弱小的花蕾，如果硬把他擘開，那花便立即枯萎，不能遂他生活的最大目的，即不能養育那居在其中的小小的種子。

凡是少年少女的身體裏面，都具有作成他日的人類的材料，和花一樣。如果不曉這等事情，很大意做去，他們便要有終生破滅的禍患。

她又教他們，凡屬小孩，都要記着將來有一個歡樂美麗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他們可以看見可愛的嬰孩的面孔，握他兩隻可愛的小手；這小孩便是他自己的靈魂的表現，自己的肉體的分身。要迎接這樣可驚歎的賜物，須要保守他們精神和身體的清潔。

寶貝的同伴，都是太小，不能把月經和花柳病一類的事情教他；這要等到他們漸漸成長以後再說，這時她想最適宜的，不如教他們從未開民族的男女關係到結婚制度的發生種種事情。他們這

時已經知道樹上生活者和洞穴的話；那時的人類，一致生活，女子在選擇可做自己的小孩的父親上，有十分的自由和動物有選擇其配偶的自由相同。然爲了這自由，却犯了非常的錯誤，就是原始的母親，往往選擇自己親生的兒子，兄弟，父親，做了配偶。這樣的血族結婚，與種族的利益違反，結果便生出孱弱和愚蠢的小孩。到了後來，便布了像同氏或同種族的男女不准結婚一類的法律。這正像毛莨的花並不從同花中的雄蕊受胎，必須要受入異花的花粉，完全一樣。

男子和女子所負維持種族發達種族的方向，各各不同，這事更容易惹起兒童的興味。

在原始時代，漁獵和種植的事情，都歸男子做；把這種食物清潔調理的事情，都歸女子做。這時兩方的工作，並沒有什麼優劣。到了後來，男子發明了弓箭一類的武器，可以替代刃物尖石等殺戮野獸及敵人，并且祇用很少的勞力，可以射及遠方，於是省出很多的時間來。他們的時間上，便覺得寬裕了一點。每有一種新的發明，男子的勞力和精力，便可節減，但是關於女子的工作，節約勞力的發明，却非常之緩。

這樣，新的器具和武器逐漸貴重，便次第發生結婚制度。男子希望把這種財產傳給自己的子孫，所以要求血統的分明，因此便想法子拘束女子的自由。於是男女的地位顛倒，女子絕對屈伏於男子，配偶的選擇，一任男子的意思。女子無論那一個做了她的丈夫，便該服從他，愛他，尊敬他。倘使女子不愛她的丈夫，自己選了別的男子做她兒子的父親，不但要被關在牢屋的裏面，還要用石擲殺，用火焙成灰燼。

女子度這樣的生活，經過了幾百年，勢不得不卑屈她自己的性格，不論什麼事情，都不敢發表自己的意思，祇能在夫所許的範圍內行動。如果有一個女子，非常美麗，便可免除勞動，由那從他種族裏奪來的俘虜，代她做工作。酋長可以有幾個妻子，但女子却祇許有一個丈夫。

既然教了花，蛙，蜂，哺乳類等母親的生活，那麼再教以人類女性的歷史，也是當然的。

母親把人間的真歷史教那小孩們，爲未來的教育種下真理的種子，實在是最要的事情，至於講述各國種種不同的婦女習慣，教以男女的發達，却須很多的時日。

小孩們祇要很親切的同他們談講，他們自然能夠明白事物的道理。大一點的小孩，在把自己身體作爲研究材料的時候，起初也

有覺得怕羞的樣子，但不久別的孩子們天真爛漫的加入這談話的中間，他們便立刻忘却從前的惡劣思想，轉到正路上去了。倘使做母親的不肯用真實的話教小孩們，祇把天使天鵝一類的謊話來敷衍，他們不去關別的小孩，總不肯放心。將來的害處，便很大了。

寶貝的母親，又同他們說排泄物排出身體外的必要；即為了確保身體的健康，必須把這種食物的渣滓排出體外，如果留在體內，便要患病致死。同小孩說這類的事情，並不在於一時，大概在森林中散步或者小孩發問的時候。凡講到一件事情都是從舊的引出新的來，後來小孩所發的質問，便可以論到一切的事情了。

凡做母親的，都會把自己所曉得真實的事情，用正正經經的態度教她的小孩，並且照自己所曉得的，逐部分很詳細的同他們說。然而如果希冀有可以使兒童受深切的印象，却不可不自己降低到兒童的世界，和兒童的脾氣同化。

八　結論

母親所應該牢記的一件事情，就是施以和兒童智力相應的教育。然兒童的智力，各各不同，我們如果要定一個適確的法則，說幾歲的小孩，應該授以怎樣的知識，這是做不到的。

凡是小孩，大概都是好奇心很強，感受性很銳敏的。但也很有一種小孩，常常缺乏好奇心，聽了關於性的事實，並不留意，當做平淡無奇的。各各的母親，都該把自己認為適宜的方法教導她的小孩。當小孩正很誠實的提出一個質問，往往會在大人正在想出解答的時候，關於全然不同的問題，提出不同的質問的。但是他如果已經一次提出關於性的質問，便可證明他已經發生了關於這問題的好奇心，所以他後來提出的質問，可以當做相同的質問看。

幼稚的小孩，都極信仰母親，所以做母親的，應該有相當的準備，適宜的時機，自然會來。小孩在年幼的時候，應該使他看慣裸體。夜間換睡衣時，不妨使他裸體走幾步。小孩的同伴，應該使他們一同洗浴；小孩更須和母親在一處洗浴。從小實行，到了長大起來，對於裸體，便不會感到特別的刺激。入浴的時候，利用小孩自己的訊問，教以身體各部分的名稱，他的好奇心，便立即平靜。這樣一慣，將來這小孩成長以後，追想過去的事情，便不會覺着被不潔的妄想所苦惱了。最好更利用這個機會，教以清潔身體的必要。齒和鼻須早晚揩除。肛門和陰部覺着有痛痒的事情，便是不潔的結果，所以應該立刻把他洗乾淨。

身體的各部分，如沒有必要，切不可使別人觸着；如果什麼地方

覺着有點不舒服，便教他到母親那裏請她察看。小孩往往喜歡牽引自己的衣服，這是母親所極宜注意的。因爲這樣的事情，容易造成小孩於無意中用手觸弄身體的自慰的習慣。這種自慰的習慣，往往起在極小的時候，一經養成，小孩便永遠做這習慣的奴隸。

所以這種習慣，從小就該注意，在小孩獨自一人或朝上在牀中過久的時候，尤有特別注意的必要。此等未必就是自慰的證據，但有了這樣的徵候，便是危險，所以應該特別警戒。小孩在夜間不能熟睡，更容易發成這種習慣，所以夜間應該同他們說一點有趣味的說話，使他們容易睡熟。做母親的應該注意着到他熟睡爲止。

朝上也是如此，小孩一醒之後，便不可使他再臥在床中。臥床不可太軟，被褥不可太厚，臥房也不可過於溫暖。睡在床上，仰臥不如側臥的好。若在小孩心中不絕感到自慰的誘惑的時候，最好教他呼母親，到有許多人住着的地方去。幼年的小孩，都信賴母親，同着母親和這惡癖戰爭，一定可以得良好的結果，幼年時代最要緊的，就是對於母親的信任。

四歲以下的小孩，全然無心，沒有性的意識，不覺羞恥，所以關於性的問題，信賴母親；造成明白一切的習慣，祇有這一個時代最爲適宜。這習慣的造成，最好在講到鳥類的時候，講得更精深一點。使他們曉得男兒他日可以做父親，不可不盡行與母親姊妹不同的職分；因爲他有與母親姊妹不同的身體，爲了盡行這種任務，不可不保十分的強健。小孩的腦中，務要使他留着一個性的事實決非穢褻，其過程完全神聖的印象。不教小孩真實的事情，使他從墮落的朋友中，搜集種種不正當的知識，在半模糊半清楚的暗迷中迷惑着，這實在父母的大罪孽。

祇要把眞實的事告訴兒童，不必過於求詳，須忖度兒童在一個時候所能咀嚼的分量，緩緩教他，但所教的切不可有一點虛僞。

小孩們有時偶然在路旁聽得猥褻的言語，來問母親什麼意義，母親這時可用清潔的詞句說明意義，並教以相當的正經話。這樣，小孩的好奇心已經滿足，便不會把這種聽得的話到處亂說了。

凡是小孩，這種問題，第一總先來訊問自己信賴的母親。這時做母親的，千萬不要含糊答應，須要依自己自然的知識，很眞實的答覆兒童。這種教訓，並不是像每星期一次的星期學校的授課一般；如果這樣，兒童便覺討厭。最好遇有機會的時候，很自然，很單純，很有趣的教他，不要有什麼形式的。

這信任和從小的理解，能夠使母子團結着，直到最困難的時期——卽思春期——之後，而且增強小孩對於男子及女子的理想。

瓦爾氏兒童性教育之三時期

文宙



一　神話時期

神話時期,(The Age of Mythology),是兒童生活中想像最富的時期。在這時期中,巫女仙人長妖矮鬼,種種妖魔的故事,都可使他們張大着小眼睛,放出詫異的神情來。在兒童的領域中,一切禽獸都含人意。在兒童的世界中,充滿了奇怪的生物;這些生物,他們是認作真實不虛的。從心理方面說,這些神仙的故事,浪漫的小說,動物的故事,自然界的奇談,都是他們最好的知的養料。這是一個好奇的時期。接二連三,到處發生疑問,作智識的搜求。到了這時,兒童不免要提出男孩女孩的差異,以及嬰孩從何處而來的問題要求父母解答;同時又把母貓和小貓的事,說個不休。這時期內性教育的最要點,須父母有決心能夠誠確的對答兒童所發的問題,不應存卑怯的心理,須有堅決的負責。有些父母,不敢對他們的兒女持忠實的態度,便不免受了習俗的桎梏了。當探索真理的時候,一方面要兒女有誠摯的心理,一方面卻造成他們作偽的習慣,這真是對於真理上不可擁護的二重標準呵!

日常衛生中緊要的事項,如清潔,就食禮節,保持健康,日課等,為父母的尚能確切明斷,教導兒女。在別個場合,兒童正在發達之時,所發的問難,父母對之也應公平正確,明白答復,切勿游移,以含胡的答案給兒女,直撲滅了搜討的精神。只要起初的時候正當不誤,

自此以後，做父母的對答之間，決不致有囁嚅吞吐的態度。其次須知幾種基本的事實，這些事實，可以經敘事及想像誘諾的作用，解釋給兒女聽，兒童便可很容易的知道嬰兒與母親間的關係，知道母犬與公犬的關係，母牛和小牛的關係，母馬公馬和小駒的關係，雄獅雌獅和小獅的關係，父母和嬰孩的關係。自此以後，就想到蛋及由蛋而出的雛雞和生蛋的母雞。在混沌的蛋中，有生命的小物出來，這在兒童看來，真是一個大問題。不過要使他們了解此理，却也不難。鳥巢中幾個小小的蛋，由小心翼翼的母鳥保護着，公鳥則繞着巢和母鳥迴環的行走飛翔，這些事，使兒童看來眼中，儘够可以告訴他們蛋中生命的由來了。兒童看了破碎的蛋殼，嗷嗷待哺的小雛，他就得到了生物學上的一個真理；不過却不能理會到這個真理與他自己生命的由來，和生命的發達是有關係的。

做了這步工夫以後，接着可以說到植物中的雌雄構造了。要做此事，可先種幾粒麥子和小草，抽出來的綠芽，就可叫他做嬰麥、這種植物的嬰兒，來自所種的種子，這個觀念，纔可深深印在兒童的腦中；然後告訴兒童以種子所從來的母體植物。如能隨時提示告訴兒童說，一顆母體的麥，可以生出許多的嬰孩，這個關係，兒童自能承受的。種子和蛋，同是生命的來源，兒童們一旦知道了這層意思，則我們在教授人生起原的問題上，已築成了一個很穩的基礎了。

在春天的時候，我們可使兒童注意於自然界中發育的現象。要一科植物生長，或一個禽獸發育，須有溫熱，有時間，有養護，再進一步，則可使兒童們知道在花冠的圍牆中，生活着許多男孩女孩。雄蕊的男性，雌蕊的女性，可借助於兒童所知的遊戲以爲解說。植物之花的雌性部分中，花粉傳播，種子受孕的事實，兒童知道了，實爲後來數年中性的論題開展之最好的基礎，

這種簡單的提示，決不是一朝一夕所可做到。這種事實的觀察，理由的了解，決不可用強力外加，却須由內力日漸生長。其目的只在使兒童的思想光明，切不可造成病的情感，或對於不自然的知識的祈求。

關於人生生命起原的事體，須在兒童無性的覺知以前，便有穩健的教導。因爲兒童一有性的自覺，便有卑怯和羞恥的心理，在此時再起始教導，便不免要事倍功半了。

性教育的目的，帶有防衛的性質；要得到最大的預防效率，必須將基礎的教授，於性的特徵不曾顯現以前，深深埋在兒童的腦中。要造成高尚的理想，而無對於事實上正確的知識，這是很難的。關

於性的問題，決不可再存神祕——因為神祕轉可促成無饜的好奇心理，這好奇心理，趨於極端，便成病態。所以對於人生生命的演進，為父母的最好用手頭的事物，簡明的言語來說明。這種光明正大的手段，可以把兒童從日常的性教授者（即伴侶傭僕等人）所得黑暗卑俗的觀念，掃除淨盡。

如對於兒童提出的問題，難於作答，不妨暫取權宜的方法，不過卻不可把這方法當作最後的目的。如因問題的提出起不在適當的時候，而沒有時間去解答，不妨把這問題暫且擱下，不作解答，等到有便的時候再說。惟此暫時對答之詞，切不可用下列的諸語：如『母親太忙不要來吵！』『跑出去玩罷！』『不要問長問短！』等等，只消對他們說：『且待我過幾天後對你說。』於是就指定一個時間，在這段時間內，如必要時，做母的，不妨在書籍上或友朋教師牧師醫生等處，搜集關於所欲答之問題的材料。所集材料，務須正確；所指定的時間，務須遵守，不可為家政俗務所牽而致忘卻。

關於性的問題禁遏之時期，現在雖已過去了。不過做父母的對於這問題恐懼的心理，卻還像把生殖器看作穢物的時代相同。真理是必須呈現的，做父母的，必須排除他們心理上的弱點，希望給他們的兒女較自己童時所得更有效力的性的訓練。對於兒童天真的問題，恐懼不敢對答，這實在是件無知的事。兒童既有所問，這問題中當然含有堅強難抑的勢力。不過兒童所欲知的，只是大意；父母心中所憶恐的詳細情形，兒童總不大搜問。做父母的對於人生生命的起原，如個人的色彩勝過非個人的色彩時自然是箝口結舌，不能言了，關於從何處來，如何來，何故來的問題，於小貓小狗誕生的時候，就可以借着解釋給兒女們聽。在這個當兒，對於這些問題的着手，要比兒女們見小弟妹誕生的時候便當得多，因為可以免脫個人的色彩。不過做父母的如能在誕生小兒女的時候，利用機會，坦率的答解嬰兒來歷的問題，那是更好了。

做母親的如能知道他的兒女是缺乏訓練的，兒女的經驗和言語是狹隘的，她所說的話，便須以神仙故事的體裁出之。其中所說仍是真理，不過加一層孩子氣，而又簡單的色彩罷了。對於八歲以下的兒童，告以一則故事，其中包含解剖生理學生物學等理由，這件事是可能的。在家庭中，父親早出晚歸，與兒女接觸的機會不多，所以關於性的問題的解答，自須由母親負大部分的責任了。

如兒童問嬰孩從那裏來的，父母便須正確的解答。神話時代的兒童，心中缺乏事實，更缺乏嚴格的判斷，父母有所述說，他們總是承受的。

兒童所尋求的，是僅具輪廓的神仙故事，兒童要求事實的安排，須一一與他的心理他的言語他的經驗吻合調和。晚間是討論性的問題最好的時候，因爲此時兒童入夜便思睡眠，更無暇時來強烈注意所討論的問題。又吾人幼稚時，記憶的時限頗短，所以不妨放膽的講。

小孩膝在母親的膝上，母親唱着催眠的歌謠，此時發生了兩體合一之感，俗諺所謂「我的肉我的心」，就是這種情感。這種由體觸而感到的親密之感，可以使母親所說的故事，加上莊嚴的色彩。這種故事名曰母的故事 (Mother's story)，對於兒童的生活，是最好而最有力的。

這時小孩享受這神祕而莊嚴的感情和親切；這時直使小孩得到一種觀念，他知道母親是在那裏告訴他一個祕密；不可以爲這是神祕的荒唐，須鼓勵兒女把這故事還講給母親聽，却不可講給他的小伴僕役和生客聽。須引起兒女的自信心，須信託兒女，使兒女與母親共同領會這生命的祕密。

講這祕密的時候，須在微光之中。要把世間創生的事實，顯示出來，不可不先造成這祕密的空氣。在薄暗之中，平常人總能放言無懼，要是母親的面給孩子看見了，有些母親或者要說不出口；所以燈光微薄，也是一個條件。

譬如做母親的說

「我的親愛的，我現在要告訴你早上問我的話了。這事實在是一個祕密，我們切不可告訴旁的人（如遊伴乳母等）。你如以後要多曉得點這些事，你就走來問我罷。你不是問我小弟弟從那裏來嗎？這真是一段有趣的故事呢。有一個小小的蛋兒，這蛋很小到眼睛都看不見；另外又有一間小小的屋子，這屋子可以生長不息。你曾經見過這樣能長大的屋子嗎？這小小的蛋兒，就住在這小小的屋子中；他漸漸的長大長大又長大，直到這屋子大無可大了。不過這蛋的裏邊有點東西，却還是長大不已，你想怎樣才好呢？於是這屋子的門開了。這蛋也破了，從這個蛋裏，就跳出個嬰孩來，你的小弟弟，就是這樣來的。」

這種說法，在常人看來，或者認爲不適當，而且不免要很不幸的引起危險的發問。大概一則故事畢後，兒童的好奇心還沒有滿足，則這故事的本身，就要引起疑問。如照上邊說法，兒童好奇心已可滿足，大致可沒有疑問發生的了。有時兒童偶然要想知道這間小屋的位置，那時只消說因爲那蛋和嬰孩乃是寶貝的東西，所以母

親把這小屋特地放在心胸的當中來保護他。

在成人有成熟的智識和經驗，具成人的意識，或許有重重疊疊的疑問發生；不過這些疑問，在尋常兒童的腦子中，是沒有的。卽使發生疑問，爲父母的也應按着眞理，有問必答，以完成最高的教育理想。

關於性的知識，由父母口中濾洩出來，在濾洩的過程中，一切事實，都息息變動，以與兒童的了解程度相適應。如時間便利，儘可明示兒童說，一切生命皆起源在父母兩體之中。這個事實的例證，可往動物界植物界去搜集，一花，一木，一小貓，一魚，一鳥，都有其生命的歷史。這些生命的歷史的故事，自三歲以至十歲的兒童，都能飫食，從此中可以將到無數生物學上的眞理，因而領會到生命起源的神奇的意義。在根據這些自然現象而編成的故事中，可有兒童運用想像極大的餘地。兒童之獲得性教育，不是另拾碎塊的，他所得的，乃是從一單純的觀點——兒童教育的觀點——上而來的完整的性教育。

爲免避誤解起見，不能不把某件事重說一下。就是自然史上基礎的訓練，乃是教育的普通計劃中的一部，這是不待兒童問了才說的。我們解釋植物動物的發達，當如解釋日月星辰等自然現象一樣的自然。在神話時期中，如兒童問起自然界事實，應用於人類生命的問題，我們便應講解這種特殊的應用。

生殖器保持潔淨的習慣，務宜早年養成，這乃是日常衛生中的緊要部分；替兒童洗浴的時候，對於此部，宜特別注意。關於性的犯惡，如手淫等等，究其原因，大率由於生殖器的不潔，洗浴時，務宜涼爽舒適。於生殖器作長時間的把弄，最宜避免（卽使爲洗刷計，亦不應太過）爲防止兒童誤犯性的害惡起見而施行包莖割切手術，也是很要緊的。

睡眠衛生，極爲緊要。睡時須仰臥，床褥不宜過暖過重，兩手伸出被外，以防手淫；兒童非至極倦，不可令他去睡，醒後卽須離床。睡前不宜讀刺激的故事，和作強烈的遊戲，因恐引起想像；要使兒童着床卽睡，最好睡前洗一溫水浴，這事可以引起睡意。

幼兒每因生理的刺激而犯手淫，着緊身衣，便祕，都可引起此事。要消除此習，須先尋出幼兒身上生理的原因，然後注意於生活之健康的程序。此時教兒童以如何抓抑下部，宜有方法，教時的態度當如教刷牙洗手等事一樣的平易。

二　騎士時期

此時兒童漸漸由神話時期，入於騎士時期(Age of Chivalry)。這兩時期的轉變間，並無顯明的界線，騎士時期，實是春情初期的開始。為便利起見，我們可大約規定自八歲至十五歲為騎士時期。惟各個兒童自身，雖是一律，要論定各兒童這一段代表騎士時期的生活，我們却須注意於各個特殊兒童的心理生理之發展。

此時兒童身體的發展，方向轉新。性的功能，開始擴展；感情方面，伸屈尤速。此期實為自己欣賞最烈之期。在這個時期中，兒童具有極大的衝動，要想出有助於世界上種種的作業，不過此種野心，終只可成一幻夢。此時兒童對於一家親屬，情感很濃，這就是兒童性慾發達之實際的表出。父母姊妹兄弟等詞，在此時之兒童視之，則具一較深的意義。母親有時晚歸，教她的兒子在路角相候，此時在男孩自思已為一真正的成人。他是一個英雄，常想出而爭勝世界。偶與女同學有所交涉，便覺腦中血湧，極願與女孩子作伴。在女孩子面前，有所游戲，每能奮勇不斷，顯他的本領。

此時女孩子呢，精神煥發，思想開展，應付周到。這叫做『女性慾』的時期。她們願做看護婦；願入尼院做修道女，願主持一切以救度衆生，願多、材多藝，以改良人類。凡此種種，都是女孩子心中的日常歡愉的思想。此時乃是浪漫生活的時期，爭求其關係的喜愛。為父母的每每因不了解兒女的感情而被怨懟，也就在這個時期。

此時兒童，無論男女，皆喜結黨；一方面則喜獨立而不好依賴，漸漸知道了兩性的感情。做父母的對於春情的問題，却還守着老式的緘默法子，於是校外生活，遂成了一切知識的來源地。要是做父母的，對於這事，一向有系統的教授，則在這時期中，他們就可不必擔憂。談論是公開了；信心是固有了；環境的惡勢力，是被保護而脫離了。春情期中一切感覺，相衝相遇，猶如迷徑。在此中各個兒童，情緒方面的特徵，須得監視和指導。兒童從觀察上，從學校教科上，得到關於動植物的性的知識，到了此時，他們就可以拿來解釋這自然功用的現象。這現象漸漸的把一個『無性』的孩子，特變成一個有性的自覺的動物，在家庭中性的問題，既具有光明，便可把腦中的汙濁洗去，這些汙濁，是因為做父母的對於這個問題沒有聰慧的應付所致的。

此時宜注意於兒童天性的武俠方面；須小心教導，使兒童知道自貴自尊。這兩點，於此性對於他性的日常行為中，實為主要因素。身體的清潔，操演的勤勉，室外運動的興趣，這些事為父母師長的宜着意提倡。汙濁的故事，淫褻的小說，不正當的服飾，鄙俗的娛樂，這些事務宜加意避免。惟不可過事張皇，因而引起病態的慾望，激

起潛在的情感。要曉得在這種慾望與情感尙未自然呈於意識的時候，若使不自然的興起，那是很危險的。

春情期中父親引掖的勢力最爲緊要。此時男孩身體上漸具成人的形態，他的情緒，跳躍上下，最爲不定，因性慾的困阨，作多次的爭扎，此時如無指導，結果可至極壞。這時乃是吾人一生性的發育上的緊要關頭，情緒主義與性的感情，直驅兒童的意志入於危險的深處。徒然的慣習，又迫使他脫幼兒之衣而爲成人——這意思就是說，此時性的經驗，是於吾人一生健康上極有關係的。

在此期中，手淫是普遍的性習；這是對於生殖器的功能的好奇心之表出。兒童遇事皆好觀察，因觀察而得經驗，所以這事乃出自天眞，並非惡意與下流。此種習慣，因兒童意志力的強弱，或對於手淫危害的了解，而或繼或否。從手淫到與異性不當的性交，其間只差一步，如無指導，勢必甚易。有幾個爲父親的，到了這個時候，每以爲不得不告訴他的兒子，說性交對於他的生活幸福有何等緊要。這種勸告，甚是不宜。美國醫藥聯合會極力攻擊這說，以爲性的限邊，是與健康不相並立的。做父親的如只是教兒子降伏在性交與戀愛之下，他就對於他兒子的身體幸福，大負責任。他的態度，其爲害於他的兒子與社會，實在比緘默不言以兒子爲天眞未鑿的父親更甚。我們要曉得天眞與無知是二非一，在春情期前，我們須注意於兒童的天眞。

對於女性的禮貌，是很有價值的，使男孩對於女友，對於姊妹，養成一種維護女性的心習。過此以後，則可告訴他們女性生理的功能上，有如何定期的變遷。里爾敦（Lyttleton）以爲母道的性質，宜設法教知男孩，兒童如能了解分娩的痛苦，便更能了解愛與母敬。此種知識，宜自然得自父親，不宜得自道聽途說。且須等到男孩已有一部分身受性的特徵時，方可教授。對於異性的生理的了解，於女性的維護上是很緊要的。

因爲男孩品格的情緒方面發展，於是春情戀愛，隨之而起。於是乃知親愛家屬。爲父母的須使其子曉得他對於女友的行爲標準，當如其所要求他人對於其姊妹的行爲標準，因而愛母親愛姊妹。此事實足以促成性的自制的動機。性的發展，如無父母的指導，其性質總是自私。要有根據於博愛的動機的自己制裁，必不能不有指導。要遏抑自私的性的衝動，須先栽培爲高尙動機所支配的自己佔有。要使男女孩子知道努力的服從，乃是圖謀人己共樂的代價，這件事是很不容易的。

春情初期，做父親的須以孩子之友自居。要引起兒童信心，須使

兒童覺得父親所知關於性的衛生之事，與己相等。此時兒童好結黨，性的教育，至難捉摸；主要之點，也只有公開和誠正。有所問，便須有所答，最好引使發問。兒童天性，任使發表，勿故作正經，來掩蓋低劣的慾望。兒童腦筋鋭敏，須時時由父母的教訓照臨他，直使高尚的動機深刻不移。有自己的知識，有自己的判斷，然後乃有自己的指導，然後有較高的動作。無知恐懼，反而不純。

先教授對於生殖器宜如何留意，然後說到如何緊要。這些事總宜在父子談話之間，隨意講及。外界勢力，務宜隔絕。凡有疑問，必須來問兒童的父親，不可往別道去尋求。

當春情期，爲父親的，負有一種責任，就是告知兒子所以有生殖器的意義。一切緊要事實，皆須告知兒子，使他不降服於衝動之下。並告知陰囊睾丸的功用，這樣辦法，可免掉道路穢談中所不免的不快的暗示。且可使兒童知道個人的清潔，和一家的衛生，是有大關係的。

解釋遺精，也是爲父的責任。有種書籍和藥房廣告，往往張大其詞，使人心怖。此時應使兒童知道遺精是件尋常的事體，乃是自然發洩剩餘精液的手續，乃是身體成熟的結果，乃是睾丸泌液之生理的剩餘的表出。男孩所遺出的精液，正與女孩所排出的月經一樣。遺精因了生殖器的受刺激（或是機械的或是情緒的）而定次數的多少。要醫遺病，須有事作，須在空氣中操練，臥床不宜過煖，不宜讀淫穢書籍。兒童遺精次數如不甚多，便是康健。當競技運動時，宜有性的純潔生活，這不可不使兒童知道。

養成兒童有體操的慾望，是很有價值的，這不但因此使兒童惓而無暇爲惡，也因爲兒童如習於室外運動，可不致容易屈服於性的刺激。我們的能力，每擇抵抗力最小的方向流去，動作則使能力轉向到不關性慾的道路上去。生理的康健與心理的康健，二者是並行不背的。頹放的生活，使循環衰歇，意志薄弱。兒童如缺乏積極的活動，決不能抵抗徒黨中不當的性的教導的攻襲。在春情期中，頹放的兒童，每不能免却犯罪不德和疾病。

爲父的對於其子的性的困難，自較他人更爲了解。以父親的性的知識，性的經驗，性的同情，他自能更易接近兒子的思想。男孩性慾上如發生問題，父親便是他的導師和良友。父親當自忘其年歲，以兒童之觀點爲觀點。在春情期中，男孩自覺其爲男性階級，不肯承受母親的見解，因爲「母親總不是一個男子。」此時吾人宜利用機會，助男孩成一男子之品格。此時兒童有衝動的癖好，不宜僅事空言的勸告，不宜抑他好奇的心理。口不言時，想像愈力。思想如

之發表，其執着力愈大。衛生學上說及性的功能誤用的惡果，因以爲制慾的膚淺理由，其實制慾當從道德的動機着手。

女孩漸具婦人的體格時，最須有母親的指導。春情期的生理變動，發生顛躁，如無警誡和解釋，女孩生活便受震撼。女孩的性的問題，當然宜以母親爲顧問。女孩從母親的口中，又得到關於春情期的許多教訓。女孩胸部發展，不宜玩弄，着衣宜寬，勿使乳頭受壓。

此時爲母的，宜禁止男孩對其姊妹的胸部有粗暴的撫弄。因爲當春情後期時，乳部的激動，常能引起情緒，而生性慾的念頭。

月經的理由，須詳加解釋，其呈現的時間，須由母親預先料到。此時對於女孩的生理，須特加注意；衣履須適當合理，沐浴和運動時，尤宜留意。

爲母的須使其女發生信心，須使女兒知性的問題是神聖的。以母親的心思，引導女兒，出無知之域，又須不傷其善感的天性。爲母親的，如此時不能把握他女兒的信心，此後便無更好的機會了。此時女孩的新情緒已起，如無良好的輔導者，給以相當的智識，則此婦女品格最初發生的一瞥，便是使女孩一生的靈魂枯萎。兒童既入騎士時期，爲父母的務宜牢操不放。你既不能阻止兒童討論這個問題，你便應告兒童以眞理。在汙濁的名詞未入兒童耳中以前，便應將種種事實，自然的告知兒童，使兒童知道他們有向父母問難一切性的問題的權利。知識既有探求的地方，他們便不會鬼鬼祟祟的從耳語中去討論了。

我們不能絕對阻止兒童與其遊伴談論這個問題，所以只好教兒童把從遊伴中所得來的智識，來告訴父母。

此時小學中所受的教育，大有供獻。兒童對於自然界的眼光，到此漸漸擴大。他們從幼稚園起，便說到動植物的生活，觀察植物的現象，觀察動物的發育。他們很自然的討論體外孵化的蛋，更進而論到體內孵化的蛋。此時性的教育，處處可拿學校中的功課來印證。父母須留意於兒童的用字，以測知他對於自然界的智識。

過此，可以研究懷孕的事體了，此事可用花粉傳播的原理先說明雄蕊的雄性，和雌蕊的雌性。事實逐漸增多，終使兒童恍然大悟，知花粉乃植物的雄體，含有生命質的。植物必須把花粉傳到雌蕊，然後始有發生小植物的可能。把花瓣摘掉，就看見子房；子房中含着胚珠。花粉是很多的，胚珠的數目是有限的。這個現象，全生物界都是如此。生物的階級漸高，產卵的數目漸少。這是很顯著的現象。

子房與胚珠，和人類的卵巢與卵相當。單有胚珠不能受孕，必須有花粉的生命質來相調合，方能成胎。生命皆來自卵，不過這卵須

是受孕的卵。

照此方法教導男孩漸知所遺的精液中是有精蟲的，女孩漸知月經與子宮中卵的形成是有關係的。月經乃是為母的生理的預備。性交時卵由子宮出來，這卵如不能與精蟲結合，便不能懷孕。植物的柱頭和葯，與人類的男女生殖器是相當，其作用只在授受花粉；至於受胎的手續，乃是在子房裏面的。

此種事實，務宜隨時隨地慢慢進行。兒童有問，務宜作答，不知者則宜利用機會，隨時與兒童共同參考事實或書籍。

兒童此時觀察極敏，一方面又從伙伴處略得性的知識，所以父母應對時如略現作偽的情形，兒童就很容易看出他們的窘迫而竊笑了。

關於性的眞理，如不早早教導，則兒童想像必愈甚，因觀念的錯誤，而造成害羞的心理，於是不敢在家人父兄前說及此事了。

男性對於性的衝動其性質是進取的；所以只要把男性的進攻力減少，女性的防衞力就可增進。男性方面，我們應以戀愛為根據，而養成尊榮與武俠的心習。我們須使兒童知道他這個人是有關他一家尊榮的，他就感到了一個新的責任了。務使兒童有推己及人的心，使他們的行為達於能阻止道德的退後傾向，造成父母稍神的勢力，以為引導，則兒童雖離開父母，也能持身有法了。

此時兒童已自覺為一成年的男女，高尚的觀念，已漸養成。對於成年男女應具的諸德，已知領會；其行為不事模仿而自有動機。武俠精神，其初只根據於情緒；其後則從理智出發而了知其價值與宗旨了。

普通知識既已獲得，情操已從情緒中蛻化而出，道德標準已漸確定。

經過這樣長時期的性的教育，至此乃漸見結果，——只是漸見，因為此時品格正在演化之中，還沒確定。德倫蒙特(Drummond)說：「教育的功用，在導引理知以辨析正誤，引起動機，以力成正義，給與機會以執行所知，如此才可把道德習慣形成。」這幾句話，尤其適用於性教育。

三　社性的覺醒時期

此時適當青年期，兒童已知其身乃是社會的一部分，漸漸不以自己為中心，漸漸了知家以外的世界。

生活參預的觀念漸強，婚姻的事，漸漸放到心上；家庭的甜美也知道了。女子知道賣弄風情，男子也知道為情顛倒了。

此時兒童漸漸知道個人與社會的關係，願參預選舉，願有自己的家庭，願參預社會上的種種作業。他們心中所蘊蓄的情緒，已足為引起博愛情操的根基。兒童能了知個人負有衛生道德與社會進步諸責任；他們漸知道不應為自己而保存自己，乃是為保存他人而保存自己。

兒童達此時期，對於兩親前日教訓的利益，更能領會。兒童理智既已發展，便不可不有父母的言論以抵禦惡勢力。兒童一入歧途，雖急速施救，亦極為難。做父母的如自己不知生理與醫藥的原理，便宜詢問醫生，然後與兒女作親切的討論。

普通的傳說，以為性交有益於男子的健康，這是大錯的。生殖器的運用，於生殖器功能的保存上，是沒有關係的。性交放縱，其為害於個人，要比限制性慾更大。青年時性慾的節制，不論男女，都是一律的。性的純潔，與吾人的健康並行，況且此事除生理方面以外，又有道德的關係。

又有人以為白濁是一件小病，此說的禍害，更不消說了。兒童如聽到了這種妄言，為父親的，宜向兒子說明白濁不但有害個人，且將傳染一家。

總之專事滿足肢體，實在大誤：男子可稍縱性慾這話，不知坑害了多少的青年！

社會上患花柳病者的數目，要比患肺病的多。花柳病極易傳染，患者自身，在身體方面，或成青盲，或關節變硬，或心臟患病，道德方面，則理想頹喪，信仰薄弱。

男子不德，傳染惡病，女子也往往無辜染疾。女子一患花柳病，竟有終身衰弱和不孕的危險；接吻便是這傳染的路由。

因不道德而患病的青年，如結了婚，便害他的妻子和兒女。他生出來的兒女，患有種種疾病，或是低能；或是腦水腫，或是盲目；所以青年如對於性的行為不加謹慎，社會上的低能不德和犯罪，難免一天多似一天。關於此點，最宜使兒童悟到個人對於社會的天責。費司克(Fiske)說：『人是從原始的社會狀態，進步到開明的社會狀態去，在原始的社會狀態中，人只可算是野獸；在開明的社會狀態中，他的野獸的性質，可以變過了。』兒童的性的行為，如要達到這地步，不可不有兩親的協助。

在社性的覺醒期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個人對於社會道德的負責自制，根據於倫理的標準。結婚以前，須有自制；要有自制，不可不對於道德標準作詳盡的討論。性的道德標準，乃是以社會改善為出發點的。遵守性的道德，如從心理生理上說，乃是可能的；縱緣

濟上說，乃是必要的。青年每不明瞭女子貞潔有何重要，為父母的，務宜詳告理由；且須告知他，男子的貞潔，也是一樣重要的。男女關係的道德，是一重的，不是二重的。

為父母的，宜與兒女開誠布公，討論種種問題，如酗酒，狎娼，花柳病的危害等。這樣可在孩子的腦中，深深種了性的衛生的觀念。宜教他們看解剖的模型，以及花柳病動心怵目的情狀。

少年如欲結婚，身體決不宜有病。常少年漸漸自己想到建立小家庭的愉快時，為父的，應告以隨此愉快而來的任務。如家庭應怎樣衛生，怎樣生動，青盲如何發生，妻女如何傳染惡疾不姙的禍害，如此種種，都應由父親告知兒子，作為兒子的教育的一部。

西方有『種雀麥』之說，其意以為男性的性的衝動，較女性難於遏抑，所以當男孩性的衝動強烈時，不妨任其發洩，於是造成了男女間性的道德的二重標準，坑害了多少青年男女。關於此點，只有從訓練意志上着手，發展孩子的自尊心，希望心，貞潔和審稱的動機，及個人幸福與全民族關係的了解，這些都可促成意志的堅強。性的放縱，於知，德，體三方面，都有害處。要維持這個信心，不可不先有道德的堅毅力，要抵拒心身的不妥狀態，須有丈夫的氣概，堅強的品格。

受孕的危險，不法性交的可憎，墮胎的罪惡，這些討論，都可增強婦人品格的勢力。此種說法，在道德的高尚標準還沒有成立以前，乃是必要的。

須使男女孩知道行為的標準，是單一的，不是二重的。婦人須要求她的丈夫，為家庭和兒女而貞潔。要達到這層，先要有單純的道德觀念。女孩不如男孩有破壞勢力，所以道德的概念，容易建立。

為預備做父母計，男女兩性，都須有教育兒女，從新聞紙，從戲館種種場所，得到事實。此地等方，為父母的，最宜利用機會，兒女的小弟兄會，小姊妹會，俱樂部，宿舍等處，各種家庭的子女，集居一室，互相影響，造成青年人的品格，所以同伴的勢力，是極大的。要在這覺醒的時期，保衞兒童，只有教兒童選擇良伴入手。

要兒童篤於道德的理想，執着於道德的宗旨，以抵抗不良伴侶的惡勢力，這是不錯的。不過兒童為社交性所屈伏，往往不敢自異於羣兒，致被他們笑謔。他未嘗不可自制，不過大家既是這樣說，這樣做，他就沒有勇氣了。論到這層，為父親的，可先預料到這種種情形，諄諄把道德觀念感化他的兒子。

調情密會，以及淫邪的舞蹈等等，都是極危險的誘惑。女孩於此等處，往往為顧全社交的緣故，情願犧牲她的自尊，對於這事的指

導和勸誡,那是為母親的責任。

母親的愛與指導,須常與青年女兒相隨伴。做父母的,隨時覺察,替他們慎擇良伴,更於青年身體情感的現象,詳加解釋,便可發展兒女理智判斷的能力;庶幾過了社性覺醒期之後,有一個堅強的品格,能別擇惡善,受最高的性的道德標準所支配,行自制的工夫。終極的目的,就在養成身心一致的道德,知道性慾乃是一種創造勢力的表出;個人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全在這勢力的聰慧的開展。為社會服務,就是這勢力的運用;個人創造表出力的心理方面的發展,是從種種藝術的活動上來的。如音樂,圖畫,雕刻,家政,手工等都是;身體方面,則在體操與運動。

有了堅強的身體,和高尚的心神,仍須有父母的注意和指導。

(從瓦爾(Ira S. Wile)的性教育(Sex Education)節譯)



性教育之歷史及其研究者

彌弼

一　最初主唱者及思想家

性之現象,實與生物之創造以俱來,至於人類,雖經多少之理想化,然此層尚極為顯露。而在無教育及缺乏性的智識之人,尤易陷於誤用;幼稚無識之兒童,則更耽於不自然之性的行為,其釀成之危害,均非淺鮮,此宗教家道德家所承認者也。職是之故,有心人愍焉與憂,思設法以使人類脫除性的煩惱而獲得幸福。如孔子,基督及釋迦,即皆以脫除人生性的煩悶為其宗教之大主義也。

然此等大宗教家,徒事抑制性慾,以絕對禁止為能事,而不能善為誘導,故反招致青年男女之反動,而引起更有害之事實,此可按之歷史而明瞭者。凡在此主張嚴格儀式之宗教統治之下,及為頑固之舊道德所支配之國民,轉為性慾之奴隸,而增加其淫風者,比

比然也。

凡此弊病，皆由於不明處置性慾之方法，蓋性慾固非可以徒事抑制爲也。是以關於性慾之利害問題，自古以來，不辭宗教家之講說，而惟藉學者之多方研究。如希臘古代之蘇格拉底，柏拉圖，亞利士多德等，皆嘗對於性的問題爲學術的研究；其他學者，努力以謀解決性的問題者，亦復甚多。惟自教育上提唱宜適當引導兒童之性慾不使誤入歧途者，絕爲罕見。

性之教育，雖素不爲世人所注意，然據亞爾達斯王朝時代起草之騎士古典，男子在成年以前，不得與婦女接近；違者有罪。盧兌克氏（Rundeck）以爲此所以防少年陷於不可救之罪惡也。

自十八世紀後期迄十九世紀初期，始有漸認性教育爲必要而唱導之者。盧梭（Rousseau）於其名著愛彌爾（Emil）中，即唱道性教育，以爲在少年時代，苟不啟發性慾而自然放縱之，足以招種種可恐之危險。故在性慾未旺盛之前，善爲教訓以遲延性慾之自覺，實爲少年男女不可缺之問題。蓋欲求身體之康健，固不可不先講食物運動等之生理衛生，而欲小兒之不染惡習，亦必先實施性教育，其理固相同也。

次於盧梭而唱道性教育之緊急者，有迪梭脫（Tissot），彼更較盧梭進一步，嘗謂妄行自瀆之結果，多數少年及青年男女，破除宗教及道德，且更毀損其身心，成爲病弱或廢疾，其矯正之方法，嘗就自瀆之危險與害毒，而循循教誨之。

世人對於此兩氏之說，始漸注目於性教育，因此惹起一般的興味。然有爲吾人所不及料者，則在兩氏以前，唱道性教育之必要者，更有名爲薩額耐克（Sargeneck）之學者，早已發表自瀆之危害，惟世人未能加以注意，此殆爲時過早之故耳。

由是觀之，性教育之先驅者，前既有薩額耐克；迨後盧梭迪梭脫起，而其基礎始定。自此以後，性教育一事，遂成爲教育家之問題，對於小兒及青年性的思想之誘導，乃大加注意矣，此在十九世紀之初，爲促進歐洲教育運動勃興之動機。泰雷褒（Thalhoper）對於當時之運動，曾發表性教育之歷史及批評的研究。據泰雷褒之說，則如巴塞道（Basedow）薩爾士曼（Salzmann）康佩（Compe）及尼瑪由（Niemeyer）等教育家，在當時已唱道性教育之必要而加入其運動矣。

今日關於性的思想誘導之社會問題，雖尤以花柳病之豫防爲其出發點，然在當時，關於花柳病之智識，並不十分發達，而對於自瀆，更爲注重。預防過直接及於身心之影響及其他性的罪惡，乃竭

生此種運動。但花柳病之可恐，在當時亦非全無所知，故對於此方面之問題，亦加以相等之注意。

此小兒之自瀆與青年之花柳病問題，教育家與醫家不期而同時悟其爲急務，相與唱道其必要；然當時教育家之努力，僅爲抽象的，惟以戒性慾之濫用，豫防由此墮落而生之惡癖爲目的。換言之，即不注意於小兒之感情，而惟向成長人之性的生活施以教訓而已。其在醫師方面亦然，霍弗蘭 (Hufeland) 及迪梭脫，皆以性慾之節制爲康健之基礎，於其長壽法中謂欲得長壽，不能不撙節性慾云。

此外關於破瓜期之發達，自性教育上研究之著，則有醫師巴奎 (Bacque) 邁羅 (Marro) 兩氏。巴奎於一八七六年著一書名破瓜期，邁羅於一八九七年亦著一同名之書，皆述破瓜期爲人生最緊要之時期，及於身心之影響至大，論此時期性教育之不可忽。

又自法醫學上研究破瓜期者，有逢褒氏 (Weinberg)，極論破瓜期身體上精神上之變化，爲終生唯一之關鍵，此時期之處置若誤，必招不可收拾之失敗。

至於自瀆之問題，在百五十年以前，雖有上述薩額耐克及迪梭脫兩氏之著述，惟自醫學及性教育上爲嚴密之調查者，則僅有最近之羅萊特博士 (Dr. Hermann Rohleder) 之自瀆論 (Die Masturbatio)。此書內容非常真實，自生殖衛生上討論在家庭及學校中撲滅自瀆之方法。羅氏於一八九九年出版此書時，受當時教育家激烈之攻擊，然在一方贊成其主張之學說者亦甚多；當時德國最有名之教育家樞密顧問兼視學官忌省 (Giessen) 及大學教授薛勒博士 (Prof. Dr. Schiller) 曾爲之作序，而介紹於世。

二 各國之性教育會議

三十年前對於性教育加以注意者甚少。當一八九〇年德國哈萊市開教育會議時，此性教育問題雖曾列爲議案，而列席之議員（教育家）均以爲此問題不宜爲教育上所道及，卒爲全體否決焉。

其後時勢推移，真實研究性教育而唱道其必要者，次第增加。一九〇四年在紐壚堡 (Nürnberg) 市再開學校衛生會議時，與前次之教育會議完全不同，自學校衛生上討論如何可以啓發兒童性慾而救濟其危害之實際問題，其性質純然爲性教育之講演會。此學校衛生會議，實德國向世界宣傳性教育最初之試驗，其成績頗爲良好，一時此問題促起世界教育家及醫師等之注意。一九

○七年五月又在曼亨(Mannheim)市開三次之性慾衛生會議。此會本名德國花柳病撲滅會議，惟其問題皆關涉於性教育，由列席諸人爲廣博之討究。

此會議列席之議員，其主要者，爲當代第一等之醫師，學者，及教育家；醫師雖認性教育之必要與急務，而其他反對之者亦復不少。然大勢所趨，卒不得不默認爲必要。其不同者，惟當以如何方法實施與何時可以實施之兩點耳。

且此會議不僅爲學者之集會，在他方亦有於實際上感其必要者。如當時代理教育大臣基爾納氏，亦出席該會演說，承認對於中學校高級學生教以性的知識之必要。

德國政府之注重性教育，蓋贊成諸學者之說，謂欲矯正中學校學生大多數所犯之自瀆行爲而防止其可恐之危害，舍施此性教育外，無他道也。然性教育不僅中學校所當注意，卽高等學校大學等，亦不得不施行之。蓋高等學校及大學之學生，其修習醫學及專習花柳病產科婦科者，能因富於性的知識，而豫防其危害，惟其他法，文理，工科等之學生，其不明醫學與中學生實無大差。恐怖自瀆或花柳病之觀念，亦非常薄弱，因而品行不良者，固甚多也。因此德國教育大臣曾訓令國內各大學，以豫防花柳病之方法，向學生爲簡明的公開講演。

美國之性教育，今日亦至爲進步。一九一八年哥羅拉多省之波普羅市及紐約之洛米斯德市，已規定學校實施性教育之規程。此外更有六處都市，對於兒童之性知識上，加以充分之注意。一九一九年正月，密里蘭，脫洛威，加佛及尼亞，可倫比亞諸省各學校教育家會議，曾有下列之決議：(一)性教育須占教育上之新位置，與體育，生物學，生理學，衛生，一般科學及其他正科相關聯。(二)關於生殖作用上之緊要事實，春機發動期所起生理的變化之意義，淋疾黴毒之結果及其經過，遺傳之基礎的概念等，宜於高等學校初年級之課程中教示學生。此會議實爲美國性教育公議之嚆矢。是年十二月，又有十二所高等學校之性教育會議。

日本自近年以來，一般學者，對於性教育亦皆認爲唯一之急務。本年四月間在東京開會之全國女子教育大會，卽提出此問題。嘗經多數議決，認性教育爲教育上重要之事項，不宜僅限於一時的衛生指導，當使兒童及青年能眞切了解生命之神祕。性教育之重要，爲文明各國所承認，蓋無疑之事實也。

三　現代性教育諸大家之意見

時至今日，性教育之趣意，定義及目的，既漸確定，諸學者之意見，亦已一致。茲特分述諸家之意見而比較之：

花柳病大家勃賴西柯教授 (Prof. Blaschkos) 謂性教育之要旨，於自然科學之意味，在鼓吹少年以健全之性的知識；即使人得健康及精神之滿足也。是以性教育與性的衛生，不可不相攜共進。然欲達此目的，必須道德方面之補助。而勃賴西柯教授之結論，以爲實際上之問題，在啓發少年之性慾，而與以健全之性的知識。

如上所述，以性衛生與性教育爲同一意義之事，而精神病學大家歐棱褒博士 (Prof. Dr. Eulenberg) 亦謂性教育不出於性衛生以外。性衛生者，謂導性的生活於健全之普通生活狀態，故博士嘗唱道使少年性慾自然發達之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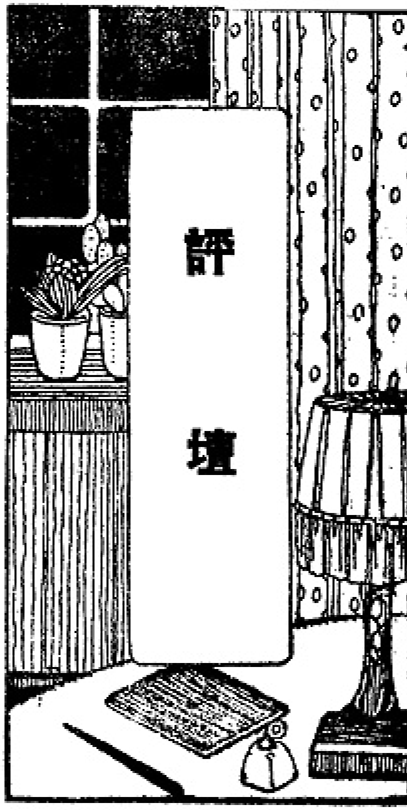
復次，羅萊特氏，爲此方面有數之學者，曾有「性教育之開拓者」之稱。其所著性教育階梯一書，雖不過一小册子，而其內容極爲充實。此書於自各方面講述性教育之必要及急務後，卽謂男女在丁年以前，均可抑制性慾者，故施以適當之性的衛生，則除性慾亢進者外，皆得依某種方法，阻止或遲鈍其性的活動，俾能以其餘力使用於學業。

又當代之性教育大家中，尚有可倫 (Koln) 之醫士茂羅斯基 (Merrowsky) 博士。博士研究少年時代之自瀆，常極論在家庭及學校中性教育之不可忽。

以上就德國性教育家中，擇其著名者述之，此外之學者尚多，且除德國以外，英法與意瑞士美國等，亦有多數著名之性教育大家。於此有極可注意之一事，卽爲性教育之戲劇化。從戲曲上努力宣傳性教育之文藝家，近亦甚多。如奧國之劇作家弗蘭克威特金所著有名之春之覺醒，卽其一也。此劇以昧於性的知識之兩少年一少女爲主人公，彼等因未曾取得性的健全知識，卒致一少年自殺；其他之少年與少女，因互陷於性慾之衝動，行不正之交接，其後少女懷孕，爲無智之母親強迫墮胎而死，最後，此少年亦成爲不良少年，被送入感化院。此悲劇之因何而起，留待觀者之判斷，卽作者之主旨也。

此外在英國有性教育之戲劇家哈彌爾頓氏，著有盲目之道德一劇，描寫父母對於子女必不可不施以性教育之事。其他關於性教育之戲劇，亦復甚多。

以性教育應用於戲劇，較之書籍上之議論，使人易於感動，其效亦必較大。上記之戲劇，實可謂爲社會的性教育之先驅也。



最近的女子參政運動

晏始

當民國初元共和政治初告成功的時候，國民對於政治的希望，非常熱烈，便是數千年來被屏絕在政治圈以外的女子，對於政治也忽然發生興味，於是便有所謂女子參政運動的勃起。那時正當英國班罷斯得夫人一派的暴行的女子參政派，因要求參政未遂，屢行窘辱首相，污損郵件，擊碎商店玻窗，以及計劃轟毀街市等暴舉，為世界各國所注目，我國參政運動團體中一般感情比較豐富的領袖，一方既然和英國的女子參政運動者聯絡，一方也模仿他們的舉動；如毆打議員的暴行，到了現在，還留在國人的記憶中。不過當時所謂『男女平權』的名詞，在大多數人，還當做一種空想；就是有少數承認的人，也都以為女子的知識沒有充分發達，距離參政的時機，尚屬過早。所以那時女子參政團的種種舉動，都不過被當作一個笑話的資料，從沒有人肯十分真切的注意她們。——這不但是中國如此，就是當時的英國人，對於女子參政運動，也都抱着嘲笑的態度。

自從國會解散，二次革命發生後，漸漸上了政治軌道的中國，重又脫出軌道，愈距愈遠，從前對於政治發生興味的國民，遂多數厭棄政治，絕口不談；而所謂女子參政運動，也從此銷聲匿跡，不見片影。有許多的人，因此更蔑視女子，以為她們當初的力爭參政權，並非真正對於政治有什麼興味，祇不過

『趁熱鬧』『出風頭』罷了。

像這樣侮辱女性的批評，本來不能算有什麼價值。在素來沒有政治的訓練的中國，就是大多數在社會上奔走的男子，尚且不肯關心政治，何況是多年閉在家庭以內的婦女；當時談政治的人，由熱心而降到冷淡，原是普遍的現象，更怎能獨責她們女子的缺乏毅力，有始無終呢？

在最近的幾年以內，國人都覺到因為對於政治冷淡的緣故，以致國事愈糟，於是又有人從新注意到政治上的傾向。自從各省制憲潮流發生，於是像廣東湖南浙江等省的女界，又有各向省會要求參政的運動。此次的運動，卻比前回有了相當的成績；如湖南王昌國女士，已當選為該省省會議員，這實在不能不說是我國一部分女子參政的勝利。到了最近，王孝英石淑卿周璿汪瑛諸女士，又在北京發起女子參政協進會，擬在國會正式開會之後，為女子參與全國政治的要求了。

在這十年之間，世界的大勢，已經發生了大大的變革。在那時英國的女子參政案，屢次被議院所否決，運動參政的女子，屢次被政府所拘禁的，現在早已據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的議院改革法，凡年在三十歲以上的婦人每年付房租五鎊以上者及對於地方自治體有選舉權者之妻，都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了。至於德國，更比英國急進，凡二十歲以上的男女，都無制限的與以選舉權。此外歐美各國，所謂女子參政的事情，大部分可說已告成功。就國內而言，稍明事理的人，也都知道『男女平權』並不是一種空想，實在是極正當的道理。加以小部分的女子，已經獲得參與本省政治的權利，則參與全國的政治，也決無反對之理。所以此後政治界中，如果不再發生什麼大亂子，政治能夠漸上軌道，像女子參政的事情，我覺得大有成功之希望。況且女界的知識，也比從前進步的多，反對者也不能再用時機尚早的話來抗拒，所以這回的運動，正是大可樂觀的呢。

然而世界上無論什麼東西，決沒有不出價值可以取得的；——即使取得，也不能有什麼利益。歐美各國婦女的取得參政權，也是大戰時候所出價值的報酬。所以我們固然希望此次的運動，可以安然勝利，但是更希望從事於這運動的女子們，能夠付出一些價值。獲得參政權的最小價值，我以為要，

(一)對於政治的注意；

(二)對於社會服務的努力；

(三)自治力和團結力的強固。

至於像英國暴行派的舉動，雖也不失為促起社會注意的一種手段，但究不是最好的方法，倒可不必採取的。

伍廷芳博士的女子參政論

棠瑚

伍廷芳博士，向被稱作中國政治界的泰斗，他的聲望，不特為中國人所崇敬，就在國外，信仰的人也很不少。所以他的言論，當然也是很有價值的。最近他在廣州逝世，中外人士，聽了這個噩耗，都覺得非常惋惜。世界新聞社從日本英文廣知報上，譯出博士所著關於中國女子解放的遺文，揭載上海各日報上；從這篇文中，我們見到博士對於女子解放的思想，這是很可欣幸的事。

博士對於中國婦女運動的前途，極抱樂觀，並且以這種運動為中國民治精神發臬的證據；可以曉得博士的年齡雖老，而頭腦卻是很新，與許多抱男尊女卑主義的頑固派的意見，大不相同。這種思想，真值得多數人的崇敬的。但這文中論到婦女參政的地方，頗有可以使我們懷疑的地方。他說，

美英兩國之女子參政，今亦尚在試驗中。吾以為中國於決定方針之前，當先熟察上述兩國試驗之結果。吾素倡男女平等主義，以為任何婦女，不當僅因其為婦女而受辱罰。但女子雖應與男子享同等權利，而為天稟所限，自然有不同處。吾以為無論何種女子參政制度，此參政權應限於寡婦及獨身之婦女；至於成雙之夫婦，則應合享一權也。

這一段話，或者這法律家的老博士，別有奧理，不是我們所能懂得，可惜我們不能再向博士請益了。

譬如英美的女子參政，究竟算是已經實行，還算作為一種暫時的試驗；在他們的法律上，究竟有沒有明文規定？倘使中國在決定方針之前，須熟察兩國試驗的結果，不知從前英美兩國，是預先熟察了別國試驗的結果，然後纔決定方針不是？我們實在覺得無從查考。又如說『天稟所限，自然有不同處，』這『天稟』不知係指生理而言，還是指能力而言？如指能力，則早經歐美許多心理學家（如美國司得雲博士，便是其中的一人）的證明，實在可說沒有什麼差別；若祇是生理上的不同，則為什麼便與享同等權利有礙？博士既不是主張男尊女卑的頑固派，當然不以生理的不同，而定權利的差別；或者所謂『天稟』，別有所指，也未可知。然而最容易使我們疑惑的，就是『參政權應

限於寡婦及獨身之婦女至於成雙之夫婦，則應合享權一」的話。據英國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的議院改革法，有參政權的婦女，不但須年在三十歲以上，且須爲每年付房租五鎊以上者及對於地方自治有權者之妻；如本誌七號上所述及的英國女議員愛斯多夫人，便是一個有夫的婦人。美國法律上可以參政的女子，似乎也沒有專以寡婦處女爲限的規定。博士既說中國的決定方針，須熟察英美試驗的結果；如果他們的結果並沒什麼不好，當我國決定方針的時候，究竟應否改變兩國的成法？況且照博士所說，成雙的夫婦應合享一權，則是不但婦人所應得的參政權，祇有半權，而且也從向來有一權的男子，剝奪了半權，這麼一來，應該稱爲『男女合權』，不能稱爲『男女同權』了。更就實際上說，這夫婦合併的一權，究竟由兩人分開了行使；還是歸兩人共同行使；還是由這一人委託那一人去行使呢？使夫婦兩人的政見，不能盡同，又將怎麼處置？這其間想來長於法律的老博士，一定有一個非常妥善的辦法，可惜他在這篇文中，竟沒有詳細的說明，天又不肯更假這老博士數年，使他親手決定中國女子參政的方針，規畫詳細的條例，這眞是極大的遺憾呢！

有人說，中國人的性質，最善於妥協，長於調和，伍博士對於女子參政的意見，或者也是一種妥協調和的方法。妥協調和，究竟是不是最良的手段，我們且不去說他；我們所疑惑的，就在怎樣去實行這種方法罷了。

兒童保障案

覺農

西洋的社會學者說：『十九世紀，是婦人的世紀；二十世紀，是兒童的世紀。』因爲婦人被男子壓迫以後，一直到十八九世紀的時候，女子才有『人』的覺悟；而男子也覺得非解放女子，無以脫自己的束縛，解決社會全部的問題，所以婦女問題，已經從理論的進展到實行。但婦女祇是現在的人類的一半，而兒童却是現在的人類的後繼者；社會的改進，文化的更新，完全繫在兒童身上。這便是由婦女問題進展到兒童問題的緣故。

勞農俄國，自李寧政府成立以後，一切設施，都已煥然一新，對於兒童問題，尤加以特別的注目。李寧曾說：

現在對於兒童，是要從不配教養的母親的手裏，與視爲私有財產的父兄的家庭裏，收回來放在國家下面。因爲兒童是擔當改造社會，發展將來的文化的，不是一家一系的私有物……

所以俄國雖屢遭災害，時起內亂，但對於幼稚園的開設小學校的擴張等，每年都是加倍的增加。

近來浙江省議員沈定一君，在議會提出了一件保障兒童條例的議案（見附錄），我們對於該案的本身，雖有商酌之餘地；而在沈悶的幼稚的中國社會裏，能否加以充分的注意與實行也難預知，但是我們不能不認這種提案，為兒童前途的一綫光明。

關於幼年兒童的禁止夜工與限定時間，孕婦及產後幾個月的婦女應該給以相當的費用，在國際勞動會議中，已有規定；各國也都已實行了。但是回顧我們國內的情形怎樣呢？各地方對於學齡兒童的調查，到如今還沒有切實舉行；至於嬰孩出生時的報告，第一步還須使人民都明白了解他的意義，庶幾不會發生別種的誤解。又我國交通極感不便，警察又沒有設置完全，所以應該由自治會或一鄉一村的董事襄理其事。

我國工業制度還不十分發達，所以兒童的夜間作業及過勞工作，除幾處工業地方外，還不成什麼問題，所最應該注意的，還是鄉村的兒童生活和教育問題。現在各地農村，不但連幼稚園還沒增設，即小學校也未普及，而且農民素來受地主的壓迫，生活本很艱窘，所以未成年的兒童也不能不到田間幫同父兄勞作。這也是現在比較有關係的問題，我們大該加以注意的。

教育與性教育

克士

一切生物的一生有兩件大事，一是謀自身的生活，一是謀種族的保存，所以生活上也有相當的兩類本能，一類是求自身的生存，餓了就想喫，而且不必教導他，他自然會喫，過過冷過熱都知道迴避以謀自身的安全；又一類是謀種族保存的本能，如生物到長成自然會去求偶，生育，也是不教而自會的。人類也是生物的一種，自然不是例外的。

只是人類進化了，他生活在組織繁密的社會裏面，和生活在自然中的動物不同，因此不能不用教育將各種本能加以陶鎔，併且加以各項知識，使人能夠管理道具活機器，——教他們知道各種器官應該如何攝衛，及防禦細菌等的傳染。可是關於生殖一方面的事情是沒有教法的，如果小孩向父母有小孩怎樣來的這類話，大人不是加以呵責，便加以支吾，使小孩莫明其妙，疑惑不定。這因為自來對於人生這一方面的事，覺得非常神秘，只能心裏知道，口裏卻不可說的。但其所以如此，大半也因做大人們的沒

有可以使小孩了解這道理的方法，一半因不知道使小孩受性的生活的教育的重要。

道不但不受教育的人家如此，便是受過教育的人們也是一樣，中學的生理教科書有講起生殖系的生理衛生的麼？所以縱使受過很高的教育的人，他縱然學過生理學，消化系知道得很詳細，但他對於生殖系的構造與功用卻不知道，發生學也多不知道，所以他雖然生活上的技能受過教育，但關於性的本能的作用卻全任其自然的。

現在性教育的理論與實施方法，已從歐美紹介到中國了。只要中國能知道教授性的知識的重要，供母親參考用，珊格爾夫人的我之子的性教育是一篇好材料。我很希望家庭中的父母，知道性教育的重要，由自己去教導小孩，使他漸漸了解，使他一知半解的疑團都消釋，以代向街頭巷尾津津好談論的中年婦女，不馴良的惡黨去求解釋。

女子教育的傾向

喬峯

教育本含有生活的預備的意思，然也可以作改造生活的預備，如女子要求經濟獨立，不能不學習謀職業的技能；如女子覺得有參與政治的必要，女子便不能不有求政治法律等知識的必要；這等技能和知識都非從教育裏去取來不可。

但自來的教育，往往有一種守舊的傾向，先認定了現在社會的制度，再用教育去養成適合於這樣社會之下的材料。不是養成用以建造廣大的物事的材料，是造成一種可以仿造舊器物的材料，對於婦女，自不消說，也用這一種方法去教育。許多執教育權的人，以為女子是天生成的專給人做妻子的材料，教育自然當順着這目的而走，給予一點知識，無非是幫助她做個好妻子；因此，女子教育上，忽略了為女子增高生活能力和獨立精神，教育的目的變了去給男子養成幾個好妻子出來，如果受過教育的女子，出去能夠做得好老婆，便是教育的成績，也便是辦這樣教育事業的人的功勞。

這種教育方針，可是不特中國的教育如此，就在別國裏也常有這種傾向的。例如英國十八世紀有一個女子伏斯登克拉夫脫(Mary Wollstonecraft)在她著的婦女權利之擁護裏便竭力指斥專以婚姻為目的教育之謬誤，可見英國教育也有這種誤謬的了。

這種誤謬的女子教育，將來勢必漸漸改好，向着養成女子為獨立的人類，能營獨立生活的目的進行。中國近年來大學及許多

高等專門學校已都開放，可見中國的教育也漸漸的從代為男子養成妻子的材料而改為培養女子自身的生活能力了。但這種改革，一半固在辦教育者的力量，一半却在去受教育的人的要求，身受的人向那一的方向爭扎，習慣和制度也能隨着轉變的。

婦女的服從

高山

生物界中的求婚，有各種各樣的方式，蜘蛛式的求婚，雄的一不愼，逢着雌的惱怒，便被殺被喫了，鳴禽是要雄的唱得好，纔容易得到配偶的機會；原始人類是一種下等哺乳動物式的，厯來勇敢強力為得妻的要素，婦女就養成服從於強暴勇敢之下的習慣，甚而至於男子的暴力加到自己身上，妻反覺得快意的。偉斯德瑪克說斯拉夫人的下級社會裏，妻如不被丈夫打時，覺得很不名譽，匈牙利有幾處地方，如果不被丈夫打過耳光的，總覺得不為丈夫所愛。意大利的甑摩里斯會中人(Camorrist)的妻，如果丈夫不打她，便當他是個呆子看，有這樣奇異的習慣。

中國雖不至於此，但有許多農家或工人的妻，雖然未必以被打為快，但被打之後，與人津津談論，似乎也是一樁很有趣的事，是常有的。偉斯德瑪克更引別人的記述說，在第六世紀垂完的時候，麥康(Mâcon 法國地方)的一個會議中有一個主教，提出婦女究竟是不是具人格的人的大疑問，據他的意見，便以為不是。但多數與議的人討論這個問題，并且證之於聖經，遂說雖然婦女極其不完全，但總是人族中的一員罷。多數教堂中的神父，總是固執着說女性是關塵世的，汙濁的。

在未進化的人類，因在性的不同上，見婦女月經的分泌等事，不知道生理學上的功能，就這一端，也足以引起許多穢汙不潔的觀念。現在知道婦女被男子征服的原因，多由於性的不同而起，直到人類進化，文明增高，男子卑視女性的風氣習慣，方纔漸漸革除，而婦女自己卑視及以被打被罵為榮的思想也漸漸革除了。

中國古代視婦女為汙穢，卑下，及婦女的也以汙穢卑下自居，用科學的眼光看起來，這實在是不進化不文明的表徵。近年青年關於這類思想的改良，想把從前的舊習慣上的觀念加以改革，這正是思想中的一綫的進步，如果還要固執着男尊女卑的觀念以為正當，未免太可笑了。



性愛的價值

陳德徵

我們在未講性愛的價值以前，當先整飭我們對於性愛的觀念。我們往往看見裸體的女人或男人，心裏便顯出一種特殊的意向，有些時候會聯想到性慾上去，而且表面上又引以爲恥。這種對於裸體女人或男人的態度，如果存在，我們便永不能把我們對於性愛的觀念漂洗得很清而尊榮之因爲對於裸體的態度，是我們對於性的本能的觀念之一種試驗。如果我們的身體和我們朋友的身體，似乎本質上是可恥的，是汚穢的，那麼，我們的性的觀念，無論如何，總是汚穢而可恥的了。愛是渴求着肉的，如果肉是可恥，愛者必是可恥的了。肉和性的本能，須辨別一個清楚，這是多少不合理的一件事呵。肉和性的本能係站在一處，落在一處的；我們不能看輕這一個而尊重那一個，我們對於裸體的感覺如何，也便是對於愛的感覺如何。

『人不過是腥臭的大頭鯨，一袋糞溢溺的食物，此外一

無所有……你永不會見一堆更可醜的囊堆呵』這是十一世紀法國教士聖勃納德 (St. Bernard) 參禪有得的話。這些中世紀的僧侶有時也會許可人的皮膚具有一種膚淺的美，不過這種許可只加重人身的醜惡而已。克朗納的聖烏突 (St. Odo of Cluny) 像他這種可喜的聖者而且是重視亞爾帕斯曠野之美 (他曾遊過亞爾帕斯) 的先驅者，倘且在嘲弄人身之美的技術上，是個熟手呢。他竪說，那個美只伏在皮膚中的；如果我們能看到皮膚之下面，婦人們只可發出嘔吐而已。她們的裝飾只血，黏液和膽汁而已。我們決不願用我們的指頭，觸一觸糞和痰，我們怎能願意擁抱一袋糞呢？(參考 S. Odonis Abbatis Cluniacensis Collationes lib. ii, Cap. IX) 中世紀比較有思慮的僧侶，果然常常在這種場所找到一種沉思之愉快的區域，而其餘教徒普通也極滿意的承受他們的意見，從未有反對他們的議論的。

就是科學家也曾承受這些觀念，而且只在目下，纔算從這些迷信上解放出來。科學家倘且承受這些觀念，倘且覺得難以達到一種婦人的客觀的景象，無怪中世紀的或比中世紀較古一些的觀念常和哲學家與半哲學的著作家的觀察纏雜了。

我們覺得禁慾主義者把他們的主義大部分以美術的考慮爲根本，不甚切合。我們可以把那以性的中心和排泄的中心算至接近的主張當做一種性的禁慾觀察的特殊的變化。這種主張，被那些夾以宗教的禁慾主義者堅持着。他們以爲排泄的中心，只是身體上一種最卑劣的功用，因而也看性的中心，是一種身體上極卑劣的功用。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看出，這種主張，雖是無意識，然其自身，確以禁慾的主張蔑視身體的結果。從科學的眼光看起來，身體的變化，無論由化學的或由心理學的看法，其作用總是互相機合而一樣尊貴的。我們不能分析任何特殊的化學的或生理的作用，並且宣布說這是下賤的。就是我們所稱爲排泄物的，仍蘊藏着我們生命的質料。吃，在人身看起來，不過是一種消化作用，然而可以照梭里和 (H. D. Thoreau 美國哲學家和著作家1817—1862) 的說法，「上帝實實在在企望人們自己和神一樣的食着，食他們的神酒和神食……，我已經覺着吃是變爲一種神聖了，一種聖

髮的方法，一種出神的練習，而且是在世界聖餐桌的一個坐位。』

自然界的聖典，到處以這種方法組織入男人們和婦人們身體的組織中。接吻的層，起初大都是飲食的層。勢力的中心在發展的程序上，已經這樣聚積起來，就是說一切管口的粘液膜，因其自己的職務所得的感覺，都變爲刺和愛相接觸的靈魂的原動力；我們不能把他們分出高低和清濁來；一切都已被自然的『終油禮』(Extreme Unction 羅馬臨終塗油式，意思是使人超昇)所崇爲神聖了。

一六六四年，羅爾芬霄(Rolfincius)著 Ordo et Methodus Generationi Partium etc. 在第二編的起頭，專論到婦人們性的機官，並提起古時著作家曾經說過的關於到那些祭壇去的或別的神事去的所必須的虔誠和清潔，不過他也說起在科學考察的聯節上，也應當如此。『我們也夾着神聖的東西而操演的性的機官，也在神聖的東西的中間，到祭壇的那些人必當夾着虔誠而來的。讓污穢的立在外面，把門關起來吧。』在那些時候，無論學科學的，那信仰和直覺，仍是可能的，只是在近代組織學家的顯微鏡和生理的化學家的試管，已經給他們預備一種合理的基礎了。我們再不能割分爲二，說這里她是清潔的，那里係不清潔的。

像聖勃納德和聖爲突這些人的見解，雖則可以說代表那時代的禁慾主義者和一般的基督教徒的見解，然而要說他們那種見解，可以代表初期的基督教徒的見解，也是錯誤的。照我們所能觀察的，最初一千年的基督教並沒有這種肆力攻擊身體的集中的見解。猛烈的攻擊，開始於十一世紀格高雷第七(Pope Gregory VII 英國宗教學家)，而發達於中世紀的基督教徒以前的禁慾主義者，與其說他們指揮一種對於全身的自由的和有系統的攻擊，不如說他們勸告貞節和溫良謙讓之爲愈；他們把他們的注意，集中在靈的德性，於身的不完全方面，不甚注重。

耶穌教父對於性的問題，並不以討論爲可恥，而且也約略表示尊重的態度。例如他反對那些假裝貞節，說：『我們不當把那上帝曾經創造出來不以爲恥的，以爲說起來便可恥。』(Paedagogus, lib. ii Cap. X 及其餘數處)這是很可紀念的宣告，因爲他把那種感覺，安放在和耶穌教義相諧和的新的和宗教的基礎上了。他替肉體和性的功用辯護，肆力反對那些以嘲笑的態度說着的人，而且因爲性的源是婦人的源，他時常強有力的推崇婦人的尊榮，并且也說婚姻的神聖，他把婚姻看做比處女的地位和貞潔的地位，要高一些。(參考 Wilhelm Capitaine, Die Moral des Clemens

Von Alexandrien, PP. 112 et Seq.)。

不幸被奧古士丁(St. Augustine)用了許多思想，給耶穌教父所供獻的理論，以一種強制的回答，而且以他那種有力的易惑人的天才，終究把他的回答通行一時。在奧古士丁看來，罪是因襲的，而且有特別的位置和象徵在性的機官裏；罪的事實，已經改變了創造的原始的神的作爲，而且我們不能說性和性的機官，是沒有因襲下來的罪的。他處於禁慾主義者的地位，肆力侮蔑肉體。從克朗納庭聖爲突以來，對於肉體的輕視，再沒有甚於奧古士丁的了。

但是泰屈里安(Tertullian 三世紀的拉丁教父)的意見，却以爲靈和肉體聯合得最密切的。靈是肉體的生命原素，但靈如不被肉所顯示，靈便沒有能力了。(參閱 W. Capitaine Die Moral des Clemens von Alexandrien, PP. 112 et Seq. 泰屈里安宣佈說，沒有肉體，決不能有童貞，決不能有救贖，(耶穌由童貞女瑪利亞生的。) 靈魂自己是有形體的。) 在四世紀的時候，聖吉隆(St. Jerome 拉丁教父) 的朋友 (或可說是門生) 鐵蘭尼亞(Rufinus Tyrannius) 他著有使徒信條註釋，這註釋，不獨被早年的或中世紀的教所尊崇，就是在現在也很有勢力的。他對於許多人以爲基督從一個婦人性的機官生出來是汚穢的疑點上，曾回答說，『上帝曾創造性的機官，並且說這些部分是汚穢的，完全是人的意見，不是自然的意見。因爲身體的無論那一部，都是用土造的，在他們的應用和功能上，有甚麼差別呢？』(參閱 Rufinus, Commentarius in Symbolum Apostolorum, Cap. XII)

他這種態度是很虔敬的，然而他的態度之自然和簡括，正和耶穌教父一樣，並不像奧古士丁，一味把神學的系統曲解了。亞仲納西阿(Athanasius)在東方教會所表述的意義，正和鐵蘭尼亞在西方教會所表述的一樣。有一個僧侶叫亞蒙(Amun)的，在睡夢裏，忽然把精液遺出了，他很悲傷，於是寫信給亞仲納西阿問他說，究竟這種精液的流出是不是罪惡。他的答書說：『一切東西，對於潔淨的人，總是潔淨的。親愛而且虔心的朋友呵，我問你，爲什麼這種排泄物可稱爲有罪的，和天然不清潔的呢？人是上帝的手工，在我們當中，自然沒有不潔的東西了。』(參閱 Migne, Patrologia Graeca, Vol. XXVI pp. 1170 et Seq.) 我們讀了這些人所說的話，覺得假裝貞潔和好色的心雖仍存在一般的心裏，然而仍看有見一般顯著的早年基督教會的思想家，和中世紀禁慾主義者雜亂偏狹的心理，正相反對，他們和民間流行的假裝貞節的運動，

並不姑在一處。以全部論，他們都被沉溺的，因爲基督教義，和佛教一樣，根本上便有慾念的捨棄，而性的生活，對於捨棄的情事上，便是常被犧牲的第一衝動。但在基督教義中，還有別的根源；而且路德在他自己的平民的說法上，也說到肉體之樂，但他雖和中世紀的禁慾主義隔絕，畢竟離不了早年基督教會的傳襲呵。

印度的宗教，對於性的觀念，也各有不同。回教很重視性，並述性是神聖的東西，他們在說起肉體的潔淨上總崇視性之神聖。他們也預備着把性的功能，帶入未來的生活中而不煩厭。至於印度呢，雖是大多數宗教的禁慾主義之出產處，但對於性愛，卻比世界各處要看得神聖些，寶貴些。性的行動，在印度已經常有一種宗教的意義了，而性的生活與其各種變化頂細微的節目，在印度的戀愛的文字上，以一種極鄭重的精神解說的，差不多在地球上沒有一處再比印度研究得更細膩了。

目下我們對於性的生活一方面，不大說他是有罪的，大概說他是應行的，似乎看着人們需那一部，使人和下等動物最相接合。這不得不說是錯誤的。

人的性的衝動，和動物相類的場所，幾乎可說沒有，人的性的範圍和動物的性的範圍，有差的廣袤太大。呼吸是一種動物的功能，然而我們不能和鳥類相比；運動是一種動物的功能，然而我們不能和四足獸相等；在我們的循環，消化，腎臟，肝臟等功能上，我們也沒有最顯著的進步，就是在視覺和聽覺上說起來，有許多動物，目光要比人尖利得多，有許多動物，能聽人所不能聽見的聲音。但是沒有一種動物，其性的本能，有像這樣的靈敏，發展得這樣高，表示的花樣有這樣的多，有這樣時常的活潑，能這樣把機體最高最遠的部分發揚起來。男人和婦人的性的活力，不屬於使我們降爲和『禽獸』同在一水平線上的性質的一部，卻屬於使我們向着最精緻的活力和理想上升的較高的一部。

有許多人，想把『慾』(Lust)和『愛』(Love)的界限，分得極清晰，而且屏除『慾』而取『愛』。這種方法，自然是十分適當，可是這分別的態度，應當考慮一下。我們把『愛』的定義和『慾』的定義命定一下，如果覺得這兩字有互相爲用之處，便難以命定兩者的意義了。有時我們可以說，『慾』當解作『無旁的敬意而一味疏忽放縱性的衝動。』這樣解說，自然該被屏除的了。不過那解說，是一種完全任意的曲解呵。『慾』實在的一個極不明瞭的字眼。我們把這字的道德價值變換一下，便是一個好字眼了。所以在我們大膽應用此字之先，我們應當很小心的下他的定義，老實說起來，『慾』純然是

一個不帶些色彩的字，普通的意義純然是『願欲』(Desire)；而特殊的意義，方是『性欲』(Sexual Desire)與『飢』和『渴』相通。我們以一種汚穢的意義用之，正如我們攙拿『餓』這個字，以為有『饕餮』的意思一樣，其結果，便使神經過敏之當屏『慾』字使不與『愛』相連。

總括說起來，在性的意義上『愛』是『慾』（指性的情感的原意和不帶色彩的意義說的）和『友誼』(Friend-ship)的總和，把『愛』這個字以性的意義，應用到雜亂無章的和單純的性欲上去，固然不對；而把『愛』這個字應用到各種友誼的聯合和分化上去，也一樣不對。沒有『慾』，不得有性愛；但在他一方面，到慾的流，在機體中發揚到要影響心的機體的別部了，那也不是性愛。『慾』——特別的性的衝動——實在在這種總和上，算是主要的不可少的原素，因為僅僅『慾』一樣東西，對於生殖的目的，也是十分適合的；不但動物如是，人也如是。但人不必等到發展得很強烈，而展為愛的秀美之花了。我們可把植物做一個例：在下等機體中，性只是不顯明的演着，從未開有在世界上開放燦爛之花的，但在高等植物中，性變了顯花了，而且發展為很好看的樣子，顏色，和很好聞的香氣了。

『慾』的一字，世界上無不曉得，並且都有話可以表明；而『愛』這個字，却並不普遍知道，甚至許多文字中，竟沒有這個字。不曉得去找愛，是顯著的；我們至少須在我們希冀他的場所可以找到。賽其(Seigel)曾指出來說，性慾這件事，就是在有些動物身上也變為理想化了，而鳥類為更著。一隻鳥如失了他的伴侶，便會傷心而死，這事不是性的雜亂無章的本能所能做得到，必須和生命的別的原素——這些原素，只含在文明的人類裏面——相交互而後辦到的。有許多野蠻人，似乎根本上沒有愛的觀念，並凡連『愛』這個字都沒有，不過在別一方面，如在祕魯最初的文學上，幾乎有動詞 Munay（愛）的六百起連結。有許多民族，愛似乎只限於女人的。魯安姆(Letourneau)曾指出，在地球上有許多地方，於創作戀愛詩方面，婦人們占很重要的位置。（參閱 L'Evolution Litteraire, P. 529）。在原始時代，因愛的動機而自殺的，婦人方面要居多數。(Zeitschrif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1899, P. 578)。白林頓(D. G. Brinton)在一篇亞美利加幾種文字上的愛的概念(The Conception of Love in Some Ameaicrn Languages)上，說這些文字上，關於愛字所表述的概念，顯示四種主要的：(一)感情上說不清楚的呼聲；(二)相似和同類的確說；(三)聯合的確

說；(四)一種獸欲，一種企望的確說。白林頓又說，這些同樣的觀念，在大亞利安(Aryan)種族的文字上，占着不少。不過亞利安人的舌頭，在性愛觀念的發展上是緩慢的，他們對於愛，毫沒心的方面的意義。不但亞利安人，就是希臘人，對於性愛的任何理想之發展，也是遲的。實際上，希臘人在亞納克利翁 (Anacreon 希臘的抒詩家，生在紀元前五六三年，？死在紀元前四七八年)之前，一般稱為抒情詩家的，幾乎沒有對於婦人們而發的詩；即亞納克利翁也不過在老年時代所作的。早前希臘的伊洪尼亞的抒情詩家(Ionian lyric poets)看婦人們只當作是一種取快樂的工具和家庭的建立者。齊奧泉(Theognis)把婚姻比之於家畜的孵育；亞克曼 (Alcman 斯巴達琴詩人，約在紀元前六七〇年) 嘗想恭維斯巴達女孩兒們的時候，說她們像他的『雌的小友』(Female Boy-friend)。亞斯吉露(Aeschylus希臘的能做悲體詩的，生在紀元前五二五年，死在紀元前四五六年) 雖做了父親，還說他的女兒們，如果放任着，便要行為不端。彭納克(Benecke) 以為在希臘性愛這件事，在公衆的表述上，是絕沒有價值的，而且在希臘，也往往拿婦人作娛樂品。彭納克以為沒有等到亞歷山大的時代，婦人的愛，即被視為一種生和死的物質。此後性愛的概念，以一種浪漫的狀態，顯出於歐羅巴人的生命中了，而且臨了，卒被視為人生的主要點，行為的大活動力了。

雖然，浪漫的愛，似未透入於歐羅巴的庶民呢。十六世紀，或者在旁的時候，我們察出一般所謂鄙賤人對於他們的關係，只限於性交的單純動作而已；他不知道離合之時，和她接吻，知道獻這種柔媚的優越的行動的，怕只有上等階級的人吧！目下，在東勿里斯蘭(East Friesland) 和亞爾帕斯間的地方，『愛』這個字，一般平民中間，仍是莫明其妙的，他們只知道只認識粗野的交合。

在日本，性愛這件事，以為是很不名譽的，如古希臘一樣；因而日本的一個有名的婦女津田女士 (是一個基督徒) 宣布說，(照佛萊山夫人 Mrs. Fraser 在 World's Work Play, Dec. 1906 所引證的，)『愛這個字，照外邦的意義，我們女孩們當中，並沒有知道。責任，順服，和善——這些是一個女孩所希望帶給把挑選她那個丈夫的心意——而許多快樂的，和諧的婚姻，或許就是結果。你們一般親愛的，有情感的外國婦人，現在却對我們女孩們說；「沒有愛而結婚，這是一件壞事；在這種地方，服從爹娘，是一件反抗自然和基督教義的暴虐事。如果你愛一個男人，你當犧牲了各樣東西和他結婚。」』

雖然，當愛完全發展了的時候，他便變了範圍很廣很複雜的一種情緒了；而『慾』呢，就是以那個字最好的意義論也不過變爲在別的許多原素中一種純然附屬的原素。斯賓塞曾在心理學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Part IV Ch. VIII) 裏，把愛分爲九樣很清晰而緊要的原質：(一)性的肉的衝動；(二)美的感覺；(三)感情(或情愛)(四)企慕和敬仰；(五)褒揚的愛；(六)自重；(七)所有的感覺；(八)行動之擴張的自由免去個人的界線；(九)同情心的提高。

性愛，無論把他分析開來，或把意義試定一下，總沒法解釋他的奇妙。我們想用一種很黏着的圖畫，以滿足我們的睿智，可是這圖畫和那情緒的實質間的間隔，幾乎不能用言語形容呢。彭司脫登(Bonstetten) 在許多年前寫着，『沒有一個字再比愛這個字說得次數多了，然而沒有一個題目再奇妙的了。愛，我們接觸得算最多；然而我們所知道的却是最少，我們能測度衆星的進行，然我們並不曉得我們怎樣愛。』我們無論怎樣老練，無論怎樣把愛之原因，相隨而起的東西，和愛的結果，查勘分析，總得自認着，我們對於愛，究竟所知不多。我們也得用一種比喻，把愛形容出來，像我們所已經說過的，說愛像一種飢和渴的樣子，說愛像一種和電氣相似的力，說愛像一種磁氣，說愛像一種化學上的愛力，說愛像一種有生氣的機官自然之反應力(Tropism)，然而這些具體的比喻，究竟難以把愛說得透徹啊。

性愛的奇妙，直是難以言語形容，然而愛的最後的標竿，不過是黏液膜而已！好神祕的黏液膜呵！戈孟德(Remy de Gourmont)曾說過，『黏液膜，以一種口舌難盡的神祕和奇妙，把一切無窮極的萬有之富，都包羅在幽暗的摺痕裏了。他是一種神祕和奇妙呵！這種神祕，把一般思想家和藝術，都制服了。』唐納(Dounay) 參看他的一本戲曲 L. Escalade) 曾使自己做一個冷酷的嚴肅的科學家，他看愛，當作一種純然是心的紛擾或心的病態，這種病態，和別的病態一樣，都可以治療的，但到了後來，他自己也發狂似的鍾情於女子了。他情不自禁的在深夜之中，用了一梯，攀入一個女子的房裏去，並且插入一番長而有情感的話：『凡觸着你的東西，在我看來，都變了奇妙而神聖的了。唉！——想一想那日常我們大家所知道的婦人的身體，雕刻者也曾鑄過型的，詩人也歌詠過的，科學家像我一樣的人，也攷究過的，那這樣一件東西，純然是因爲一個特別的婦人的身體，就當忽然變了一種不可思議的神祕和一種無限的快樂了——何等的癡狂呵！』

所稱愛却是一種自然的癡狂啊。有一種解說，對許多挫折於這神祕而發的這種解說，就是說愛是一種自然的癡狂，一種一時的困惑，這種困惑，個人爲了種族的緣故而被迫忍受着的。照我們所知道，這種解說，是爲叔本華所貢獻的。當青年的男女以一種愛的神魂顛倒彼此倒在臂上和懷裏的時候，他們想像着，以爲他們是正在搜求他們自己的快樂了。叔本華說，這却不然；他們被種族之神所蠱惑了，他們被蠱惑着，堅信他們是搜求他們自己的快樂，却因此而他們得或應一種更大一點的不是個人的目的：未生人種的創造了。他們愛慾的緊張，不是他們要得的快樂的尺度，却是他們產生子息的自然傾向的尺度，在承受這種愛欲並放棄了一切躊躇的思慮上，這一對男女，實在正犧牲了他們自己快樂的機會，以完成自然較大的目的呢。照叔本華所見的這件事實，也許沒有粗鄙的幻想了。戀愛者想着，以爲他們是正在達到一種無可限量的快樂上去，他們或許受了騙了。不過他們的受騙，不是爲了實現較小於他們的想像，却是爲了實現較大於他們的想像，照他們所想，以爲他們正在追逐一種純然個人的目的，然而他們却是進行着世界之創造的工作啊！（參看叔本華 Die Welt als Wille and Vorstellung Vol. II, pp. 608）。

我們應當記着，以欺騙的較低的意義言之，愛或許是——而且常常是——一種蠱惑啊。一個人可以欺騙自己，或可以被他吸引的對象所欺騙。在初戀發生於青年時，這樣的欺騙，或者是全然按着常度的。這一類的欺騙，雖在愛的對物上更常有而更顯著的，雖現於生命的任何關係中吧！雖然，因爲大多數人，而且這些人既非至愚又非至智者，對於愛的提高鋒棨的記憶，即使提高的時間，亦已過去，至少也仍舊當作一種生命最眞最主要的事實的記憶而留着。

我們也可以同聲贊同說，在某種意義上，不但愛，就是人們所有的情欲和願欲，都是幻想。我們在佛家的福音上，就把這話證實了，我們也可以認識莎士比亞和加德隆（Caderon 西班牙戲曲作家，1600—1681）的詩情，覺得他們也覺得，全世界不過是一場幻夢；但如果還承認全世界不是大的幻夢，我們便當應許，愛並不是幻想，愛是頂靠得住的眞理，將來的生命以及正在進行的生命，都建築在性的吸引上。如果我們承認了性的抉擇的動作，那麼，我們便當知道愛是已經橫爲精密的形狀和顏色，主要的必不可少的美了。人生如是，動物也是如是。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致察，像許多研究者所相信的，不但生命的

身的——肉的——結構建築在性的衝動上，即生命的精神的——靈的——結構（我們社會的感覺，道德，宗教，以及詩和藝術）至少也當有幾分，建築在性的衝動上呀。唯心論者席勒(Schiller)早已說過，生命的完全的大廈傾倒了，因爲他完全建築在飢和愛的上面的。以一種特別的意思，看愛當作一種蠱惑，純然落到犬儒主義(Cynicism 蔑視快樂的主義)的圈套裏而去了。如果承認生命是一種蠱惑，那麼，愛不過是此中蠱惑之一；如果我們承受了生命的事實，而拒絕了愛的事實，那便是非哲學的，不通的！

我們無須把愛的功能放大；只須把他在他自己的範圍中的工作數陳一番，也可算滿足了。我們把各派思想家所說關於愛之表達的話，把他們見到的關於性的情緒對於道德生活的意義而指出來的話，引證一下，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海維秀(Helvetius 法國哲學家，1715－1771)早已在"De L' Esprit"中寫着：『情慾是天上的火，這火給道德世界以生命。心的活力，繫乎情慾的活力，從二十五歲起到三十五歲或四十歲，是情慾的時代，就是人們容受德性或天才最大的努力的時代。』曾拉(Zola 法國小說家，1840－1902)寫着：『性的所接觸，是接觸社會生命的中心。』湯姆司教授(Prof. Thomas)論證說(Psychological Review, Jan., 1904, PP. 66－67)那怕我們的讚美和咀咒別人也有一種性的根源，而且他就是愛，這愛普通是一種感受性之源和生命的利他一方面之源。赫岑生教授(Prof. Woods Hutchinson 英國近代一元主義的哲學者)在"Love as a Factor in Evolution"裏說。『性的現出，男性和女性的發展，不僅是感情的產生處，一切道德的泉源，也是一種對於種族偉大的經濟的利益，並進步之絕對的需要。在這上面，我們首先找到爲同類的一種有意識的期望，或向着同類的一種活潑的衝動。』

古往今來各色各樣的思想家，他們對於性愛，總到了這一個結論：『性愛（自然包含父愛，尤其是母愛）是生命的大宣示的淵源。』我們把他們的話引證起來，恐怕很繁，今姑不論。

照我們所曉得愛的觀念，和愛的官調，已遍佈於地球，無論何人，在他生命裏的無論何時，都適合於經驗性的提高的情緒的。上等和下流的差異，依舊存在着。在各社會的積層裏，我們也能找到上等和下流。就是性的享樂的菁華，也十分普通的稽留在純然肉的基礎上，而且在理智的和情緒的性質上，只有很微很微的感應。但是最能感化世界的思潮和感覺的程序的人，却不是這樣的。愛的個人的真理，爲了個人生活的緊要，都被一般大思想家，在一卒專

心於達到理智的工作之後所證實了。愛，性愛，卽使立在貞潔的地位看去，也是世界最高的東西。有什麼東西比性愛高尙呀？拉不拉斯在他死前半小時，批評他自己的一卷"Mécanique Céleste"，而且說：『那不過是一件不足道的細瑣之物，沒有再比愛異的東西了。』孔德是畢生創造實證主義的哲學者，找到他關於一個婦女——這婦女是愛琪里亞（Egeria 古時詩人所頌的少艾，絕美的美人，和意大利人所崇拜的女神第雅娜 Diana 聯合在一起的）卑屈里蒓（Beatrice 詩人但丁所頌揚的使人快樂的尊貴的女人）和羅拉（Laura 十四世紀意國詩人貝托拉克 Petrarch 在他詩裏所歌頌的美女）合而爲一的——的理想的最高點，他寫着說：『世界裏沒有再比愛這樣東西異了。人對於思想，有時要疲倦的，對於行動也是如此。但一個人在戀愛或者談戀愛，總不會感覺疲倦的。在感覺的最苦痛的苦痛上，我不至於不覺得快樂的不可缺的，就是那心應當值得被充滿的，——卽使夾着痛苦，夾着最劇烈的痛苦。』在他們看起來，愛是一件極有價值的東西。世界最大的而且最有光輝的理智界的大人物，在他們最後一瞥時，也這樣崇視兩性間的愛呵！而且還不止這些人呵！

顧蔑視性愛的，想一想他自己的愚蠢吧！

新刊介紹

婦女問題　此係日本社會主義者堺利彥氏關於婦女問題短篇論文的選譯，共計六篇：（一）自由戀愛說，（二）女子國有麼，（三）婦女的天職，（四）婦女與經濟的平等，（五）我們的家庭主義，（六）婦女問題概觀。堺氏爲日本評論界的元老，議論極爲透徹。唐伯焜君譯，曾登載民國日報的婦女評論上。（小六開本七十頁，定價一角五分，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婦女聲　此係上海中華女界聯合會出版的半月刊。在婦女的出版物中，頗富於社會主義的色彩。其宣言書上說：『「取得自由社會的生存權和勞動權！」這是本刊第一次和讀者見面時慎重聲明的我們的標語！』又說：『「婦女解放」卽是「勞動者的解放」，是我們自己切身的利害問題；我們應當拋棄過去的消極主義，鼓起堅強的意志和熱烈的精神，在階級的歷史和民衆的本能中，尋出有利的解放的手段，打破一切掠奪和壓迫。』從這幾句話，可以看出她們的精神了。現已出至第九期。（月出兩張，每張銅元兩枚，上海法界貝勒路三七五號中華女界聯合會發行。）

婦女半月刊　此亦定期出版物的一種，係浙江臨海台屬女子師範學校蔣鳳子女士等所編輯。印刷雖極粗陋，卻充滿了勇敢的精神，很可使人佩服的。現已出至第十五期。（月出兩張，每張銅元一枚，浙江臨海台屬女子師範學校發行。）



戀愛之力

日本賀川豐彥著

Y. D.

一　戀愛觀念的誤解

把戀愛看做罪惡的，在無智識的階級中，固然很多；可是堂堂的長官，與自號爲優秀的婦女，也都有誤解戀愛的意義者。大阪朝日新聞中載某樞密院顧問官的一段話道：

『現在一般人，都把戀愛問題大教而特教；而對於日本古來的美德，就是女子的從順的各種道德，倒束之高閣。』

又去年代表日本參與世界女子勞動會議的某女士，對一個新聞記者說道：

『有人問起我與我現在的丈夫，在結婚以前的戀愛關係怎樣；這實在背謬極了，我們決不做那所謂戀愛的下等婦女的行爲。』

我們看到這幾條記事，覺得這種議論，是應該出於他們之口的嗎？總算在進步歷程中的日本，還應該有這樣誤解戀愛的情形麼？不能不使我們意外的驚異了！然而究竟爲什麼會有這樣的誤解呢？這由於視戀愛爲一種的不道德。普通人說起戀愛，或者便聯想到『淫蕩』；所以都疑戀愛爲危險，要破壞社會，破壞家庭，破壞國家。因此一說到戀愛，就想起芳川鎌子或白蓮夫人的戀愛事件；而且都認這一種的戀愛故事爲不道德。這實在由於沒有明白了解戀愛的本質，然而戀愛究竟是不是不道德的呢？所謂家庭的裏面，如果沒有戀愛，還能敷衍下去麼？日本的離婚率，在世界要算第一位，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且再說別的罷，在世界中，公娼和藝妓的數目，還有比日本更多

的國家麼？只以藝妓的稅金而論，一年間可以徵收到七千萬圓，別處有這樣的國家麼？爲什麼日本有娼妓與藝妓的必要呢？我想這種種的理由，凡是對戀愛懷疑的人們，也完全不能了解罷！

二　祇爲生活的結婚

對於戀愛懷疑的人們，其第一理由，是以戀愛爲破壞家族制度擾亂禮教的罪魁，而且有許多人都以爲無戀愛的結婚制度，也能够改造社會。這是以維持現存的社會制度，祇爲滿足視爲正義的緣故，例如有錢人家的姑娘，爲維持門面起見，必須求富家子弟做配偶，中產階級的家庭，也必須求門當戶對的人家，以圖生活的保障。這都是爲生活計，並不是所謂正當的結婚。

祇爲生活而結合的男女關係，是沒有一點人生的意義的。究竟爲什麼要結婚的意義，恐怕一點都不曾了解。因了專爲財產或門閥的緣故，所以雖是駝背瞎眼的子弟，也能够娶得齊整嫖亮的妻子。在女人呢，以爲只要嫁了有錢有勢力的人家，無論怎樣，喫飯的憂慮，總可以沒有，於是甘做一生的奴隸而不惜了。

在生存競爭這樣激烈，生活這樣爲難的社會裏，爲生活的保障而犧牲戀愛，抑壓性慾，這是舊道德所完全承認的，甚且因生活的爲難，把女兒賣做娼妓優伶，也不以爲奇，從前做女兒的父母兄弟生活的艱窮，自願賣淫來供給家庭生計的，大家且極力贊許稱爲孝行。這便是家族制度的產物！

三　戀愛是盲目的麼

如果只爲維持現存的社會制度，不能以相互的戀愛作男女媾合的中心，那麼我們雖號稱人類，究與普通的動物有什麼分別呢？由戀愛結合的夫婦關係，其產生兒女，不僅爲種的保存，更能因此創造新的世界。換一句話，就是基於戀愛的雌雄的汰淘，方能使今日的世界，轉化而成進步的更新的社會。

從前有人以戀愛是盲目的，所以不足取；然而所謂盲目，究竟是什麼意義呢？德國名哲叔本華對於戀愛的盲目的意義，曾說明道：「戀愛的目的，在個人以上的人種的保存，是衝動的蔑視個性的強有力的動作；實際上妒嫉，生產，育兒等各種煩雜的動作，如果沒有像戀愛的超個人的勢力——這種勢力說他是盲目的也不妨——加在上邊，決不會有這樣努力的。」

所以戀愛是盲目的話，並沒什麼要緊，有了這種的力，人類才能够存在；如果這力消失，人類社會就再不會有進步了。

基於本能的戀愛，在自身並沒有什麼不良，不過爲維持生活的安定起見，而濫用其神聖本能，就要趨本能錯覺的謬誤。做娼妓的當然也有一種的本能，可是因戀愛的沒有成熟，只爲滿足自己的肉慾計，作一種的自己滿足運動罷了。眞正的戀愛，在自己滿足以外，還有更大的一種美的力跟隨着。

只以純正的本能，用金錢買賣婦女，也許不足厭怪，可是這確是本能的墮落。

由純正的戀愛生育兒女，並沒有困難的感覺，並不專在肉慾的一部分，是魂和肉相融合而燃燒的焰。世間所謂本能的墮落，其實所墮落的不是本能，是各種的社會的境遇與理智。

四　本能非盲目的

我們決不能信本能是盲目的，只有病的本能，才是盲目的。本能是從宇宙的意志，發見生命的根源；假使本能不會錯誤，不發生病的現象，一定能夠產生可喜的快樂的家庭。

故意斲傷或迫害本能，人生就將陷於悲慘恐怖的境地。下等動物可說完全是本能的生活，所以決不能發見他們生活的悲苦。我們從研究昆蟲的戀愛生活中，可以證明戀愛的本能也是很高尚的。

雖就昆蟲而論，決不是只爲性慾；而且也不是雜婚，他們也行一種的選擇，如蟻，是最顯著的例。

住在地中的蟻，一近結婚期，都生長羽翼，飛舞空中，以三四百的雄蟻，與一女王作戀愛的競爭；其能飛昇最高的，才能受女王的戀愛。女王既受了優秀的雄蟻的胚種，待至次年而產卵。女王取胚種既畢，一切的雄蟻，都歸死滅。這種支配自然界的不可思議的雌雄淘汰與戀愛的組織，不是一種很富於趣味的事實嗎？

在那種舉動中，有冒險，有淘汰，有向上，有死，又有強烈的生氣的生之衝動。從這種地方看起來，戀愛之爲物，其眞摯可知，其爲眞摯的淘汰作用可知。淘汰的作用，難道可說是盲目的嗎？在偶然的支配，儘可稱他是盲目，然而在或種的標準之下——從崇高的生之衝動的行動，決不能稱之曰盲目。這是最超絕的從「生」的方面所產生的暗示，所以戀愛可說是本質的偶像的破壞。

五　戀愛的偶像破壞

戀愛的第一要件，是破壞形式。有許多人，以爲如果沒有像今日的結婚式，結婚就有破壞的憂慮。其實戀愛與結婚式並無關係。我

以爲結婚式無論怎樣，都是不妨的。

在戀愛過於分化的社會組織，結果反還元爲渾一的狀態。中世紀的時候，發現反對古代的尼僧制度。古代的羅馬及古代的希臘，對於獨身者須課以罰金，加種種的迫害，所謂僧侶及尼姑，都被嚴禁。但是基督教傳播以後，基督教徒又傳播相反的事實，而尊重獨身生活，其結果又成爲一種虛僞的社會制度，於是如馬丁路德，如約翰加倫，進而主張結婚，別創一新教的世界。

如果男女不結婚，那麼凡屬女子，都要變爲職業婦人，男子都是職工，地球上的人類，不到五十年，就都滅絕了。

六　美國女子大學生結婚率的減少

美國女子大學的畢業生，嫌忌結婚或主張獨身的，聽說有四〇%之多。在善種學上說起來，確是件極大的謬誤。男子大學的畢業生，如果也抱這一種的態度，而使結婚率因此低下，那麼文化怎樣會進步呢？這決不是一種健全的行爲啊！在獨身生活較多的社會，必定是生活極難的社會，爲維持生活計，而改遲其婚姻，甚而至於無暇結婚，終其身爲獨身生活者，比比皆然。如果給她們以生活的保障，我想結婚數一定會有幾倍的增加的。總之，今日所發生嫌忌結婚的傾向，是社會的病的現象。如果幾百年的接續下去，或許成爲像蟻的一種社會也未可知。

現在美國女子大學的畢業生，也富於中性的傾向，如中世紀的尼僧，由宗教的發生獨身主義的流弊了。美國所以有這一種的結果，完全由於近代的職業主義所發生的現象。

要把這種分化的職業主義，回歸到人類真的品性本位來，除戀愛以外更無他道。戀愛就可稱爲文化。只從外部提倡職業的向上，藝術的向上……是不能起他們的沈痾的，唯有戀愛，才是提高人類的鎖匙。

七　戀愛與社會及經濟制度

在戀愛之前，無王子與乞丐的區別，無黃金與階級的區別。戀愛之爲物，非外部任何事物所能欺，是破壞人種別與階級別更能作一種的猛進要破壞『印度的階級』與古代『羅馬的階級制度』，除戀愛以外，沒有別種能力可同他抵抗了。此後要破壞階級制度與人種的差別，除戀愛以外，也沒有更強的力了。

又破除無產者的階級區別，也唯有戀愛。現在的雌雄淘汰，是蔑視社會的進化，偏重生活的安定；所以在屏棄戀愛，只以色，情關係

及經濟行爲組成的局面，這完全是一種墮落。戀愛除外的色情關係，在本身不寫獻的色情也有不能不結合的情勢；而在今日的社會，一方面有許多的娼妓和賣淫的婦女，他方面又有被富的勢力所支配的受無理結婚的一種貴婦人。這種的結婚，都是蔑視男女的人格，都由外部的勢力隨意去支配，對於結婚的當事者，一點沒有什麼的趣味和興趣的。

戀愛不許以金錢買賣貞操，而且也沒有賣淫婦與貴婦人的區別。所以戀愛能破壞外部的經濟制度，具有最強大的能力。

八　對於戀愛唯一的調件

戀愛只有一個條件，就是：『自我的誕生。』戀愛不是商業上的買賣，不只是維持現社會的制度，是要從自我方面產生一種更新的創意；所以沒有自我的產生，是够不上戀愛的資格。

前面已經說過，戀愛必須有自己的選擇。如果自己不選擇，而依賴他人去選擇，那麽還不如不結婚較爲直捷痛快了。

有人在娶妻的時候說：『我因爲寫獻小孩，所以想娶妻了。』這是撒謊！人要想有兒女，雖然不十分錯誤，但是不想戀人，却只爲兒女計，那就大謬了。已經有兒女想續娶的人說：『孩兒們實在可憐，沒人照管他們，所以想快點娶一後妻，人品怎樣，是不管的。』這是僞善！侮辱自我，而且也侮辱對手方的妻子！

因事業的關係而選擇妻子，這也不免錯誤。妻比事業更屬切要，事業不過是物質的，戀愛是人格的，這萬不能顛倒的啊！又有許多婦人想尋男人的時候，常說：『男人無論怎樣都不打緊，自己年紀大了，最好給人家照顧照顧家務，有孩兒們的更好了。』這也是同一的錯誤。有人因爲要羈縻男人的愛，所以說是寫獻小孩們。這是自己不以戀愛爲中心，而只以小孩們爲夫婦關係唯一的連鎖了。

還有許多婦人，爲了自己的耽樂計，以取悅於男人或小孩的，這也不是眞正的戀愛，上面已經說過，這不過爲滿足自己物質的享樂的手段罷了。戀愛有犧牲的要求，自己好像被客體完全吸收去一般的強力；要是戀愛恣意玩弄，便不免冒瀆太甚了！所以戀愛應出發於本質的人個性的自覺。

九　從自覺出發的戀愛的價值

從自覺出發的戀愛，才有新的創造，這因爲有全人格的燃燒的力，與只由外部的感覺所引導而出的不同，所以自己前進的路，是很明白的，迷惑彷徨的事情，也不至於發生了。

因爲要選擇適於自己最上等的對手方，却說有兩人以上的最上等的人在理是不會有的。總之在同一時期以內，決沒有兩人以上的戀人。從最眞正的意義說起來，是甲的一個魂與乙的一個魂，兩相聯合，才發生一個的戀。我對於再婚，並不加以反對，可是在那與自己的配偶者還行共同生活的時候，忽又想戀愛其他的情人，這其間自有不可能的意義。至於爲自己的戀愛關係計，而入於相戀的境地，當然無須抱亂婚的杞憂。因爲在戀愛之前，必先對於自己的血族，言語，國籍，文化，宗教，風俗，職業，趣味，教育，遺傳，健康，體質，年齡，家庭等，加以充分的研究，選擇到適於自己的，決定關係，所以這類的事是不會有的。

男女因教育的高深，自然能夠選擇精神的配偶者。現代男女選擇配偶的不免錯誤，都因爲教育程度不高的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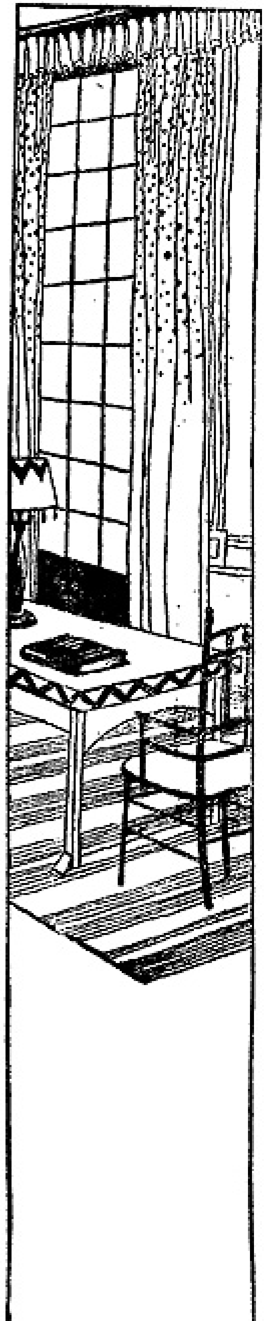
十　善種學與戀愛

改造社會，決不是一時代所能奏效的，像今日的人們，大都是不堪造就者，冥頑不靈者多數的集合，想完全實行德謨克拉西，到底不可能的。要造成眞的優良的時代，總非假雌雄淘汰之力，從改良人種着手不可。但是如古代希臘選擇有天才的青年，使與別人的妻子婚媾，取其較良的血胤，以傳優良的人種，這一種的手段在今日當然不行。如果如此，那仿彿像畜產公司取好的牝雞與好的牡羊，來傳種繁殖的方法一樣，決沒有實行的理由的。

就這一點，性慾心理學的泰斗愛理斯在他的著作社會衛生的企望中說：『結局人種改良最善的試驗，只有戀愛，才能夠發現』這是使我們十分表同感的。我們也相信只有這戀愛，是改造人間唯一的工具。所以蔑視戀愛的人，是對於人類極大的一種叛逆者，極大的一種冒瀆者。

新刊介紹

婦女問題　張佩芬女士著。我國的婦女問題，近來已經很有人注意，但女子自己著書討論這問題的，却要算這是第一部。此書共分三編（一）婦女問題發生的理由（二）婦女問題的各方面（三）我們婦女今後應當怎樣。篇幅雖不甚長，發揮尙頗詳盡。第三編論婦女運動的方法，說一面應該用鼓吹與要求的手段，一面要去做建設的工夫，確是扼要的話。但首編雖說起婦女的隸屬，由於婚姻的關係，而對於婚制的應該如何改革，書中却沒有說起，不免是一個缺點。（小六開本一百十餘頁，定價三角，商務印書館發行。）



戀愛的移動性與一夫一婦制的改造

日本本間久雄原著

Y. D.

戀愛的感情，是含有移動性的。一男子或一女子，與其戀愛對象的女子或男子，說能永遠灌注一種的愛，這不過是屬於詩的話在事實上，多與此相異。如但底所謂一點沒有肉感交雜的戀愛，如所『柏拉圖的戀愛』(Platonic love)決不是真正的戀愛。在我們人世間的戀愛，是時常要從這一對象移動到那一對象的；這是通例，而且是事實。有了從這對象移動到那對象的事情，纔可行性的淘汰。

舉稍古的一個例：莎士比亞久遠的注意中說，『相互間所想思的男女雖都以詩來表示情感；可是有許多的詩中，兩戀人間如宣誓一般的說話，大都含着欺詐和說謊』。這幾句話，真說破了實情不少！

關於這種戀愛，在西洋的騎士傳說中，我們時常可以看到的。例

如視婦人爲神聖，崇拜浪漫的戀愛(Romantic love)觀念，因此發生的戀愛，多沒有勇敢的精神，多屬於依賴的惰性。而在近代新唱所謂『從浪漫的戀愛之解放，』無非想要把這種弊害完全革除罷了。

總之，戀愛在許多地方，雖然含有一種詩的狀態，然常被現實所牽掣；所以在當事者，容易誤認對手方的價值，雖其中有怎樣宜譽的說話，但如莎士比亞所說的欺詐和說謊，實在充滿得很多的。因此一般的戀人，一經覺悟了現實以後，他們對於實際的狀態，就時常感到不滿足和懊惱了。所以在這時候，他們更要求別的戀愛對象，也是當然的結果。

沒有勇敢沒有依據的浪漫的戀愛，既然如此；就是持有十分的毅力，負有十分的責任的戀愛，其結果也未必會不同。不必說，後者的移動性，比較浪漫的戀愛，當然要稀薄得多；可是無論怎樣的有責任，有毅力，照戀愛上論，並不在乎相互間有終身的永久的持續。雖事實上固有終身永久的夫婦關係，但我們却不如說這是一種例外。這種例外的男女關係，不能作爲道德律的基礎，本是極明白的道理；但現在的性道德，却偏違反了這個原理，如拘束的終身一夫一婦制便是。

所謂一夫一婦制，本是很好的。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說起來，更從戀愛進化上說起來，如愛倫凱女士及其他的先覺的主張，一夫一婦，應該做性的關係的基本，可是現在的所謂一夫一婦制，都立在很明顯的謬誤的基礎之上！

現在的一夫一婦制，是終身的一夫一婦制，經過一次結婚關係以後，人人都以爲應該賡續全生涯的夫婦生活。這也就是普通所存的心理，也就是現在的所謂一夫一婦制。換一句話說，就是不承認戀愛有移動性的一夫一婦制。這樣舊式的一夫一婦制，當然非有新的一夫一婦制來代替不可。

因此要完全推翻今日的一夫一婦制，第一先要承認戀愛的含有一種移動性。不加以十分的束縛，這是最緊要的一件事。

照這樣說，世間一般人的心理，都要非常駭怪，以爲這是獎勵自由放縱的性的關係。這樣反對的人，一定是極多的。其實這都是杞人憂天！着實的說一句：人們如果能夠與以眞正的自由，却反使他們生出一種的不自由。

這種見地，好像過於誇張，其實含有不可疑的眞理。最近歐美所

提倡的『試驗結婚』(Experiment Marriage)，也是根據於這一種的眞理。培奈爾是提倡試驗結婚的一人，他說：『一男或一女，如感覺到被對手方所束縛的時候，大抵都厭棄那一種的結合的。如在自由的相互關係之間，倒能够接續他們的愛。就是在相互間愛的接合還未曾準確的當兒，兩戀人對於愛的接合因爲要使他達於準確起見，倒能有更好的注意。』這種意見確是含有相當的眞理。

承認了戀愛的移動性所結成的夫婦關係，在實際上並不如反對者所想像，有何等危險的發生，而且可以穩固新的一夫一婦制的基礎。

我所尊重的思想家加本特，極力排斥强制的終身一夫一婦制，主張結婚應該不加任何的束縛。他說：『結婚不當有任何的束縛，須完全是任意自由的關係。在經營事業，或趣味利害之間，雖然各有共通的目的；然而有時也各有別種的自己的目的，應該時常應許其他的一方，有逍遙遨遊的自由。如果只要有純粹的同情做互相結合的綱領；那麽自由越多，兩人的相愛越深；規模越大，兩人的關係也越重要了。這樣的結合，才可以顚撲不破。』這雖然不專是指戀愛的一個問題，然而這意味，很可以給我們玩味不盡。

現代的所謂一夫一婦制，都把性道德誤用了，凡是新思想家，都作同樣的指摘，愛倫凱如此，加本特，蕭伯訥也是如此，乃至如培培爾巴克司等社會主義者，也是如此。其中如巴克司，尤其攻擊現代的所謂一夫一婦制，說都是一種娼妓制度！這話一聽好像過於激烈，可是分析起來，一夫一婦制與娼妓制的不同，不過一是婦人被男子所買，一是婦人被男子所傭雇，都是由於謬誤的經濟原理。他揭破現代社會的缺點，眞是卓見。就實際而言，在我們周圍所看到的事實，非娼妓式的一夫一婦的結婚，究竟有多少？實在不能不使我們疑惑了！

巴克司更說，在將來爲性的刺激的滿足起見，男的要女人，或是女的要男人，兩人的感情的衝動，正如食慾一樣，任其自由，彷彿如一件私事，同時所謂結婚的事情當不經任何法律的干涉，只有一種私的契約。

結婚雖未必以戀愛爲唯一的條件，可是至少應認爲重要條件之一。所以舊式一夫一婦制的改造，對於戀愛的性質有移動性的眞理，不可不十分承認的。



託爾斯泰的戀愛觀與結婚觀

薇生

托爾斯泰是近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但他對於戀愛和結婚的見解，却和別的思想家大不相同。因爲他是主張原始的基督教崇拜禁慾主義的人，所以視戀愛和結婚爲罪惡。但他這種思想，頗有支配一部分人的勢力，當然有介紹的價値，至於這種主張，是否合理，祇有聽讀者自己去評判罷！

一　兩性的關係

在人類所犯道德的罪惡之中，沒有像因了性慾的罪惡一般，人們都以十二分的注意來隱瞞的。雖然依表現的方法而不同，但在一般人類中間，却沒像這樣共通的罪惡的。而且也沒有對於一種罪惡各人的見解像這樣的不同的。有些人以某種情形當作可怕的罪惡；別的一些人却以這某種情形當作普通的習慣或滿足的樣式。而且也沒有對於一種罪惡的僞善說，像對於這種罪惡的多的。而且怕沒有像這種罪惡一般，依了對於這事的態度如何，而能

正直的顯示人類道德的水準的。而且也怕沒有像這種罪惡一般，不論對於各人或一般人類都是『破滅的』。(參照『論性的問題』)

可以說一切青年男女都在極危險的狀態之中。這危險便在於下面這一點上，——青年時候，習慣的養成，像紙張的摺縫一般，留着永久的痕跡。這時候，大都不受什麼道德上和宗教上的束縛，覺着強迫自己遵守或避免的教訓的不愉快，除了從四面八方來誘惑自己，和自己要求滿足的種種肉體的慾望之外，什麼都不在眼中。這種狀態，在青年男女，雖是極自然，但也是非常危險的，倘使青年男女在起初感到這種肉體的慾望而其勢正盛時，便以滿足肉體的慾望當作一生的目的，依極明白的理法，如美食，游戲，美衣，書樂等凡可以滿足肉體的慾望的東西，一定要無限的增加，因爲肉體的慾望，滿足了一次之後，便不能感到第一次那時的滿足，所以逐漸要追求更強烈的滿足。而在肉體的慾望之中，最強烈的便是性慾，因爲這是以愛慕，擁抱，手淫或交接的形式來表現的緣故，結局也必很快速的增進。然這些快樂不能以更強烈更清新的東西來替代，那便以自己欺瞞的手段，從事於這些快樂的人爲的增大。如飲酒，吸烟，肉感的音樂等都是。這種手段，極其普通，凡是青年的男女不論貧富，幾乎無不使用。即使中途停止，多少已經被毒了，或者因此竟使身體全然滅亡。(同上)

性慾的可怕，像黴菌一般，能腐蝕人類的生氣。爲別人做了許多好的事情，而且已做成了許多事的人們，把自己的心略一弛縱，便立刻以己身聽性慾的支配了。世上的人，在那爲滿足性慾而接近女子的瞬間，把一切勤勞努力之所得以及高貴的生命所有的一切全然蕩盡的，很是不少。(『論Pornography』)

世人常說，和女子接近，是有使人教化的力量，然而這實在是慾望的欺詐。和女子接近，與接近一切人們一般，感着很多的喜悅，但也並不是特別喜悅的事。倘使如此，便是深深隱匿着，也總是『肉感的』之欺詐。(『論性的問題』)人們在專爲自己一身的快樂之外不曉得什麼幸福的時候，戀愛常被置在最高的地位。當曉得了對於神的愛和對於隣人的愛之後，成了最微弱的程度的基督信徒之後，要是那信和愛的心是真實的，普通的戀愛，便不得不看作從此可以求自由的感情。凡由性的關係發生的，一切不幸，都從肉的慾望和精神的生活(卽真的愛)混淆而來。我們不是因爲批判這肉慾而用理知，是因爲要把這肉慾粉飾成精神的東西而用理知。(『論性的問題』)

在現今的社會，有一種用僞科學做保證而強固的信仰着的學

見，流行於一切的階級；便是說，性交在保持健康上是必要的事，而且結婚不是什麼時候都可能的，所以除支付金錢外毫不束縛男子的結婚外的性交，也全然是自然的事，而且是應得獎勵的事。這種思想極普遍極強固的流行着；兩親因了醫生的勸告，使自己子弟去行這事，以國民道德上的純良爲念的政府，公然制定這事，而使許多女子爲了許多男子的要求，致心身兩者滅亡。於是只有獨身者很安心的實行非行。我們不能專爲了一部分的人保持健康而毀滅別人的肉體和靈魂，和不能專爲一部分的人保持健康，而吸飲別人的血液一樣。人類的依生存競爭的理法也與動物相同，所以生殖的法則，也不可不和動物一樣。但人類另有反乎爭鬥的法則的愛的法則，反乎生殖作用的純潔的法則。（同上）

嚴密的說，凡有生的人類間，當然沒有是純潔的，只能努力向着純潔做去。這因爲他並非純潔而是肉慾的緣故。但人類倘全是肉慾的，則所謂純潔，便不是人類所得有，而且也不是人類所能理解了。凡人不論有妻與否，總該如基督和保羅所說，不拘什麼時候要盡力求純潔。倘使人們能夠像不知婦人一般的抑制着，這完全是最好的事。如果不能那樣自制，便當盡力減少慾望的支配力，不該把性交看作一種快樂。人類達到了純潔的理想，便歸絕滅，因此說這理想並非眞實。但動物的人類滅亡，並不是可惜的事；只要眞正的愛之力和眞正的生命之力不滅亡便好。人類爲了愛而排斥性交的快樂，人類雖因之絕種，但祇要眞的愛不亡，有愛之力的人，定會無限增加；而且經驗過眞的愛的人，已沒有人種繼續的必要。人種的絕滅，已成爲宗教上信仰的教條（Dogma），在科學上已成爲從太陽冷却的觀念而來的自然的結論。對於現在的人，當然算不得什麼新奇的事情。對於以上的反駁，有一種很普遍的誤解。討論人種滅亡的人，都把理想和法則這兩種東西，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混淆了。純潔，是理想，並不是法則，或者竟是達到理想的一個條件。凡理想之所以爲理想，限於這理想的實現祇在觀念及思想中可能的時候；限於這理想被當做祇在無限裏可以達到的東西的時候；因此限於接近這理想的可能是無限的時候。實際上人類是決不會滅種的，要是地上人數的增加可到住不下的多，不失爲正確的推測，那麼要脫這種狀態只有一條路，就是不必因此而希望瘟疫和戰爭的發生，只要努力於性的純潔，這是可以保持人口均衡的方法。

和誘惑爭鬭之所以無力，是因預想自己的力不能戰勝誘惑之力的緣故。從外而考慮純潔，要同修道僧一般的約束自己。第一是

不能預想的因為我們不能想到所謂不能克服誘惑的條件。這樣的事，是妨害那接近純潔，并且是無益的。應該保守外的純潔，離俗世，避婚人，在誘惑的俗世中，反對內的爭鬥。不但如此，如果這樣單從外面考慮純潔，其所發生的結果，便是所有的誘惑和失敗，將絕滅一切，而且疑惑純潔的可能，甚至於疑惑這爭鬥的是否正當。結局便全然被誘惑了。總之並非依了人的性格，氣質，以及過去現在純潔的事情，在不曾曉得自己該和什麼爭鬥的他人前徘徊着，不過在明白知道應當征服的東西的自己和神前，努力向着純潔走去。有了這種態度，便不論什麼都不能阻止他的方向，不論怎樣的誘惑和失敗，都是引導到漸去一切動物的東西而接近神明這個永遠的目的。

二　結婚

基督教的教導，並不是定生活的形式，不過在一切的人類關係，指示理想及方向罷了。在性的問題方面，也是如此。不懂基督教的精神的人，想定形式。例如教會的結婚，是毫沒基督教精神的形式。在性的關係上，也和別處一樣，也並不是以暴力和憤怒而蔑視或曲解那理想。但教會中的人們，關於結婚，却這樣的幹着。在福音書中，並沒講到結婚的事，只有否定結婚。只是反對已經結婚了的人的姦污或離婚。但對於像教會所說的結婚制度，却一句也沒有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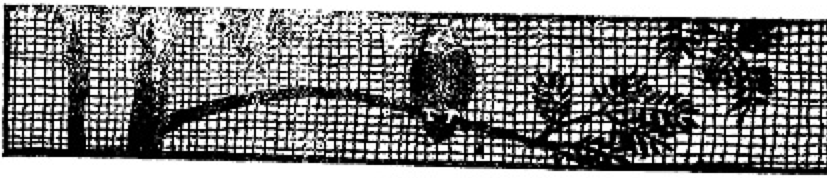
與性慾爭鬥，是最困難的爭鬥，除却幼少和最衰老的時候以外，人們決沒有能脫離這惡事而自由的。所以不要在這爭鬥中苦悶着，祇希望停止這爭鬥的時候到來，以自弱其心，應當用全力戰勝對敵的力。如果不能爭鬥到底，便選擇精神方面最近的配偶者結婚，由戰敗的兩人，教育子女，努力去接近純潔，愈快愈好。對於詢問應否結婚的人們，可以這樣回答：如果不見到純潔的理想不感到實行純潔的要求，便不妨用結婚這不純潔的方法以求近於純潔。身子長的人，自己雖然看見了前面的鐘樓，却不能把他指示給看不見的矮子，以這為目標而教以道路，我們對於這問題，也是如此，不可不示以別的目標，這便是對於不見到純潔的理想的人正當的結婚。但這是我們的事；基督却並不在純潔之外指示什麼目標，而且也不能指示。基督教的理想，是愛上帝和隣人，是為了事上帝和隣人而犧牲自己。肉身的愛，卽結婚，便是為自己。所以無論如何，總是事上帝和隣人的妨礙；因此，從基督教的立腳點看來，這是墮落，是罪惡。結婚這件事，雖以人種的繼續為目的，總不能有助於事上帝和隣人。與其為創造子女的生命而結婚，不如對於我們周圍

幾百萬爲了精神上物質上糧食不足而瀕於死亡的小孩的生命，加以維持及救濟。

人生是服務的場所，在這裏面，雖則也忍耐許多苦痛，卻有更多的喜悅。但眞正的喜悅，只在人們了解自己的生活是服務的時候方能得到；只在自己一身的幸福以外，倘有一定的生活的目的的時候，方能得到。結婚了的人們，大概都全然忘卻了這件事。如婚姻生活，子女的誕生，多是可喜的事，他們以爲這正是創造人生，其實姻是危險的娛飾，倘使兩親沒有生活的目的生活着而產生子女，他們只是延長那不知人生的目的的問題以及何故生活着的人所受的罰罷了，不能避去這罰的。因爲教養和指導子女的時候到來，而沒有該用什麼教導的東西。這時兩親才失卻了自己做人的樣式和幸福，而成了懷孕和生育的動物了。求生命的充實而結婚的人們，必須明白各人爲什麼生活。要明白這件事，必須熟考自己過去的生活條件，評價人生以何者爲重大和以何者爲不重大，考慮應該相信什麼，即應該以什麼爲永久無疑的眞理，用什麼引導生活。結婚決不是單單靠了戀愛，應當靠冷靜的考慮的。但是照這樣靜的時候，其意味便全然和普通所解的相反對，不當是爲肉感的愛而結婚，是考慮未來的妻對於我自己的人間的生活有怎樣的幫助。依性的關係結合自己的生活和別人的生活的一件事情，在道德的敏銳的人，是一個人所做最有意味的最多結果的行爲。結婚祇能在不如此便不能存在的時候，才可去做。（同上）

現在的結婚觀，和上面所講的結婚觀，相差很遠。娶嫁，使娶，使嫁，並無差異，但一方以爲是可以滿足性慾的，正當的，地上最大的幸福，他方卻以爲是罪惡，這便是大不相同的地方。從基督教教訓的人，只在感到此外沒有別法的時候才結婚；結婚之後也不耽於性慾，而且竭力抑制性慾。做了兩親，只以子女精神的幸福爲念，都不以爲必須結婚的！直到非結婚不能保持純潔的時候，才使結婚。做了夫婦，也並不像普通一般要生育許多子女，是要求純潔，喜歡子女的少；而且因爲忠於上帝的緣故，要把自己的子女養成在將來能事上帝，對於別人的子女也喜歡盡力教育他們，和自己的子女一樣。

附記——此文係譯日本片上伸氏託爾斯泰家庭論的上半篇。



未來的女子

瑞典愛倫凱著
香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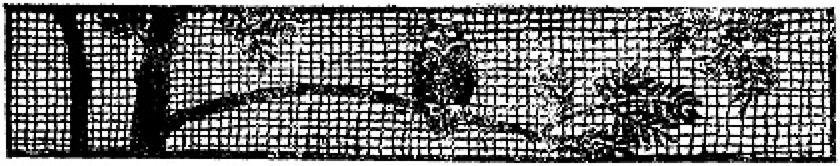
有些成語，他們的魔力好像詩歌一般，這些成語中之一就是『未來的女子』(The Woman of the Future)。這種唱給我們聽的音調，是發見於一位詩人與預言家所作的詩詞裏面，他的名字現在與晨星一般輝煌的照耀着；雖然在他的一生裏面，他受了毀謗的污損，把他看作一個無神論者與社會的破壞者——因為他思想上這種光明的途徑，在同狹的私見好像黑暗中電光的突現。他的詩人的幻想，暗示他以一個新的時期，那個時期的女子們，一定是：

『光明的，美麗的，仁愛的，
如同自由的天空他降給新鮮的光線與雨露
在廣漠的地面上，
從習慣的罪惡上傳播自由與清潔；
談論以前他們所不敢思想的智慧，
看察以前他們所不敢接觸的情緒，
而且把一切以前他們所不敢做的都改變了，
到了現在，終於使地上像天國一樣。』

這種美麗的將來的女子的寫照，那雪萊(Shelley)所描寫過的，流露湧現在我的面前；當着我用更精確的圖形去描繪她的容貌。

女子的受壓迫及反抗，由從前的社會上及心理上遺下來的，將要延長到二十世紀的時代。這種衝突的時代，直到已結婚或未結婚的女子，享受法律上與男子同等的自由，纔告終了。要了結這種衝突的時代，只有實現這樣一種社會的變更，就是把現在兩性間的爭鬥，變為兩性的共利，使女子不必再像現在負擔謀生的工作，而專心於家庭的事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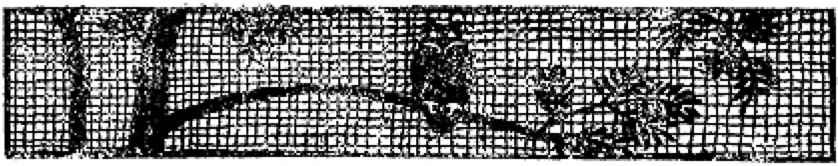
到了二十世紀的末日，十九世紀的女子的範本，將遂



到最高度，同時一種新的女子範本，開始發見。

我現在還我的想像自由而且大膽的描寫未來的新女子：這女子是一個把種種相反的條件調和在一身的調和體。她看來好像是極複雜的多個，同時却是完全的統一；是豐富的充溢，同時却是完全的單純；具有充分修養的性質，同時却有本能的活潑的性情；是人間的個性之強烈的具體化，同時却是洞深女性之完全的表現。這種女子，能够了解科學的精神，了解對於眞理的確實的追求心，了解獨立的精神和藝術的創作之精神。她能够理會自然的法則以及進化的發展的必然性；具有共同責任的觀念以及對於社會利害問題的興味。因爲她所知道所考察的事物比現在的女子要多得遠，所以她比現在的女子，一定更正當，更強壯，更善良，更聰明，更優美。因爲她對於事物，能够爲全體和相對的觀察，所以她能够排除那現在名爲道義實際却不免爲偏見的東西。她是移風易俗者。她能够自由思考她自己的思想，同時又能研究那時代的新思潮。她能够對於現在女子躊躇着不敢進行的事情和牢守着秘密的感情，大膽的去經驗去考查。因爲她動作充分的自由和人格完全的發達，所以供給對於生活上強烈的努力，更爲容易，所以能够用強烈的努力去追求一種與她本身的自我一致的生活。而且能够用了比現在更眞確的本能去發見這樣與自我一致的生活。她能够用勝於現在女子的強度，了解怎樣可以動作，怎樣可以安心。而且能够用更高的強度享樂一切直接的單純的快樂之源。因此，這新的女子，對於生活的感情之高，固不必說，而且她的經驗的範圍，也自然擴大，靈魂的生命，對於美的要求，以及她的官能之力，也都進化而且精練。她比現在的女子更爲敏感的，更富於微妙的感受性，因此她能够比現在的女子享受更深更銳的幸福。

因此，二十世紀的女子，對於社會上的生命，對於藝術，對於科學以及文學，能够供獻一種新的價値。然而她那最大的學問修養的意味，能够依那潛在『女子』裏面的本能的直覺的種種方法，保護自己，脫免那把男子陷在過剩的修養的危險。所以她在智識的面前，主張無知識者的權利；在論理的面前，她主張感情的權利；在現實的



事實面前，主張事實以外有幾多的可能；在解剖分析的面前，主張直觀的權利。除此以外，她對於男子的謀知識的增進而哺育靈魂；對於男子的擴張理性的分野而擴張直觀的分野；對於男子的實現正義而實現優雅；對於男子的以勇氣制女子，而以廣博的心制男子。

這種將來的女子，不特她將來所應學得的很多，她將來所應忘却的也很多——尤其是現今所謂雌性與非雌性的叢見。

這種女子，又舉她的全身去希求愛的幸福，她極重貞操，但這並不是因爲她性質的冷酷，却因爲她熱情的緣故。這種女子一看似乎很嚴肅，但這並不是因爲她性質的冷靜，却因爲她胸中熱血潮湧的緣故。這女子因爲是很靈的，所以同時是肉感的；因爲是富於自尊心，所以是很眞實。她向男子要求一種偉大的戀愛，因爲她要把更大的戀愛供獻給男子的緣故。因爲她的精練過的理想主義，這戀愛的問題，將來一定變成了極端的複雜。所以她享受的和貢獻的幸福，比較現在所稱爲幸福的一切東西都更豐富，更深厚，更永久。這女子，對於男子不論何時成爲一個戀人，而且她所以爲戀人的唯一理由，就是做母親。她不惜捧呈她最美最強的力在做戀人同時又做母親的困難的藝術上。她用了宗教的努力，去創造人生最高尚的幸福。因爲她理解而且尊敬心理上生理上康健及幸福等所有條件的緣故，所以她在選擇做她的子女的父親，即自己的夫的事情上，用一種極深的責任觀念，來下明確的判斷。她能夠產生而且養育強健美麗的子女。她自己比現在的女子更美，青年期比現在的女子更長久。她能夠使一切的生活成爲有魔力的東西。因爲她常常能夠使生存美化的緣故。想到自己所做所說的一切，以及她自己的全體，感到一種的喜悅。她用她的不變的青春，最完全的美麗的性質，對於愛自己的人表明自己的一切。她知悉靈魂的魔力是最深奧的，因她自己本身的完全，能夠把這種靈魂的魔力，在不斷而且不用意之間，依了她自己人格的優雅富於種種色彩的表現，來做新的創造。她能夠排除形式習慣的束縛，爲了家庭生活，公共生活，以及社會，依她自己的尊貴心，創造種種不同的表現。她不像現在女子的多言，但她的靜默和做

笑却比多言的更雄辯得多。她往往使自己很爽直而很適度，很分辨而很精細。她的性質，像噴瀉的瀑布一般的清新而且自由；但仍像瀑布一般，他的底裏被一種堅固的內心的節奏所統一，倘使她委身在不論怎樣的事情——即委身在狂喜中，在憐憫的情中，在幸福的惑溺中，在悲哀的深底中，她也決不會失身的。她是許多的女子，但仍是一個的女子。她無論在幸福晃耀着的時候，或在負了致命傷的時候，無論她在安靜中或煩惱中，在喜笑中或涕泣中，在太陽中或黑夜中，在冷酷中或熱烈中，她是許多的女子，但仍是一個的女子。

這種將來的女子，已經生存在男子所夢想的女子之中，而女子也設法使她自己符合男子的夢想。這種現代男子所理想的女子，不是男性的女子，却是『至美的女性。』這種啓示能夠在所有各方面平均發展的。這種新式的女子，已經在各處放射過一點光明了，不特在我們這個時期，而是在過去的數世紀之前。在中古時代女子曾著作海羅司（Heloise）的書簡；在文藝復興時代里沃那多（Leonardo）把她描寫作好像摩娜里沙（Mona Lisa）一般；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她具有里斯賓娜西女士（Mlle Lespinasse）的這種時髦，在我們的世紀，她寫了一些伊里沙白斯巴雷勃朗寧（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的十四行體的情歌；她獻身在舞臺上好像盧利沃娜拉豆斯（Eleonora Duse）——而且似乎一塊珍貴的寶石；她的靈軀，是經過詩人的詞藻的結晶，雷喜爾（Isabel）的人格是被他略述如下：『安靜的，仍是有感情的活潑的。』

守家

某人又說：婦女的天職，在於守家。這恰恰和那犬的天職在於守門的話一樣。犬原來在山野過那自由獨立的生活，那時並沒有什麼可守的門。後來被人類所壓伏，落了家畜的境涯，於是就產生了守門的職務。守門果真是犬的天職嗎？而婦女的守家也和這個相同。受了男子的壓伏，落在奴隸生涯，纔擔負着這困難的職務。說是婦女的天職，名目未免太好聽了。（堺利彥婦女的天職。）

聽孟加拉歌以後

慕涇易「辛酸的沈寂」中的一首

文宙

我生命的蔭中，顫着你的笛韵，
我心坎的深處，藏着你的淚珠，
我靈魂的龕內，撞着你的戀鐘。

曉的光明和夜的黑暗，
生的憂傷和死的歡樂，
都隨着你的笛韵沈寂而且恐怖的潛逃了。

啊，我回聲中脆弱而乏力的呼聲啊！
啊，我靈魂的芳香中裝着的戀愛的呼吸啊！
啊，站在我心坎的門前的客人呀！為甚我永找不到什麼？

After a Bengali Song

In the forest of my being the voice of your flute,
In the depths of my heart the pearl of your tear,
In the temple of my soul the bell of your love.

The fire of dawn, the shadow of eve,
Life's sorrow and death's ever-enchanting peace
Steal away silently, fearfully, at your flute's music

O frail, faint call, which I echo!
O breath of love laden with the aroma of my soul!
Why seek I ever without? O guest at my heart's door!

—By Dhan Gopal Mukerji—

曼兌爾百年



曼兌爾

達爾文以後的進化論有兩大進步，一是兌佛黎斯的驟變說，一是近世的遺傳論。曼兌爾是遺傳律的發見者，戈爾登則爲應用統計法研

曼兌爾的教訓

建人

一百十三年前英國一個醫生家裏產生了一個小孩，名叫查理士達爾文(Charles Darwin)，他到五十歲年紀，著了一冊書，名叫物種的起源，他著的這冊書是講生物在自然中生活的情形怎樣，怎樣由那一種物種轉變成爲這一種物種的道理的。他講到物種爲什麼能起變化的原因，他以爲外界的環境的影響是很重要的，他因爲見了許多野生動物如把他們豢養起來，雖然養得極得法，往往有不能生育的，因此他想到環境的影響之大了。他的物種的起源出板後不覺聳動了無數人的耳目。

達爾文十三歲的時候，奧國勃隆地方的一個農藝家庭裏也生了一個小孩，這人便是現在講到的格來嘉曼兌爾(Gregor Mendel)，他既出身於農家，關於植物的種植及接幹的方法。自然是自幼熟諳的了，後來他受過高等教育之後，便在一個中等學校裏充當自然科學的教員，這時候各處喧傳達爾文的進化說。但他對於達爾文說到物種的變化由於外界的影響所致，和由此所得變化

戈爾登紀念



戈爾登

究遺傳的要人，又是善種的先驅。本年正值道爾大學者的百年紀念，本誌特乘此機會，介紹其學說於此。……編者。

能夠遺傳之說覺得不滿足。他本來是一個教士，不久便被任爲物隆地方修道院的院長，他於是脫離教職，到修道院中去就職，他的在科學界開闢一新紀元的試驗，於是在修道院的園中開始了。

他所試驗的目的便是要看物種怎樣變化，性質怎樣遺傳，他在園中便種起許多家養種的豌豆變種二十餘種，及 Hieracium 屬(菊科)的植物和數種蜜蜂。他試驗了八年，將試驗豌豆的成績發表出來了。這篇講豌豆的試驗的，一八六六年的勃隆地方的自然史學會的雜誌上發表出來，第二年又發表了一篇講 Hieracium 屬的短文。但是他的功作盡於此了，以後沒有別的著作了，到一八八四年，他患腎臟炎而死。他的文章也並不招起人的注意，無聲無息的沉默了三十餘年，直到一九〇〇年，他研究所得的結果方纔重新流佈到科學界來，於是達爾文時代以後的新世紀開始了。

曼兌爾研究的重要的材料是豌豆，他的方法是將有兩種不同性質的豌豆配合起來，例如一種長幹的和短幹的相配，因爲要防他自花受精，乘其花蕊未熟時，將雄蕊切去，待雌蕊成熟，取預定與他配合的一種花粉撒在上面，這樣收下種子，芽發出來，便是稱爲第一子代。如長幹的豌豆與短幹相配，生下來的第一子代統是長幹的，曼兌爾說長幹這一種性質如與短幹的合併後，因爲長是主

宰性，所以只有長能顯現出來，短是退守性，所以潛伏了，但並不消失的。到這第一子代開花而生生殖細胞的時候，於是生出兩種生殖細胞來了，一種是含長的性質，一種是含短的性質的。

現在如果長性的生殖細胞與長性的生殖合併而成個體，這不消說得，自然生下長幹的個體了；如果與短性生殖細胞合併，因為有主宰性的長在那裏，所以依舊是長幹的，只有兩個都含短的性質的生殖細胞合併起來纔能生下短幹的個體。曼兌爾試驗的結果，第二子代中，有四分之三是長幹的，又一份是短幹的。如果把這第二子代的植物再使他自花受精，則有短幹的永遠只能生短幹的了，兩個都含長性的細胞合併成的長幹的個體，下代也都是長幹的，只有一個長性生殖細胞與一個短性生殖細胞合併成的長幹個體，下代生來依舊有長有短，多少的比例仍然是長的四分之三，短的四分之一。

以上所講的是遺傳中最簡單的例，如有兩種以上的性質不同，那便複雜了。譬如一株長幹而且種子黃色的豆類，與一株短幹而結綠豆子的相配，第一子代是長幹而黃子的，因為不但長對短是主宰性，黃對綠也是主宰性，這兩個主宰性發現出來，遂成了長幹黃子的個體。這第一子代自花受精之後，第二子代十六株植物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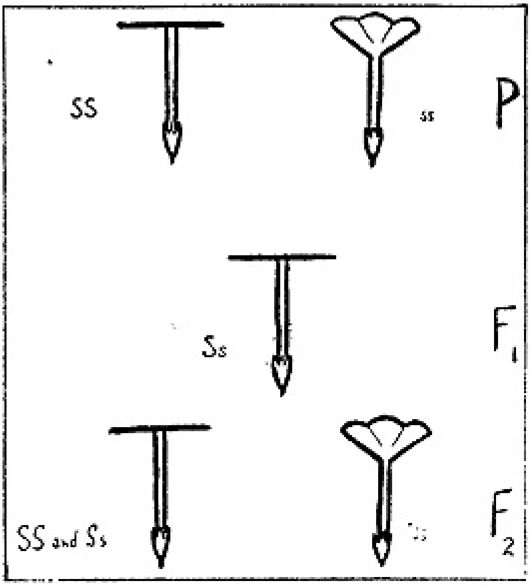
長幹黃子的九株，

長幹綠子的三株，

短幹黃子的三株，

短幹綠子的一株。

如果我們用A來代表長幹的性質，a代表短幹的性質，用B來代黃子的性質，b表綠子的性質，那麼第二子代十六株之所以有此四種樣式產生，是因為生殖細胞如下表排列的結果。



上面漏斗形與盤形的兩種夾竹桃花相配，生下中間的盤形花。中間的盤形花再自相配合，又生下漏斗形與盤形花兩種形式。因此知盤形是主宰性，漏斗形是退守性。

如有三種以上不同的性質的配合起來遺傳情形自然更加複雜，這等複雜的例，現在也不必詳說，不過自從曼兌爾的學說爲科學者所知道以後，有許多學者分頭進攻，許多極紛歧的現象，漸漸解析明白了。例如家養的雞冠的樣子有各種不同，有單冠，卽平常作鋸齒狀的冠，又有稱爲薔薇冠，豆冠，核桃冠三種。如果將兩隻核桃冠雞相配，生下來的雛雞十六隻中，有

核桃冠的九隻，

薔薇冠的三隻，

豆冠的三隻，

單冠的一隻。

如我們假定含有薔薇冠性質爲A，沒有這種性質爲a；含豆冠性質爲B，不含這種性質爲b；如果個體中含有AAbb的便成薔薇冠，含有aaBB則爲豆冠，如果把這豆冠及薔薇冠的性質都合起來在一個體內則成核桃冠的雞，如這兩種冠的性質都沒有便成了單冠了。各種性質的排列，可以參看前表。

AA BB	AA Bb	Aa BB	Aa Bb
AA bB	AA bb	Aa bB	Aa bb
aA BB	aA Bb	aa BB	aa Bb
aA bB	aA bb	aa bB	aa bb

生物學中又有一個大問題，便是雌雄形成的道理，也因曼兌爾的遺傳規則的發見而有所解釋了。香豌豆照例是兩性的，但有幾株偶然雄蕊失掉官能，可以認爲雌性的，但這雌性是退守性，與兩性的相配之後，下一代便都是兩性，但再下一代又有雌性的出來了。

因此，一般科學者都認雌雄這一對性質，也是如長幹及短幹相似，但如何相配成雌，又如何相配成雄的道理，却現在還未能一致，據英國研究曼兌爾遺傳的專家培德遜(Bateson)說，雌性是主宰性，雄性是退守性，須要含雄性的精細胞，與含雄性的卵相合，併纔能成爲雄的，如兩異性的生殖物細胞相合而成的個體，必爲雌體，這便是雌性是主宰性的緣故。

關於這類研究是極專門的研究，現在因爲曼兌爾的百年紀念，將大意介紹一些給讀者，所以他的後代的詳細辯論，可以不必細說了，現在單把曼兌爾律影響到人生及應用方面的情形略說一說，以作本篇的結論。

自從曼兌爾發見豆類中每一種表現於外的性質，如豆子的顏色，豆幹的長短等，這性質都含在細胞內的一種組織，名叫染色體中，這各種性質在染色體中都自成單位，好似疊在牆上的磚，可以要把這塊去掉換上別塊而其他的磚不必變換也不受影響，如使長幹黃子的豆類與矮幹綠子的相配之後，第二子代不但有長幹

黃子的，更有長幹綠子短幹黃子及短幹綠子的各種變種因此知道性質可以互換應用在農藝上就成了改良種族的重要發明，如英國比芬教授(Prof. Biffen)就用就這道理去改良麥種，在人生一方面，則近年來因發明許多疾病是要遺傳的，智慧品格也能遺傳的，於是一般熱心於改良未來民族的人思想上發生極大的變，遷，亟想用什麼方法來改良人種，使未來世代的人民品性智慧都能進於優良。因為要達到這種目的，不能不使結婚及多種社會制度也隨着這種旨趣改變了。

善種學的先驅戈爾登

建人

近世遺傳學有兩種研究方法；——試驗法與統計法，——創這兩種方法的祖先，都生於去今一百年前。用試驗方法研究遺傳的曼兒爾，上面講到他。現在所要講的是應用統計法到遺傳研究上的戈爾登(Francis Galton)。他的父親是名叫 Smuel Tertine Darwin，母親是依拉斯嘉斯達爾文(Erasmus Darwin)的女兒。他幼年的時候，在奧德華學校讀書之後，曾學過醫。後又進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一八四四年畢業，前半生的生活，大半在旅行中，次後乃潛心研究遺傳了。

但是戈爾登研究遺傳的方法，與曼兒爾全然不同，他所用的方法是統計法，統計研究是非用高深的數學原理做根柢不可的，但他因為曾在劍橋大學專門研究過數學，這項知識正很豐富，他能成為推廣統計研究的重要人物，不為無因了。但是統計研究這項學問，不但研究非有高深數學根柢不可，便是想應用他的道理，或介紹他一點大要，也非用數學的道理不能說明，不過現在只能避去繁瑣，將大要來說一說罷了。

統計研究不是一個個的研究的，不是如曼兒爾的兩異類配起來看他們的子嗣的形狀怎樣，統計研究是一大羣中看這一班的個體與那一班的個體如何相像的度量。這也奇怪，譬如將一羣人的身長量起來，必定某長度的人最多，較短及較長的人都漸漸少下去，最長的與最短的人數最少。例如這一班人，如六十八寸長的，

人最多，那麼六十六寸與七十寸的人必定比較的少，六十四寸與七十二寸的更少了。便是愈與這六十八寸相差愈大的，人數也愈少。現在如果將一律若干寸長的一班父親所生的兒子，都一一量起來，這最多的長度（例如前所述的六十八寸）並不與他們的父親的一樣，這長度却在他們父親的長度與大衆的法式的中間。譬如大衆裏最多的身材是六十八寸（這便稱法式）現在只將一班六十四長的男子（這班男子也是大衆裏的一部分），的兒子來量定身材，見兒子中雖然有比父親長的，也有比父親短的，但最多身材的長度總是在一班父親的法式之上，而在大衆法式之下，換一句話，便是介在兩者之間。

爲什麼一班若干長的男子的兒子，法式長度不會像他們父親一樣，而介在大衆與他們父親兩者之中的呢？

這便是說，一班父親本是大衆中的一部分。兒子身材的長度，也應該也有受着母親，祖先的影響的，當然不能完全只像父親一樣的長。如果能將雙親的長度併計起來，方纔能與兒子的長度相近些。

但在事實上，即使雙親併計起來的長度，也不能全與一班兒子的長度相同，於是想到人的性質的一部分又受之自別的祖先了。

戈爾登研究了許多事實之後，斷說凡一個個體之性質的一半得自雙親，四分之一得自四個祖親，（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八分之一得自八個曾祖親，如此推算，以合成整個的一個人的性質。

這種研究的方法與曼兌爾的試驗法顯然不同，試驗法是在分析單位性質的遺傳情形，戈爾登的統計法是在計算大羣中相像的度量。由這兩種方法研究得來的結論也往往不相符合，照試驗方法的研究看起來，便是一對性質，也是一個現出時，別一個隱沒的，更不見有祖先的性質能够現出幾分來。這類討論雖然已很招人的注意，而且已在研究之中了，但在這裏却不及來詳說，現在只將戈爾登關於改良人種的意見略說一說。

戈爾登不但是遺傳學者，實在是善種學的先驅，他一方面見物種如能選擇優良的蕃衍後嗣，能漸漸進於優良，一方面又見遺傳性質的強固，如個體由祖先遺傳下來有優良的性質含在裏面，則自然而然成爲優秀的分子，否則，如所含的性質是劣根性，幾乎沒有方法可以改善他，因爲爲未來民族計，如果想望他前進，便不能不從根本下手改革，這改革的方法，即須慎重結婚，好的分子配合起來，自然能够得到良好的子孫了。

但這只是一方面——只是怎樣選取好種的一方面——還有

不良的種子卻如何排除呢？據戈爾登的意見，以爲婚姻的由來原是沒一定的固定的形式的，只要怎樣習慣了，就能夠照怎樣行去，結婚很可以順應善種學的目的而改良的，所以如果多數人都能夠照着善種學的宗旨而結婚，那麼不良分子也就可以逐漸淘汰了。

這議論言之固然有理，但實行卻非容易。哥倫布大學教授比齊羅（Bigelow）說從前有一個曾受過大學教育的女子，因不知道花柳病的危險，不聽朋友的忠告，竟盲目的與一個患這類疾病的男子結婚，不久便傳染了，遂患腹膜炎和喇叭管炎而死。這是比齊羅教授告訴我們說性教育不可不鄭重教授的意思，如果性的知識充足，便不會蹈着這樣的危險了。

現在善種學的知識如希望灌輸到多數人的意識中，不能不使人知道遺傳的原理，如果要知道遺傳的原理時，那便不可不知道生殖的生理，必須生殖的生理和遺傳的原理知道之後，善種學的理論方纔能以明白知道。但這類知識的灌輸，則有又賴於性教育了。

遺傳說的歷史

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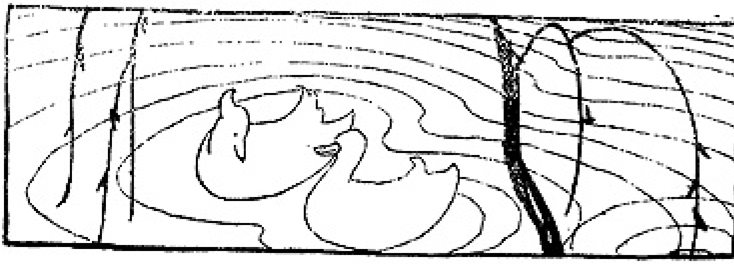
遺傳說有很長的歷史，逐漸的臻於精密，大略分起來，可以分作神學的，形而上學的，及科學的三步：

（一）神學上的學說——這個觀念，起源很古，大致的意思便是說一個人生，不是原始創造出來的，係由一個靈魂投託而生；這靈魂的從前，或者已是一個人，或者是一個動物。這種觀念一直保留下來，在現代文明國人的心中。

（二）形而上學的學說——這種觀念是說親子之間，自有一種『遺傳的傾向』『遺傳的原理』所以親子之間自能相像。

（三）神祕學說——這一類的意見是說，生物的卵中，本已含有一個動物的完全的形狀在裏面，譬如一隻雛雞，不但他的形狀早已包含在卵的裏面，便是再後代的小雞也早已含在這雛雞之內，層層如蕉葉一般的相包裹。

（四）科學的遺傳說——早先的科學的遺傳說，如斯賓賽在一八六四年說的『生理的單位』和後四年達爾文的『泛生說』都是很有名的初步的遺傳說，也是近代遺傳說的先驅。



小雞的悲劇

俄國 愛羅先珂 作

魯迅 譯

一

這幾時，家裏的小小的雞雛的一匹，落在掘在院子裏，給家裏的小鴨游泳的池裏面，淹死了。

那小雞，是一匹古怪的小雞。無論什麼時候，毫不和雞的隊夥一同玩，却總是進了鴨的一夥裏，和那好看的小鴨去玩耍。家裏的主母也曾經想：『小雞總還是和小雞玩耍好，而小鴨便去和小鴨。』然而什麼也不說，只是看着罷了。這其間，那小雞却逐漸的瘦弱下去了。家裏的主母喫了驚，說道：

『唉唉，那小東西怎麼了呢。不知道可是生了病。』

於是捉住了那小雞，仔細的來看病。但是片時之後，主母獨自說：

『小雞的病是看不出的。因爲便是人類的病，也不是容易明白的呵。』

一面却將那生着看不出的病的小病夫，給喫蓖麻油，用針刺出翅子上的血來，想醫治那看不出的病。然而一切都無效。小雞只是逐漸的瘦下去了。他常常垂了頭，惘然的似乎在那里想些什麼事。主母看見這，說道：

『唉唉，那小東西，不過是雞，不過是小雞，却在想什麼呢？便是人類想，也就儘够了。』

這樣說着自己也常常不知不覺的落在默想裏了。而且這些時，主母的嘴裏便低聲說：

『仍然是小雞總還是和小雞玩耍好，而小鴨便去和小鴨。』

二

有一天，小雞仍照常和小鴨游玩着。這時候，太陽已經要落山了。小雞對着小鴨說：

『你最喜歡什麼呢？』

『水呵。』小鴨回答說。

『你有過戀愛麼？』

『並沒有有過戀愛，但曾經喫過蝦兒，』

『好麼？』

『唔唔，也還不錯。』

白天漸漸的向晚了。小雞垂了頭，看着這白天的向晚。

『你在浮水的時候，始終想着什麼事呢？』

『就想着捉那泥鰍的事呵。』

『單是這事？』

『單是這事。』

『在岸上玩耍的時候，想些什麼呢？』

『在岸上的時候就想那浮水的事。』

『總是這樣？』

『總是這樣的。』

白天漸漸的向晚了。小雞已經不再看，只是垂了頭。他又用了低聲說：

『你睡覺的時候，可曾做過雞的夢麼？』

『沒有，却曾做過魚的夢。夢見很大的，比太太給我們的那泥鰍還要大的。』

『我可是不這樣，……』

沈默又接連起來了。

『你早上起來，首先去尋誰？』

『就去尋那給我們拏泥鰍來的太太呀。你也這樣的罷。』

『我是不這樣，……』

已經是黃昏了。然而垂着頭的小雞，却沒有留心到。

『我想，我如果能夠到池裏，在你的身邊游泳，這纔好。』

『但是，怕也無聊罷，你是不喫泥鰍的。』

『然而到池裏，難道單是喫泥鰍麼？』

『唔，不知道可是呢。』

到了黃昏之後，家裏的主母便來喚小雞。小鴨和別的小雞都去了。只有這一匹，却垂了頭，也垂了翅子，茫然的沒有動。主母一看到，說道：

『唉唉，這小東西怎麼了呢。』

三

第二天淸晨一大早，小雞是投在池子裏，死掉了。聽到了這事的小鴨，便很美的伸着頸子，驕傲的浮着水說：

『並不能在水面上浮游，即使捉了泥鰍，也並不能喫，却偏要下水裏去，那眞是胡塗蟲呵。』

家裏的主母從池子裏撈出淹死的小雞來，對着那因爲看不出的病而瘦損了的死屍，暫時惘然的只是看。

『唉唉，可憐的東西呵。並不會浮水，却怎麼跑到池裏去了呢。不知道可是死掉還比活着好。』

『但是無論怎樣，也仍然小雞總還是和小雞玩耍好，小鴨便去和小鴨，……我雖然這樣想，……雖然這樣想，……』

伊獨自說，對着那因爲看不出的病而瘦損了的小小的死屍，永遠是惘然的只是看。

朝日漸漸的上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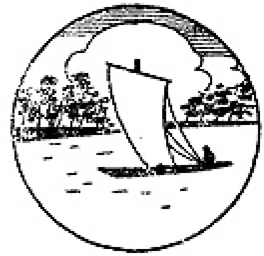
這一篇小品，是作者在六月底寫出的，所以可以說是最近的創作。原稿是日本文。

日本語於戀愛和鯉魚都是Koi，因此第二段中的兩句對話便雙關，在中國無法可譯。作者雖曾說不妨改換，但我以爲戀鯉兩音也近似，竟不再改換了。

一九二二年七月五日附記。（留）

新刊介紹

武漢星期評論『婦女運動號』 武漢星期評論，爲武昌熱心文化運動者所組織，於六月間出一婦女運動號，共計三張，內有漢俊君的第三階級的婦女解放運動與第四階級的婦女解放運動，競芸女士的婦女運動的階段，繼新女士的女子參政運動的我見，天眞女士的女子參政與女子解放，譚秋君的我對於女子參政運動的兩個危懼等篇。（銅元二枚，武昌候補街十一號發行。）



投射車

法國 Marcel Gerbidon 原作
伯懇 譯

瞿史梯葡開羅教授醒轉來了。他旋開電燈，看着那錶上，正是六點二十三分四十七秒鐘。恰在那時，白天開始放光到葡開羅教授在十三小時前脫離的地球上面。

他到什麼地方去呢？他撥開一個舷窗望出去。一片廣漠的鋪張着的星使他眼眩了。他什麼星都不認識，只有遠遠的在他下面的那土星和周圍的小星環，似乎糢糢糊糊的有些兒熟識。他焦灼的皺着眉頭，翻開他的速度表。假使他的計算不錯，那麼，恰在那時，他飛行空間的速度應該是每秒鐘三千八百五十三萬七千六百二十三基羅米突。他斜眼看那速度表，恰正記着三千八百五十三萬七千六百二十四基羅米突。

他臉上顯出光彩，在他的眼鏡後面微微的露出一點得意的神氣。他的計算果然不錯。在二百三十一小時之後，即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五日，那投射車一定可以到達那鐘星座裏的一個星球上面了。

他在一八四一年，路易腓里伯在位的時候，生於愛斯恆河的猶納考脫。當他在賴姆斯的一個學校裏讀書的時候，曾被稱作一個『苦讀』。他對於動力學覺得極有趣味，所以消磨了他的閒空工夫發明出許多小件發動機。因此他在數學上進步很快，此外呢，他什麼事都不懂。

一八六〇年就是他十九歲的那年，他的著名的斜方體定理，轟動了全歐洲，——我是說數學界的全歐洲。他於是謁見教育總長；幾年之後，他做了賽培爾大學的數學教授；過了五十五年後，他還是在那里。他便是從那里出發，去幹他的到鐘星座去的大旅行的。

這樣，當我起頭想時，那投射車已經達到非常的速度了。『非常』算不得一個過甚之詞，因爲你想想看，瞿史梯所要去的星座，離地球有四七七，九〇七，七七六，〇〇〇，〇〇〇基羅米突多遠呢。這位老學者往常連出門走半里路都有些怕的，現在怎麼會計謀到這麼一個旅行呢？原來事實是這樣：

一八七七年夏季的一天，衞開羅教授想出了一個離奇的發明，——一部能在空間愈進愈速的發動機。這發動機只消一脫離地球的氣圍，幾秒鐘之後便飛得和快車一樣的快，幾分鐘之後，五倍於光的速度；幾天之後，他的速度，萬萬不是人的心所能想像了。科學院接到這件發明報告書，都以爲荒謬絕倫。加速無限的發動機！這樣的事可能的嗎？沒有大氣的支持，怎能穿過了以脫前進呢？書記把瞿史梯的記錄退回，寫上這些簡單的字『這是狂人的理想』！瞿史梯就把書記的信退回去，也寫上幾個字；『這是獃子的答覆』！

這樣的事驚動了那小鎮；在那小鎮裏，瞿史梯和他的怪僻的步履，早成爲一件驚異和猜疑的對象了。他的性情，一天怪僻一天；每當沿着街走，他大聲的自言自語，有時卻又破口狂笑。小孩們尾在他的背後，嚷着戲弄他，衆人叫他『狂人』。在一八八〇年二月的一天晚上，瞿史梯路過風雪，避到最近的一所咖啡店裏，這咖啡店算是當時那鎮上最熱鬧的了，一般紈袴少年，常常約會於此。當那長髮教授帶着一副消瘦襤褸的神色走進門來的時候，大家都跳躍着狂笑着歡迎他。一桌上更顯出格外發狂似的嬉笑。瞿史梯高高的抬着頭，直衝進嘲笑着他的人叢中間，挑選了一個似乎最蠢的人，對他講：

『先生，我對你講，我看這鎮裏所有的獃氣都聚在你身上了。我不得不憐憫着老夫人，你的母親，上帝用這麼一個後嗣磨難她。我也得責備你，先生，爲的是你既年輕，又有錢，不好好的向數學上去求無限的光榮，卻這麼無謂的浪費。』

那少年詫異得默默無言。瞿史梯衞開羅教授在全堂驚惶寂靜之中，昂然大步的穿過甬道，開門出去了。

次日早晨，瞿史梯聽得有人拉鈴，忙跑出去把門開了，面對面站着的，正是昨天的那少年。

『先生，』那少年說『我是安綏姆查門登，是賽培爾鎮上稱爲首富的製造家的獨養子。他說我儘有着錢不必做什麼事了。要是我明白你昨天對我說的話，你提醒我是一個呆漢——不，不，別阻斷我，我不慣說拖長的話，我預備好我要說的話，請你不要打斷我。——

——好，你叫我一個呆漢，你說的很對，我的生活委實悶死我，我深信你的生活一點都不煩悶罷。昨天我整個時辰的思量着，爹媽生怕我害病，幾乎要請醫生去了。我打定主意：我必得把我的家私用在較好的地方，可是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幹。你願意幫助我嗎！我有每月四千佛郎的進款。我要把三千給你，我們共同經營罷。』

瞿史梯對於這個提議，覺得這麼自然，這麼正當，他毫不想到感謝安綏姆。

『現在恰好，』他簡直的說，『我正在趕造我發明的奇異發動機呢。請坐，我親愛的夥伴。』

這是一椿滑稽而深切的合作。天天兩點鐘，安綏姆到來，坐在瞿史梯的寫字檯的一旁，面對着他直到六句鐘，他纔站起來回家去。有時，瞿史梯兀自沉默的計算着，整半天不發一言。可是安綏姆着實自得其樂，他畢竟祇得一個人生的目的了——就是伺候着一個人工作。

他伺候了四十四年。在這四十四年裏，每天——只除了他結婚的那一天——安綏姆總是到瞿史梯家裏，坐在教授的寫字檯的一旁。瞿史梯費十七年的工夫，纔造成他的發動機。發動機已經完工了，可是他怎能靠得住一定能在空間不絕的加速進行呢？總得有人把他試驗一回；而且這冒險的人除發明者自己外，還有誰呢？他於是又費三年工夫，造了一部車，就叫做『投射車。』可是這投射車投射到什麼地方去呢？那必得找出一個星球使投射車投射過去，在路上不會有別的阻礙。他計算這一條航路，足足的又費了二十四年，才算了出來。

光陰一年一年的滾過去，可是瞿史梯和安綏姆，大家毫不覺得。兩人的髮，由灰色而轉白了；眼睛懵懂了；行動遲鈍了。安綏姆老了；瞿史梯更老了。可是他們的內部依然閃着一縷永遠溫和永遠光明的火燄。這火便是他們的生命，——他們時時刻刻愉快着。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四點半鐘，瞿史梯丟下他的筆，看着安綏姆說：

『你在那里嗎？』

八天之後，他決定出發了。安綏姆要求同去。他沒有什麼丟不下的事；他是一個孤子，一個鰥夫，他又沒有小孩子。可是這一來，空氣，糧食，和飲料的準備，都要加倍了；那投射車萬萬載不上這麼一個重量。所以他只得留在地上，等候着他的朋友回來，如果他有回來的一天。

三月二十六日，他們兩人淌着淚擁抱了一回。旅行家把身子裝

進那投射車撥開機關，於是瞿史梯葡佛羅教授又穩又緩的昇空去了。安綏婷跟送着他去，直到他連一些兒影子都瞧不見，——於是他回到家裏。可是他的習慣這麼利害；第二天他依舊照着往常的時刻——以後也天天如此——趕到他慣常的老朋友的實驗室裏，注視着數學的航行家的無數的記錄和無窮的計算，直到後來，一個字都看不懂，他才睡着了。

瞿史梯已在空間飛行二百二十小時了；距目的地只差得八，○○○，○○○，○○○○○○基羅米突。他現在恰好漸漸兒減低速度，要不然，那機器一撞着那到達的恆星，便要磨得粉碎了。這時他的心怦怦的跳個不住，含着愉快，得意，和恐怖。在這星球上發見些什麼東西呢？可有什麼生物嗎？那一類的生物呢？他快要知道了。鍮星座裏的星漸漸兒的放大起來。他對着最近的一個星球駛去。他從投射機的突然的轉緩，知道他正在穿過那抵抗着的星球上面的氣壓裏。最後，輕輕的一撞，他到了！

那時，瞿史梯的情緒，怎樣急切呀！他解開投射車前端的關鍵，放下鋼板，便伸足踏在地上。他一看自己是在一塊方場的中央。投射車的周圍，排列着一大圈的生物，正在睇視着他。他們似乎毫無惡意，瞿史梯便放胆回看着他們。

他們像人一般的直立着。他們的形體幾乎和人類一樣。他們的面貌，和我們很相似，只是排列不同：口在眼的上面；耳只有一隻，長在前額的中部。頭的兩旁，長着兩隻鼻子，鼻孔像魚鰓般的繼續開閉着。一件皮套蓋住他們的軀幹和兩臂，那下面伸出獨隻腿，連着一隻很長很柔軟而且似乎有彈性的足，由彎曲而伸長，而縮短。這樣，他們像毛蟲般的蜿蜒前進，可是行走却是非常的快。瞿史梯從反背立着的一個生物，瞧見他背上長着第三隻小小的臂宛如中國人的髮辮似的蜷縮着，正在搔他的背。

他們頭上，誰都戴着古怪的帽子，宛如探漆的金屬製的圓錐形的截斷體。他們中間，着那最講究的皮套的，也戴着最高的帽子。從這上面，瞿史梯斷定帽子的高低是他們中間一種階級的標記。他們在希奇好聽的聲調裏，互相談話着。

瞿史梯渴得要死了。他看周圍沒有什麼動靜，便大胆向那戴着最高的帽子的生物裝出口渴的樣子來。無疑的他是懂得，因爲那生物便用手來攙着他了。那『星人』的手，是和冰一般冷；八個手指尖上都長着一塊小小的軟皮，宛如蝦蟆的腳爪。瞿史梯嚇得倒退，便抽身跟着他走。他們穿過幾條街道，沿途惹起一般的驚異。最後，

他們轉入一座大屋子裏。瞿史梯坐下來，一隻玻璃杯子端到他的面前。僕人拿來一隻圓球似的東西，包着一層疏散的長的灰色的毛。無疑的，這是一種動物，因爲他跳動起來發出尖刺刺的叫聲。僕人把這小動物擎在杯子上面，將針一刺，幾滴糖漿似的綠汁流出來了。他把杯子遞給瞿史梯。那灰色的球一被放脫，便抽出無數的脚爪，飛也似的爬去了。那幾滴東西這麼的興奮，瞿史梯咽了似乎重做了一個人。

他們試着想講話。瞿史梯講法國話，那『星人』回答着，可是全不中用，因爲誰也聽不懂誰的話。瞿史梯手指着自己說，『瞿史梯！瞿史梯』那戴着高帽的生物也指着自己說『姆納，姆納』那便是他的名字。可是除此之外，他們再也不能說什麼了。突然間，瞿史梯有了一個主意。他瞧見壁上掛着一塊黑板和一塊粉筆樣兒的東西，他便走到黑板面前，畫上幾個幾何圖形。於是一陣驚異的狂叫，從伺候着他的人羣裏發出來。姆納裝着手勢表示懂得圖形固然是懂得，因爲幾何是絕對的，是無論何時，無論何地都有一定的。

姆納又攙着瞿史梯穿過街去，經過不少路程，到了一所大建築。他們走進一間廳裏，許多『星人』坐着，戴着巨大的帽，——他們顯然是上等階級了。瞿史梯從一扇小門裏進去，全屋子只有這一扇

門，他心裏詫異着：他們戴着這麼高的帽子，怎麼能穿過這小門呢？後來他見一個『星人』進來，他登時解答了這難題了。他用背後的一隻小手，把從帽頂掛下來的一條線向下一拉，那帽圈便望遠鏡管一般的一層一層縮將進去；他一到屋子裏面，把線放開，帽子便回復到原來的高度了。

瞿史梯數了一回，這樣的帽子共有四十頂。他們的主人，似乎很興頭很起勁的談話着，同時用怨恨和藐視的眼光互相斜睨着。瞿史梯登時明白這是一個科學院。

他進門時，他們寂靜着很詫異的看着這個從地球來的新人物。姆納對他們講時，在空間劃了幾個幾何圖形。無疑的，他是在解釋這異人是一個科學家。他裝出手勢，叫瞿史梯跟着他走。他們經過了無數的階梯，無窮的迴廊，最後走到一座高聳的屋子裏；一副望遠鏡架着。瞿史梯從不會見過這麼大的傢伙，鏡的一端的直徑，怪驚人的呢！許多學會員伺候他看他怎麼樣使他靠近這傢伙，帶着科學家的好奇心端詳了一回。於是一個『星人』把望遠鏡轉動着，瞿史梯憑在反射鏡上面，瞧見天空的形體——因爲已在夜裏了——一個一個的經過他眼前，這麼分明，他可以瞧見他們表面上的一切動靜了。姆納指着掛在觀象臺壁上的天文圖，和一堆一堆

的笨大的書籍，似乎叫他看。

他翻開一本；這是一本地圖，瞿史梯明白婀納的意思是在問他可願意指出他所從來的星球。他一張一張的翻了許久。要從一新的角度上分辨出他熟識的星座，委實是一件難事；可是他多年的研究畢竟不使他失望，他找了一回，終於找着太陽所在的那塊地方。他指給婀納看，婀納便再給他一本新地圖。那上面描着那塊地方和所有的星球。這里，他毫不爲難的先找着太陽，再找着地球，他把地球指出來。

他們再給他一本地圖，他翻開一看，幾乎呆了，許許多多的圖形描着地球所有的陸地，以及山，河，城，鎭，——甚至於山谷。他指點着愛斯候區域的犿納考脫地方，這便是他的誕生地。

那位天文家一壁讀着書沿的標記，一壁旋轉着望遠鏡，移到瞿史梯的面前。他對鏡望去，嚇得嚷着，他瞧見犿納考脫的中部，雖然縮小些，可是很清楚。

『不錯，』他自語着，『這里是禮拜堂……學校……市政廳。這里是批來考浦的房子…… Tiens，這里是約但的房子。我記得那是幾年前火燒了的，那一定在我出門之後重造了。可是百姓們所着的衣服怎樣古怪呀！這可不是 Mardigras ……哦！……』

他沉默着。他老大的激動了。他注視着他出世的一座小房子。他看得很清楚，甚至一株繞着大門的葡萄，和第三扇窗門上百葉板脫下的空洞，——他的屋子裏門開着，一個婦人走出來。

這是他的母親，她已在二十三年前死了！

她回轉身，瞿史梯『聽得』她喚着什麼人。門又開了。一個小孩子跑向她來。瞿史梯衛開羅教授認得這是許多年前的他自己。他嚇得嚷着，暈倒在地上了。

他醒轉來，手拿着記錄簿和鉛筆沉默地計算了一回。『是了，是了，那是不錯。地球還在四七七，九〇七，七七六，〇〇〇，〇〇〇基羅米突之外。地球發出的光要八十年之後纔到這里。（光的速度約每秒鐘三十萬基羅米突）是了，是了，那是不錯，我看見的是一八四七年的地球罷。』他又跑到望遠鏡看去，那少婦正在手挽着小孩，沿着犿納考脫的街走去。

瞿史梯衛開羅教授恐怖地注視着八十年前路易腓里伯在位時的他自己，他的心顫抖着，差不多爆裂了。



三色繼母花（續）

德國史托爾姆（Theodor Storm）著

余芷湘

黑雲也過去了；月光滿天照耀着下面花園裏的平原，恍如白晝。他還是在那原來的地方，一點沒有移動，頭還憑着窗子。但是眼巴閉着了，什麼都沒有瞧見。

這時候，他身後的房門忽然開了，一個美麗的少婦，從暗中走進來。

她的輕小的腳步聲音，已經傳到他耳裏，把他驚醒，所以他隨即回過頭來，眼睜睜的望着她。

『易麗賽』他沒精打彩的喊了一聲，却並不動身去迎着她。

她也只是呆呆的站着不動，最後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祿多爾？可是怕我？』

他搖一搖頭，幷且微微的一笑，『來！』他說；『我們一同下去罷！』

當他伸手想握她的時候，她的眼睛已經射到燈光裏的半身像和旁邊桌上的玫瑰花上去。——唉，她現在是何等的難受啊！『你這裏好像是個禮拜堂！』她冷冷的譏刺他說，差不多帶點怨恨的意思。

他全然明白了。『唉，易麗賽，——！』便說；『死人也得罪了你嗎？』

『死人？得罪了誰？但是，祿多爾，——』——她把他重又拉到窗子邊去。她的手很震動，眼睛忿忿的瞬着——『你告訴我：我現在是你的妻子，爲什麼這個花園老是鎖着不許人進去呢？』她一面用手指着，一面責問他。

下面那條在漆黑的稜錐體松柏門中間的路，依然放出白光，一隻五彩的蝴蝶，正在那上面栩栩的飛着。

他默默的跟着她的手望去。『那裏是墳墓啊易麗賽！』他說『你要進這個過去的花園裏去也沒什麽妨礙。』

但她還是瞪視着他。接着便說：『這個我已經明白了，祿多福！這個地方，她一定在那里，并且你們一定在那條白路上同行，因爲她並沒有死。今天這早你一定在她那里說我的歹話！祿多福，這是不義的舉動！你怎麽還這樣曖昧的同我結婚！』

他默默的伸手抱起了她，離開窗子進去，然後將書案上的照燈，高高的舉起，照着那張像給她看。『易麗賽，你瞧瞧她罷！』

當她的視線恰恰和那死人對射的時候，眼裏的淚珠又和泉水一般吊下來。『啊，祿多福，這是我的不是！』

『不，不必哭！』他說；『我也不好，但是望你忍耐一點！』——他把書案的一個抽屜拉開，拿出一個鑰匙，放在她手中。『你可以拿去開那進花園的門罷，易麗賽！——那一定啊；假使你這次進去過以後，還想再進去一趟，那便是我莫大的幸福！也許你會在那里遇見她的靈魂。她將她的柔和的眼光，笑瞇瞇的歡迎你，一直等到使你也會很親密的走過去抱着她時爲止！』

她呆呆的望着那伸開的手掌中的鑰匙。

『易麗賽，我把鑰匙給了你，現在怎麽還不收起呢？難道不要了嗎？』

她搖一搖頭。

『還不要！祿多福，我這時候還不要。日後再來——日後再來，到那時候我們兩人可一同去。』一面說着，一面仰視着他，并且將那個鑰匙靜靜的擱在桌上。

* * * * *

種子已經下地了，但是離出土發芽的時候還遠。

這時候正是十一月——易麗賽的確可以相信快要做母親——自己親生的孩子的母親。但她雖然知道這事是很可喜歡的，却另外又添上了一點別的痛苦。她一想到那里，心裏便要發昏，因爲她那個念頭簡直同一條又長又大的毒蛇一般在裏面作怪。她要排遣他便轉向她家庭中幸福的一方面着想。然而那是無效的，他隨後又來了，并且連續不斷的越久越覺得利害，——她不是一個加入到這家庭中的外人嗎？從前沒有她的時候，這家庭的生活不是已很美滿的嗎？！唉什麽樣的後妻啊！——他果然記着你嗎？他和他的前妻死了之後，不依然是兩人繼續着他們的婚姻關係嗎？——嘿！但是死後，而且越久越親密簡直可至於萬劫，——實際上不是這樣嗎？——想到這裏，她的兩頰便火一般的通紅起來，自恨

自悔咬牙切齒并且說出一句最狠心的話：什麼兒子啊！不過是個換上門的外來人！不過是個在他本父家裏出生的私生子罷了！

她的環境是如何可憐啊！她並沒有享過少年的幸福，她所得着的便是痛苦。當她要求和他離婚的時候，他只是瞪着兩眼默不一語注意的看着她而她的兩唇便不覺發抖。因爲她的性質是很柔和的，她並沒有勇往直前的膽略，所以此時她所受的恐懼，簡直和臨死的人一樣！

在他們同居的臥室裏，四面窗戶上都遮着窗簾，明亮的月光，時時從罅隙中射入。易麗賽躺在床上，心中發生了無數的雜念，紛亂如麻。——她已經決意不再留在這里了，寧可離開遠去，帶個小包袱，回到母親那里，永遠也不再來，——出了那松林後面花園的小門，就到了野外去了；鑰匙已經藏在袋裏。她要走，即刻就要走——

月光慢慢的移動，由床邊照到枕上來了，現在正射在她淡白秀美的面上——她隨即坐了起來，靜悄悄的離開了床，赤着兩足，穿好了鞋子。這時她站在臥房的中央，身上還穿着夜來的白寢衣。頭上的黑髮還是昨晚梳的，分成兩條辮子，垂在胸前。她的精神，却是糊糊塗塗的不清，低着頭好像沒有全醒的樣子。她伸開雙手，在暗中摸索着，慢慢向前走動；但是並沒帶點什麼，既沒有拿小包袱，也沒有拿鑰匙。當她觸着擱在椅子上的她丈夫的衣服時，忽然又停步不進，大概她心中又起了別的念頭。然而隨後又輕輕的走，并且即刻出房，打開了屋門，不覺一陣陣的冷風迎面吹來，胸前兩條很重的辮子，都飄飄欲飛。

她雖然經過了昏暗的樹林，已走到他前面，但她自己並不知道。現在她只聽見到處風吹草動，好像追趕的人已跟在後面的樣子。前邊就是大門了。她伸出一雙纖弱青白的手，用力將他推開，便是一望無際的大荒原。忽然一羣飛奔的黑狗狂吠着追來了。她還見他們從氣吁吁的嘴裏伸出的紅舌。漸漸愈走愈近，聲音也越近越大。——

這時候，她將那朦朧半開的睡眼睜開，心裏也慢慢覺得清醒一點，纔知道自己現在還是站在花園內，一手攀着門上的鐵鎖，身上的寢衣，被風颳得颯颯的響。路旁菩提樹上的黃葉，忽又發生一種恐怖的聲音。——啊，到底這是甚麼呢？——現在她又同起初一樣聽得一隻狗的吠聲從松樹梢上過來，漸漸又像從叢密的樹林裏來的，并且越覺得響亮。這時候她真怕極了——忽然間吠聲又起。

『嘍囉，』她說：『這是嘍囉！』

她同這黑狗平常不十分親暱的。現在她見他從草坪那里迎面

跳來，然後走到身旁，俯伏在她前面，現出極愉快的樣子，舐她赤着的脚；同時又聽得院子裏的脚步聲。轉瞬之間，她丈夫已經用兩手把她抱住了。她將頭緊緊的靠定他的兩臂。

——他正在睡夢中，忽被狗的狂吠聲驚醒，回頭望那旁邊的床上，她早已不見了。這時候他腦中忽然想起了一件往事：在他眼前隨即現出一個黑水湖，這湖離花園後面約千餘步，周圍栽着柳樹。數日前，他曾同易麗賽在那青草的岸上站着。他見她走入蘆葦中去，并且把面前一塊大石投入水中。『回來罷，易麗賽！』他叫；『那里很危險！』但她仍是呆呆的站着，一雙含愁的眼睛，四圍不住的眺望，慢慢看到很遠的地方去。『這里是無底的嗎？』最後當他雙手抱定了她的時候，她說。

——他隨即從樓上下來，走到院子裏，這些雜亂的念頭纔烟消雲散了。——後來當他們同時離開了院子直穿過花園前行的時候，他覺在這里遇見她。她身上差不多同沒有穿衣一樣，美麗的頭髮，已被樹上滴下的露水沾溼了。

他便將自己下樓以前披在身上的大衣，把她裹起。『易麗賽，』他說，——他的心正在胸窩裏突突的跳，不知不覺將這句話從口裏衝了出來。——『這是什麼意思？怎麼會到這里來？』

他急得只是渾身發抖。

『我也不知道——赫多福——我只要去——我做了一夢；啊，赫多福，那真可怕得很！』

『你做夢？真的，你是做夢！』他說，接着歎了一聲，身上便覺得如釋重負一般，寬慰了一點。

她點了點頭，并且任他抱着，同小孩子一般，回到屋內臥室裏來。當他把她放下在室中的時候，她問：『你——這樣默默的不說，難道生氣了不成？』

『我為什麼生氣？易麗賽，我只是受了一驚。——你往日也曾得過這樣的夢麼？』

她搖一搖頭說：『雖然也有一次，却沒有這樣可怕！』

他走到窗前，將簾子扯開，明亮的月光，全照入房裏來了。

『我要看看你的氣色！』他將她安頓在床上，自己便坐在旁邊，接着說：『你願意告訴我從前所做那個可怕的夢麼？請你隨意低聲的說着，不必用力。』

她將頭枕在他腿上，仰視着他。

『你一定要知道，也是不妨。』她沈思着說。

『我記得那時候正是我十三歲生日的那一天。有一個小孩子

——就是一個小基督——我非常之愛他，差不多別的好耍的玩意兒都不要了。』

『愛個小基督，易麗賽？』

『是呀，祿多福！』她仍然枕在他腿上，閉了眼同睡着一樣的說；『我的母親，那一天給了一張像片，裝在玻璃架內。上面是聖母抱了這個小基督坐在那里。我把他掛在臥房裏的書案上面，心裏非常愉快。』

『這像我也見過。』他說；『現在還掛在那里咧！你的母親說讓他永遠在那里，作爲小易麗賽的紀念。』

『啊！我的親愛的母親！』

他安安穩穩的支持着她。然後又說；『還有什麼呢，易麗賽？』

——『但是，祿多福，我很覺得慚愧，不好意思說』！停了一會，接着低一點說道：『那天我一雙眼睛只是盤着他，差不多可說全被他所有了。到了下午，我竟將他當作我的小朋友。我私自走到他那里，並且在玻璃上親他的小嘴，——我竟把他當個活人看待——我巴不得自己也和像裏的聖母一樣，把他把在懷裏。』——這時又默然不語。當她說到最後那個字的時候；她的聲音幾乎低得聽不見了。

『後來又怎樣呢，易麗賽』；他問；『但是——你說話怎麼這樣着急！』

『不，不，祿多福！但是——在這天晚上我一定會從夢裏起來過。因爲第二天清晨，家裏的人，見我在床上，手裏抱了這像，頭却枕在破碎的玻璃片上睡着。』

房裏寂靜了一會。

『現在呢？』他心中早已明白了，外面只是仔細的注視着她的兩眼，『什麼事今天晚上把你從我身邊趕到外面去？』

『現在嗎？祿多福！』——他覺得她四肢又從新戰抖起來。忽然間她兩手抱住了他的肩，將嘴靠近他耳旁，切切的胡說了一頓，却不懂得是什麼意思。

『易麗賽，易麗賽！』他着急的說，並且用雙手捧住了她美麗的面頰。

『啊，祿多福！我情願去死罷！只是你不要丟了我們的孩子！』

他屈着雙膝俯伏着親她的兩手，雖然沒有聽清楚她剛纔說的究竟是什麼，但他心裏越覺得要明白些。現在他很鎮靜，很清爽，一切的雜念全都沒有了，所以他依然很親密的看着她，並且慢慢的說：『什麼事都過去了，易麗賽都過去了，用不着再想！』

．　．　．　．　．

時間又一天一天的過去了，易麗賽心中隱藏的感念頭，還沒有消滅。她現在正在預備小孩子出生以後的各事，終日默然不語，祇是熱心的縫級小帽子和小衣服，但常常要吊下幾點眼淚。

至於麗寶，對於這些事卻是不管的，——在樓上對着大花園的一間小房子，裏面向來藏着麗寶的各種玩具，忽然鎖起了。麗寶瞧見，急忙走過去從壁縫裏窺望，但裏面漆黑寂靜，一點也瞧不見什麼。她那木質的小廚房，又被人丟在廊外地上，幸虧老媽子亞納替她拾起。現在她又去找那個素來擺在走廊中的綠紗帳子小搖床，可是到處都尋遍了，終不見一些蹤影。

「你跑來跑去像偵探一般的又找些什麼，麗寶？」老媽子開聲問道。

「我的小搖床在那兒呢，亞納？」她很焦灼的問道。

老媽子含笑的看着她。「假使、鸛雀帶了個小兄弟來給你，」她說，「那麼你覺得怎樣呢，」

麗寶仰視着她，不覺糊糊塗塗的詫異起來。她雖然只是十一歲的女孩子，卻是聽了此話，便不免傷心。「鸛雀？」她帶點輕蔑的意味回問一聲。

「現在真個是這樣，麗寶！」

「你不要把這些鬼話對我說，亞納？小孩子當然有的。若說是鸛雀帶來，我決不相信！」

「啊，這樣嗎？——你不相信！那麼，你知道：這些小孩子不是鸛雀把他們養了一千多年到現在纔帶了來，到底他們從那兒來的？」

「他們是親愛的上帝送來的，」麗寶順口說；「而且是突然而來的。」

「突然而來？啊，你不要妄想！」老媽子說；「世上那有這麼一回事！你說是上帝送來的，雖然不錯；但是你卻不知道鸛雀也是上帝送來的。並且還囑咐他將那些小孩子帶來。——這個暫且不管。就照你說是突然而來的，我也要問你：你現在你願意來一個小弟弟呢？還是一個小妹妹呢？你覺得那個好一點，麗寶？」

老媽子俯伏在一個旅行用的箱子上，麗寶便立在旁邊。現在她的小臉上現出微微的笑容，並且默默的沉思。

「現在，麗寶！」老媽子追問道；「到底你歡喜那一個？」

「亞納，」最後她說；「我還是喜歡來個小妹妹好。我父親一定也喜歡她。但是——」

「啊，不錯，你喜歡小妹妹！好！但是，為什麼又說但是呢？」

『但是，』麗寶又重提一下，幷且又想了一會。——『這個小妹妹沒有母親啊！』

『什麼？』老媽子吃了一驚，幷且很疲倦的從箱上站了起來。『小妹妹沒有母親？你的學問眞個太博了，嘻嘻！——麗寶來我們下去罷！——你聽見沒有？鐘巳打了兩點現在你要上學去！』

＊　＊　＊　＊　＊

第一次的春風，巳經繞着這屋子飄過了；那個時候也快到。易麗賽常常這麼想：假使我竟因此死了，到底他會不會紀念我呢？

有時她從那間房邊走過，——她的將來的希望和幸福，都在那里——她的眼裏便現出很畏怯的神氣，脚步提得輕輕的，好像恐怕驚動了裏面什麼人似的。

最後她在這房中分娩，生了一個女兒——第二個小姑娘。外面濃綠的樹枝，時時被風搖得敲着窗子響；但是房裏那個少年的母親，面色青白，巳經變成了病人了；兩頰緋紅的熱氣，也消散了；眼裏迸出火星，身子因此日益消瘦。祿多福坐在床沿握着她一雙露骨的白手。

她沒精打彩的回頭望着那個，擺在床對面牆下的小搖床，老媽

亞納正在那里照應着。『祿多福，』她隨意的說；『我還有一件事要求你！』

『還有一件？易麗賽，我是還有許多事要求你！』

她很悲傷的呆視着他約一秒鐘；接着她的眼睛又飛射到搖床上去。『你要知道，』她說，但是她覺得無力。『我並沒有一張像啊！你常常要替我請個著名的畫師來畫一張——但是我恐怕等不到那時候。——你還是去替我叫個攝影的來罷，祿多福。這事本不甚要緊，只是我的孩子將來長大了不認識我。——照理一個人總得要知道他母親的相貌是怎樣纔好！』

『再等幾天！』他回了一聲，聽他的口氣似乎是很膽壯的。——『你現在太勞苦了。等你的面上回復了從前樣子的時候再談！』

她用兩手理她光澤漆黑拖在被上的長髮，同時一雙眼睛好像生人一般向房中四處張望。

『鏡子！』她在枕上坐起來說；『拿個鏡子給我！』

他本想阻止，但是老媽子巳拿了一面手鏡過來，放在床上。她用力拿起來。但是當她對鏡的時候，面上忽然現出一種驚惶的神氣。她便掏出一條手帕，將那玻璃揩淨，從新再照，然而老是那樣，它沒變更；裏面一個形容憔悴的病人，對她瞧着，看得越久，越覺得生疏

不認識。

『這是誰？』忽然她說；『這不是我！——啊！上帝！不要，照罷！不要留什麼影子給我的孩子！』

她放下鏡子，縮回兩手，自己打自己的臉。眼淚已流到耳朵邊去。就是那個無知無識躺在搖床裏的小孩子，也好像不是她生的。——那時候，麗賓不覺走了進來，站在房中，雙眼悶悶的，望着繼母，一面吞聲流淚。

易麗賽瞧見了她。『你哭，麗賓？』她問。

但這姑娘不答。

『你爲什麼哭，麗賓？』她氣忿忿的又追問了一句。

小姑娘的面上，愈顯出慘淡的氣色。『爲我的母親！』這句話不知不覺由她的小口裏銜了出來。

病人驟覺一驚，接着她將手伸出床外招她，她也便自然而然的慢慢走近床前去，她隨即抓住了她的胸衣。『啊，麗賓，不要忘記了你的母親！』

那時候，兩隻小手也就抱着病人的鼻子，并且好像開了聰明管一樣，很懇切的叫了一聲：『我親愛的好媽媽！』

『啊，我是你的親愛的好媽媽？！麗賓』

麗賓不答，祇是在枕上點頭。

『那麼，麗賓，』并且極愉快的向她耳語：『也不要忘記了我！我很喜歡人家記念着！』

祿多福從旁看了這種情形，只是發呆。他並不敢阻止，心裏帶着一半兒恐懼一半兒歡喜，但是恐懼總還算占多一點。易麗賽再躺下在枕上，也不說話，漸漸又睡着了。

麗賓輕輕的離開了床，走到她的小妹妹躺的搖床前站着，很驚訝的注視那由被中伸出的小手。當這紅的小臉歪動，口中發出一種清嫩的小聲音時，她看了，不覺迷迷的笑着。祿多福輕輕的走過來，用手撫摩她的頭髮，她回頭看他，并且用口親父親的別一隻手，然後又轉望着那個小妹妹。——

時間暗暗的移動，外面的太陽恰照到正午了。窗上的簾子，越晒越張得緊。過了許久，他仍然坐在她的愛妻床邊，悶昏昏的望着。心裏的思潮，條來條去，好像穿梭一般，他也不理會他，讓他自起自滅。但是忽然間觸動了一種不可言狀的悲酸，彷彿現在是做第二次人似的。再看那株再生的枯樹，用緻密的枝葉，把這間房頂全遮起了，旋又很憂恐的看那病人，但她正呼呼的睡得很熱，她的胸脯，一升一降很均勻的呼吸着。在外面窗下盛開着花的紫丁香樹上，有

隻小雀子叫個不住。他爲了想排遣那些纏繞不休的妄想，反覺着疲乏起來。

下午醫生來了。他彎着腰俯視那睡着的病人，并且拿起她的溫暖有溼汗的手。祿多福只是望着他朋友那張現出詫異神氣的面上。

『不要瞞我，』他說；『讓我完全知道罷！』

醫生同他握手告別。

『有轉機了，可以活的。』——他只得到這句極簡單的話，心裏便安靜了好些，現在也聽見窗外的鳥啼，他的一生的事情，都湧現在心頭『有轉機了，可以活的。』他相信今天這迢迢的長夜裏，她一定沒有什麼變更，他以爲明天早上，大概總會更清爽一點，然而：

那是她的幸福，

祇願她朝着光明的路！

這兩句詩，把詩翁一生的事情，都包括在裏面，并且常常在他耳鼓裏不斷的響着。

病人還是酣睡着；他也還是坐在床沿上等着。現在這房裏寂靜的狀況中，只有一盞磁罩燈放出黯淡的殘光。鳥聲早過去了，花園裏又颳起了一陣陣的夜風，有幾次竟發出一種號聲，吹得樹上的嫩枝，輕輕的敲着窗子響。

『易麗賽，』他低低的喚了一聲『易麗賽』，并不敢高聲驚動她。

她睜開了眼，并且拚命的睜着，然後呆呆的望着他，彷彿她的靈魂，剛在昏睡中被他喚醒來的樣子。

『你，祿多福，』最後她說；『我現在還會醒過來呀！』

他也呆呆的望着她，看個不飽。『易麗賽，』他說；他的聲音差不多十分和諧。——『我坐在這裏幾點鐘以來，我把這個幸福像寶擔一般頂在頭上，你也要來幫助我呀！易麗賽！』

『祿多福——』她盡力掙扎着，坐了起來。

『你可以活了，易麗賽！』

『誰說這話？』

——『你的醫生，我的朋友。我知道他向來不會撒謊的。』

『活啊！唉！我的上帝！活啊！——爲我的孩子，爲你！』那時候忽然她又像想起了什麼似的，隨即拖了丈夫的頸子，將他的耳朵扳到自己口邊，并且爲你的，——爲你們的，我們的『龍寶』她囁嚅的說，然後又撒開了，轉握他的兩手，再柔和親愛的向他說道：『我現在覺得非常的愉快。但不知道爲什麼從前無論何事都很痛苦，覺得身上像負了塊大石一般。』他點頭默認。『你只要看啊，祿多福！現

在我們家庭的好日子到了！但是』她抬起頭來，兩眼的視線直射入他的眼裏。——『我必定要知道你們從前的事情，請你把一生過去的幸福，全都告訴了我。并且，祿多福！她的半身像可以掛到我們同住的這間房子裏來，倘使你告訴我你們從前的事情，她一定會在這里竊聽！』

他這時候見她忽然變了往日的性子，滿心愉快，覺視她像福星降臨一般。

『是的，易麗賽，她一定會在這里竊聽！』

『并且，麗寶！我將把你同我說的凡關她母親的事情，全都告訴她，——她現在年紀也大了，應該知道一點。祿多福，只是這個。』

『麗寶在那兒？』她又問；『我還要祝她晚安，同她接吻！』

『她已經睡了，易麗賽！』他說，并且用手輕輕撫她的額。『現在已經半夜過了！』

『半夜了！那麼你應該早去睡覺！但是我——你不要見笑，祿多福，——我餓了，還要吃點東西。隨後便把那個搖床挪近到床邊來。祿多福，隨後我也要睡着。這些事情，我自會叫奶媽辦好，不用你罣意，你儘可安心去睡。』

他還是坐着不動。

『我一定還要得着個大獻喜纔去。』他說。

『大獻喜？』——

『是的，易麗賽！一個新的，很大的，我要看着你吃東西。』

『啊，你？』

這些事情都過去了，他便叫奶媽將小搖床挪到她床前。

『現在，願你晚安，易麗賽！我覺得彷彿還有一次我們同睡的新婚日子！』

但她不做聲，只是微笑，并且用指指着搖床裏的孩子。

什麼都靜了；黑的枯樹枝，也不再敲着窗子。只是在外面大荒野間許多紅色的罌粟花，好像瞌睡一般的在那里點頭。在他們前面，還有別的禾苗，也是一樣。

· · · · ·

玫瑰花開的時候又到了。在大花園裏寬闊的路上，有一夥活潑愉快的小朋友：啡囉正在那里向前走，駕了一輛裏的孩子們坐的小車，——並不是平常的玩具。當麗寶將絡在他頭上的韁索向後拉緊的時候，他便忍耐着站住不動。老媽子亞納俯身在小車子的紗帳邊上，將那條小被蓋好，一個還沒有名字的這家庭裏第二個小姑娘，正躺在那里，但麗寶又叫：『啾呵！老啡囉！』於是一羣小

朋友，依着他們每天所走的路運動。

易麗賽的顏色，此時比從前愈覺美麗。她和綠多福挽着手在側面旁觀，臉上都帶着笑容。現在他們走他們自己的路去。他們沿着花園路向側邊前行。不一會，他們便站在那扇一向鎖着的門前。那里的樹林，不像往日那麼垂着，却在頭上結成了一個穹窿形，他們彷彿從一條蔭翳的樹葉廊廡下徑過似的。轉瞬間，他們聽見上面有無數的鳥聲鳴噪不已，一個幽靜的地方，變成鬧市了。易麗賽伸出纖弱的白手，着力搖動門上的鐵鎖，只聽得撲喇的一聲響動，一條橫門已落下去了。裏面也有許多喉雜的鳥聲，現在却忽然寂靜起來。門已開了手掌般闊，但是裏面被那開着花的葛藤纏繞住了，易麗賽盡力去折他，只是那門還是那樣。『你一定，』最後她說，當她微笑的望着丈夫的時候。

綠多福已經打開了一條路，并且用手將那些折斷的葛藤，小心的擲在兩旁。

在他們面前，便是一條白路，正在太陽光裏照着，竟同那天月夜裏的情形相似。他們便慢慢的由深綠的樹林中間走去，又經過了那些被茂草圍繞開着鮮花的百葉玫瑰花邊，最後在破爛的茅屋面前白路的末端站着，那條長凳，已全被蔓生植物包裹得不見了。屋子裏面，恰和去年夏天一樣，一雙燕子在那里結巢，從他們頭上飛進飛出，毫無畏懼。

現在他們不知說些甚麼——易麗賽覺得這種好像是個神秘的地方——他們又靜默了一會，聽那些嚶嚶的草蟲聲從花裏傳來。多年以前，綠多福也曾在這里聽過，全然和現在一樣，愈聽愈覺得沒有分別。他心中便起了一個感想：人都死去了，難道這些小音樂家倒是長生的嗎？

『綠多福，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易麗賽開始說；『你試將我的名字的第一字湊在末尾，看看變成了什麼？』

『啊，麗賓——賽和易拼起來便成了賓！』他微笑的說；『這眞巧極了。』

『你想：麗賓已經有了我的名字了。那麼，我的孩子也取了她母親的名字叫做瑪麗亞，又有什麼不可呢？——瑪麗亞——這個聲音如何的嘹亮清楚啊！你要知道，這名字不是一個人獨有的，世間的小孩子，取這個名字的，正多得很咧！』

他沈默了一會。

『我們不要用這些罷！』他說，并且很注意的望着她的眼睛。『不，易麗賽，我的親愛的小孩子的相貌，並不會和她一樣。所以我主張

也不要叫瑪麗亞——也不要叫麗賓，——還是讓你的厚親去轉的家庭幸福的路上走！』她取個名字罷我相信世界上只有一次有瑪麗亞那個人，決不會有第二次』——停了一會，他又繼續：『你以為我是個執拗偏心的丈夫嗎？易麗賽！』

『不，祿多福，你眞是個麗賓的父親罷了！』

『那麼，你呢，易麗賽？』

『原諒我罷我大膽說，我是你的正妻！——但是』

『為什麼又說但是呢，』

『沒有什麼歹意，祿多福，不用多心！——但是時間是一天一天的過去了。——最後的安息日也要快到。——倘使我們都在那里相會，你雖是不相信，然而也許是實有的事。——她早已先比我們到了那里了。那時候——』她仰視他，并且雙手抱住他的頸，『你不要把我丟了。祿多福，這個念頭都不許起。我不願意離開了你！』

他緊緊的抱着她說：『易麗賽，你不要想這些荒唐無稽的事！我們最好只管目前的事情。我們自己要切實的了解，還要使後人明白！』

『目前什麼？』她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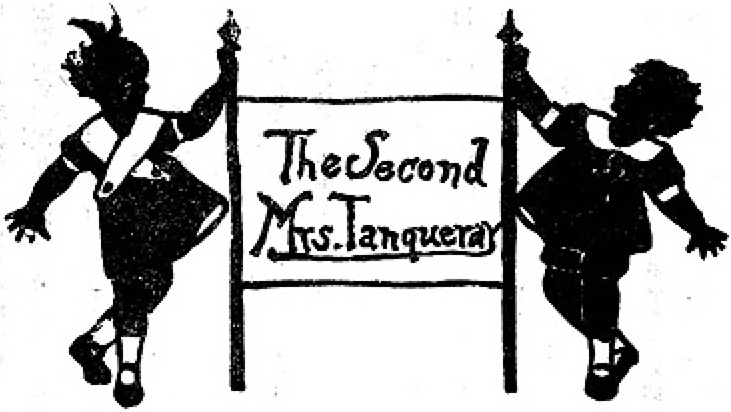
『使是目前的生活易麗賽，我們大家祗該盡力向着美滿愉快的家庭幸福的路上走！』

那時候他們聽見小孩子的聲音，由那門裏進來，是一個小的沒有字的聲音，使他們聽了，好像有什麼鑽進心窩裏去似的愉快。接着，麗賓又大聲的喝：『呔！呵呔！』忠義的嘍囉駕着小車，由老媽子亞納在旁邊照應着，將這個家庭將來無限的幸福，都拖進這個過去的老花園裏來！

（完）

新刊介紹

晨光 這是中國大學一部分學生與教授共同組織的雜誌，第一卷第一號現已出版。有個人對於社會的責任（高一涵）自治之究竟（汪精衛）歷史上中國教育思想的變遷（張紹先）美的人生（羅承烈）從經濟上來解釋中國家庭的問題（丘成）評五十年來中國文藝（甘蟄仙）評新文化運動（C.Y.）醉後（王統照）教皇的騾子（王統照譯）國際法成因論（寧協萬）中國鐵道計畫商榷書（瞿桐岡）等篇。（定價每本二角五分北京中國大學晨光雜誌社發行）



第二譚卡來夫人（續）

仲持

第二幕

哈耶孔培——奧勃雷譚卡來的房屋，在塞來地方，維羅米爾相近，——的晨憩室，——一間形狀偏斜的明爽的屋子，陳設優雅，一門在後面開進一個小廳，一門在左邊；又有一個嵌進牆壁的大窗，從這窗口可望見外面的曠野，屋子裏都是優雅可愛。火在爐格子裏燒着，一頂早膳的小桌擺得很相宜。時在初春的一個早晨，太陽從窗外射進來。

奧勃雷和保拉坐着用早膳，奧勃雷默默的看信。兩個僕人，一男一女，端上菜碟，隨即退出。頃刻後，奧勃雷將信放在一邊，向窗外望。

奧　好太陽！春天呵！

保　（瞥視時鐘）恰好六分鐘。

奧　六分鐘？

保　六分鐘了，奧勃雷親愛的，自從你先時說話。

奧　請你原諒：我看着信啦。今晨你見過藹林麼？

保　（冷靜的）你終久只惦念着藹林一個人。

奧　頂親愛的，我說什麼話呢？

保——藹林兩點鐘前用了早膳，毛干告訴我，隨即帶着狗走出去了。

奧——她穿得溫暖罷，我望着。這天氣是欺人的。

保——我昨晚膳後，穿着緞鞋在草地上亂跑。你可牽記我麼？

奧——當然的。

保——（聲音和緩）當真？

奧——你使我牽記得好利害；你喜歡幹不當心的事。你是醫治不好的。

保——唉，我是怎樣的壞坯呵！（走到他跟前，和他接吻，那時瞥見了他旁邊的信。）一封凱雷寫來的信？

奧——他住得很近，同着什麼夫人，很近。

保——同着那位女太太罷，她家的烟囪，從我家的窗口望得見的。

奧——同着柯退梁夫人是的。

保——柯退梁夫人！我們初次踏進這屋子來時，她理該過來看望我！她真可惡呀！

奧——噓！我親愛的女孩兒！

保——（歸坐）阿，我知道她是你和前譚卡來夫人的一個老相識。而且她聯結了那些別人來欺侮第二譚卡來夫人。雖然如此，我總要報復的——她是四十六歲了，在女人沒有比年紀大更壞的事罷。

奧——阿，她要往市鎮（註一）去了，凱雷在這里說的，他也就躭擱不下去。他今晨要過來看望你。我教他搬到我們這里來，好麼？好罷。

保——好的。

奧——（高興的，）唉，哈！老凱雷。

保——（冷靜的，）他來娛樂你。

奧——並且還有你——。

保——因為你找到一個同伴，我也會非常高興麼？

奧——哪，哪！他講倫敦話！你當然喜歡聽的。

保——倫敦！倫敦啦，天國啦！那一處遠些哩！

奧——保拉！

保——阿！阿！我真困倦了，奧勃雷！

奧——（收拾起他的信件，走到她跟前，倚在她的肩上。）囝囝，你要怎樣呢？

保——不要什麼。你所能替我幹的，你都已幹了。

奧——這是什麼意思？

保——你娶了我了。（他沈思似的從她身旁走開，到書桌旁。他將信件放在桌上時，看見一封寫好封面的信，貼着郵票預備寄出，橫在吸水紙簿子上面；他拾了起來。）

奧——（口音轉變，）你今天早膳之前寫過信麼。

保——（慌急着望他，隨即移過眼去。）呃——那封信。

奧——（手裏拿着信，）寫給西來特夫人去，怎麼？

保｜怎麼不是？麥倍耳是我的一個老朋友。

奧｜你們通着——信麼？

保｜我昨天接到她的信。他們剛從列維拉回來。她似乎很快樂。

奧｜(諷刺的，)這是好消息呀。

保｜你爲什麼常常露出看不起麥倍耳的樣子？她是個心地和善的女子。一切變樣了，她甚至還想使她的頭髮，回到棕色。她是奧來特太太了。她嫁了喬治。她有什麼相干呢？

奧｜(轉頭，)阿？

保｜你講話時這種聲口，有時弄得我生氣！唉，你想一想，喬治奧來特的老婆，並不比你的壞一點呀！(他忽地向她看。)我想我無須多說了。

奧｜無須說了。(他將信擲到桌上，便拿起報紙。)

保｜我很是不安。

奧｜阿，親愛的。

保｜(玩弄着信，)我——還是將我所寫的告訴你能。自然，我誠心的告訴你我——我叫了奧來特夫妻來與我們同住，(他望着她，任着報紙落到地上。)喬治是凱雷的老朋友；我曉得他在這里遇到他們一定很高興。

奧｜(嚴厲的笑，)哈，哈，哈！人說奧來特是個酒糊塗天呵！

保｜阿！我不耐煩和你說了！你一輩子和我作對！(從桌上一個花瓶裏，摘了幾朵花，折下來束起，插在胸衣裏。)從禮拜日到禮拜六，我的生活是怎樣呢？早晨坐車往村莊上去，同着一個小厮，去向生意人買點物事來。午膳你和藹林。下半天，一本小說，和報紙，要是天晴，再坐車出去一回——要是天晴。茶點——你和藹林。於是暮色蒼茫，於是晚膳——你和藹林。於是玩一回紙牌，你和我，一面藹林在清靜的角上讀一本宗教書。於是我打起一個呵欠，你也打一個呵欠，藹林嘆一口氣；三個人忽地立起——『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作接吻狀，)『神祝福你』！唉！

奧｜是，是，保拉——是，頂親愛的——，正是這樣。但是過一會兒，也許人家會來看望我們——

保｜哈！我們弄錯了罷，奧勃雷！(指着窗口。)你相信這些人會來看望我們麼？你從前的好友柯退梁夫人？還是那嚴肅的老教士，還是他的歪鼻子老婆？還是烏拉桑哥闌司呢，還是維廉彼兒來司太太？我知道得很！少年人一代代的接替着老年人，這種傳說只是遺留下去說，那住在山頂的可怕的人，永遠去看顧不得的。所以我們要這樣淒寂的住過去，直到我們的血乾枯了爲止。依我聽來，要是我們在市鎮

上度繁華的生活，我們就要寧靜的多了，怎麼我們沒有想到呢！總之，我有一種傾向，你可以依從的。當真對你說，我曾經想望做個『已婚婦』（註二）但在那些成了婚的『已婚婦』中間做個『已婚婦』，有什麼得意呢！要是——．（見奧勃雷將頭伏在手裏）奧勃雷！我親愛的孩子！你沒有——哭罷？（他仰視，帶着一副笑容。藹林進來，穿得很簡樸，預備去散步。她是一個聲音低小的莊重的女孩，十九歲光景，生着一副和『聖母像』彷彿的臉龐。對於保拉，她的態度是冷靜疏遠。）

奧　（聲音低弱，）藹林！

藹　早上好，爸爸。早上好，保拉。（保拉用臂挽住藹林，和她接吻。藹林不大親暱她。）

保　早上好。（喜悅的，）我們方纔在屋子這邊太陽光下用早膳。（就鋼琴坐下，奏了一折歡樂的調子。藹林見保拉轉過背去，走到奧勃雷跟前和他接吻；他微微的回轉了一個吻。他們剛離開時，僕人們進來，將早膳的桌子搬出去。）

奧　（向藹林，）我猜知你剛纔在那里了：有一枝荊棘著存你的衣上。

藹　（從衣裾拿去荊棘。）勞佛（註三）和我散步，差不多要到黑野了。勞佛的腳底着了刺；我上樓找鑷子去。

奧　藹林！（她回到他跟前，）保拉有點頹喪——病懨懨的。她訴說她沒有伙伴。

藹　我差不多鎮日伴着他，爸爸。

奧　唉，但你是這樣的小耗子呀。保拉要歡樂的人們做伴呢。

藹　我擔心我天性生得沈默；勉強於天性不近的事，好不難呀。

奧　我不願你那麼沈默，藹林。

保　今晨我就同藹林到村莊上去——好麼。

奧　（輕輕的撫她的手。）很好。

藹　等我看過勞佛，回到她這里來。（走出；保拉停奏鋼琴，旋轉所坐的凳子，注視奧勃雷。）

保　阿，你和藹林有點小秘密罷？

奧　秘密？

保　你以為我沒有覺得，像我兩肩之間的創痛一樣麼？

奧　藹林不一刻回來陪你了。（彎身在她上面。）保拉，親愛的保拉，這是你先前約她的。

保　阿！（不耐煩的立起，急忙走至長椅旁，便在那里坐下，躊躇不安的動着。）我不能守約了；我害着妬，遏制不住了。我見你注視她，看守她；你對她講話的時候，你的聲音就低下。我知道你怎樣的疼愛那女孩兒了，奧勃雷。

奧　你要怎麼樣呢？我沒有別個家庭給她

了。她是我的女兒。

保|她是你的聖人聖人藹林!

奧|你一向時常對我說起，你當她是何等的良好，柔媚。

保|良好!——是你想這可以使我不妬麽?（走到他跟前，揑住他的臂膀。）奧勃雷，愛情是有兩類的——對於你所敬重的女人之愛，和對於你所愛的——女人之愛。她從你得到第一類的愛；我可是不能。

奧|噓，噓!你沒有明白你所說的。

保|要是藹林只消惦念我一點，事情就不同了。我那就不會害妬了。為什麽她沒有惦念我呢?

奧|她——她——她有時候會——

保|你不能說得不口吃呀。

奧|她的性情似乎有點陰沈，她有許多地方夠像她的母親；我每天看得出的。

保|她不近人情。這是一種羞辱。並不可以藉口的我原來同她一樣的是「聖人」——不過結了婚罷了，頂親愛的，幫我贏過她啊!

奧|幫你?

保|你能夠呷。教她說，愛我是她的名分；她肯聽你的話的。我確信着，奧勃雷，那相信我同她自己一樣的好女人的愛，於我是極有利益的。而且你也可以得到利益。這愛可以安慰我；我可以減輕我心裏的不安；這愛可以免除我這——這——有害的感情。（勸誘似的。）奧勃雷!

奧|耐心些!一切會順利的。

保|是，要是你幫我。

奧|同時候，你也撕掉寫給奧來特太太的信罷，你可以麽?

保|（吻他的手，）自然我可以——一切都可以!

奧|唉，謝謝你，頂親愛的，（笑，）怎麽啦!——哈，哈!——試想，「聖人藹林」和這女人並排着啊!

保|（走開，一聲叫喊，）唉!

奧|什麽?

保|（發氣的。）你思量着的，只是藹林，不是我?你只有一個藹林!藹林藹林藹林!（藹林重復進來。）

藹|你叫過我麽，保拉?（奧勃雷握着兩手，轉身走出。）爸爸發怒麽?

保|我時常弄得他動氣。我自己承認的!

藹|你?你啊，你為什麽呢?

保|因為我——因為我害妬。

藹|害妬?

保|是——對你。（藹林沈默。）你以為怎樣?

藹|我知道了；我早看到了。這大大的激動我。你要我怎樣辦呢?出去麽?

保|離開我們!（用一種頭的動作示意。）

你看！（藹林隨洸洸的慢慢走到保拉跟前。）你治好我的新病很容易。你為什麼不——喜歡我呢？

藹　喜——歡你是什麼意思？我不明白。

保　愛我。

藹　『愛』不是人所能節制的感情。時候過去，我或者要變更的。幾個月之前我還沒深愛我的父親，那時我服從我的母親。

保　唉，是的，你夢着這些了罷，你可是——在睡眠裏看見這些麼？你幻想你的母親對你講話麼？

藹　你失却了你的母親，你儘可以這樣的自慰，相信她只死於今世，她却仍然照顧着她的孩子。我相信我的母親是這樣的。

保　阿，那麼她沒有吩咐你愛『我』麼？

藹　（沈默一會，幾乎聽不出的。）沒有。

保　夜夢不過是人的日間思想的變相，我想你知道的。什麼事情，想得太熱切了，夜間一定會到你的腦際。我自己是不搭覺夜夢的。

藹　唉，我知道你只會嘲弄呀！

保　我並不嘲弄；我講的是真話。我說要是你在日間惦念我，我就立刻做你這些夢中人的朋友了。藹林，你為什麼不肯當你後母看待我？我自然你我之間，相差沒有多大年紀，但是在經驗上——我到底比你長大得多呢。我不會有自己的小孩子了，我知道；如果你可以使我覺得我們彼此相關，那就是一種真正的慰安了。你可以麼？或者你以為我是怪特——不好罷。阿，其實我的性質原有兩面，我却已經使這一面遏制住那一面了。不多年之前，我經過了好些苦惱，其後我不會流過一回眼淚。我相信只消你將臂膀圍抱我一回，我就要跑上樓去，好好的哭一回了。這一番話，我一生裏從未對一個女人說過，我現在對你說了。藹林，你似乎怕我罷。不要怕！親我罷，阿！（藹林似乎先驚似的一聲叫喊，藹林轉身離了保拉，便坐在長椅上，用手遮住臉。）

保　（氣忿的，）阿！怎的！你敢這樣的待我麼？這是什麼意思？什麼意思？

（一個僕人進來。）

僕人　特倫爾先生，太太。

（凱雷特倫爾穿着騎服，匆遽的進來。）

（僕人退出。）

保　（平氣，）阿，凱雷！

特　（懇切的和她握手，）你好呀？（和藹林握手，她立起。）我一個鐘頭前遠遠的看見你的，在司達魄來頓相近的荊棘叢裏。

藹　我不曾看見你特倫爾先生。

特　我親愛的藹林，據我的經驗，從沒有嬌媚的十九歲的青年姑娘，會留意一個四十五歲的老頭子。（笑）哈哈！

藹——(走到門口。)保拉，今晨爸爸要我問你坐車到村莊上去你肯帶我去麼？

保——(冷靜的，)阿，什麼都可以請你叫葬文預備好三人坐的車子。(藹林走出。)

特——奧勃雷好呀？

保——很好——當藹林在這屋子裏。

特——你呢，我無須問得了。

保——(走到窗口。)阿，一種狗的生活，我親愛的凱雷，我的生活。

特——噯？

保——難道這就算得幸福的婚姻麼？我是很肥美，養得好，餵得好，終久有背頭嘈，有新鮮的稻草睡覺。(凝望窗外。)阿，我呵！

特——哼！我熱誠的祝賀你在狗舍裏的生活。從這裏凝望去，景色很美罷。—

保——是；我看得見倫敦。

特——倫敦並不十分遠，儘然麼？

保——我看得見，在晴天，還有地中海。今晨，從這裏上望去，不知道距爾普斯是什麼模樣呵！(興奮的，)阿，凱雷，你記得那些快樂的時候，在彼得瑙曼的遊艇上，我們駛著——？(忽地停住，見特倫爾注視她。)阿唷！我們講什麼呵！

(奧勃雷進來。)

奧——(向特倫爾，)親愛的老朋友，保拉問過了你麼？

保——還未。

奧——我們要你到這裏來，現在你離開柯退梁夫人了，——今天就要離開了。住一個月去，隨便你多少時候——噯，保拉？

保——你能夠耐心到那時，就那時罷——凱雷。

特——(看奧勃雷。)很高興。(向保拉，)你也歡迎我罷。

保——我親愛的男子，你是個福星。我定要發伍到倫敦，買許多魚來！塞飽你的大胃口！有點事要幹——幹——幹——呀！(走出，帶一種幾乎孩子氣的歡樂的神情。)

特——(睨視奧勃雷。)好呀？

奧——(帶一種厭倦的熱愛的眼色。)好呀凱雷？

特——你近來怎麼樣？

奧——我的地位仍然同先前一樣的困難。上禮拜我遇見你時，我將保拉對藹林那種熱狂嫉妒的情愛，對你說過的？

特——是。我不知道什麼緣故，但總之你不曾思量，這也是一種幸運的情愛。

奧——藹林沒有理睬她。

特——這還是起初的日子。藹林漸漸會同你的夫人親熱的。

奧——唉，可是還有一個問題，凱雷！

特——什麼問題？

奧——那使我極其困惱的問題。藹林是和普通的女子大不相同；我不信天國之外還

有更純潔的人存在。而且我——我聞自己，放任她去受可憐的保拉那種放縱不羈的性情的薰染，這是對的麼！

特—— 我親愛的奧勃雷！

奧—— 這番話激動了你罷！這也激動了我。老實對你說，我企望着強迫我的女兒推倒那，使她和保拉隔離的制限，但我似乎不能這麼幹——阿我並不這麼幹。我怎麼能夠使你理會呢？但你來和我們同住，你就會理會的。凱雷，你無論提出什麼問題，保拉總要發表一種奇怪的異乎尋常的思想，-稀奇妙歪纏的見解。更可怕的；這些思想，她發表得很敏捷，很自然；而且她的話，甚至她的動作，」幾乎失却了自己的意識，似乎她檢束不住一般。唉，聽到這種實話從那所愛的女人，那希望共謀幸福滿意的女人——她真正是一個好女人，不過欠缺一點——真是苦痛呀！阿，這是我的煩苦，我本不該對你講的，只因為我熱念着藹林罷了。藹林她的前途是怎樣呢？這在我的手裏！我怎麼幹纔好呢？凱雷當我記起藹林怎麼來到我這里，從差不多別的世界裏——當我覺得保護的責任全在我身上時，我不禁慄慄的願望着，我的孩子還是在地下平安！

特—— 我親愛的奧勃雷，你不是弄錯了麼？

奧—— 大約錯了罷。什麼錯呢？

特—— 這個錯處，不在看作你的藹林是個天使，却在相信，無論如何情形，她可以經歷塵世，而她的白外衣——比方說，不至於沾一點灰塵在衣襟上？不要當我是個諷刺家呀。我相信地球上有許多人，幾乎是天真到聖潔的；但在地球上，他們總得時常將外衣送到洗衣作去。唉，他們須得這麼幹，是不錯的，因為他們計算洗衣賬時，可以學習的課程，豈非就是慈善的課程呢？現在，我看只有兩條路給你處置你的天使了。

奧—— 是罷！

特—— 你必得或者限制她在天國裏——這天國同一切塵世間的天國一般，一定有點不完全——或者看待她當一個尋常血肉的年青女子，將她所隸屬的社會的『便利』給她。

奧—— 『便利』麼？

特—— 我親愛的奧勃雷，各種的天真裏，只有愚昧最少趣味。依我的話，放她散步，講話，受苦，而用尋常來醫治罷。這麼幹去，希望她有一天會遇到一個良好誠實的朋友，可以使她的生活完滿，幸福，安全。現在你明白我所講的罷。

奧—— 好像意的盤算，我親愛的凱雷！阿，我並不看輕這個。把感情放開說，自然我也知道給藹林成就一個幸運的婚姻，就是解

決我的困難之頂好的——或者唯一的——方法。但是你沒有顧到你所提議的方法的危險呀。

特| 危險？

奧| 如果藹林走進男人們和女人們的中間去，久而久之，她怎能不學會那——可憐的保拉的——舊來生活的歷史呢？

特| 哼！你記得天方夜譚裏珠寶商的兒子的故事麼？自然你不記得了。阿，如果你的女兒活着，她未必能够避免——你所恐懼的。（奧勃雷發一聲半掩的苦痛的呼喊。）當她遇到這故事時，當然她還是早曉得點世故，可以理會那故事好些呢。

奧| 理會！

特| 理會——參悟。

奧| 參悟。

特| 參悟就是寬容，這便是從寬容到宥赦的一個步驟。

奧| 說得不錯，凱雷；我相信你總不會錯。是，但是即使我有這樣的解決藹林前途問題的勇氣，我——我還是不中用。

特| 怎麼？

奧| 我現在有什麼方法，將我的女兒安放在我那棄了的世界裏呢？

特| 阿一種朋友——一種女朋友。

奧| 我一個也沒有，他們都死了。

特| 你可錯了；我倒知道一個。

奧| （傾聽）這是保拉的車子。我們商議下去罷。

特| （走到窗口，向外張望。）這不是『狗車。』（注四）（轉頭向奧勃雷）我望你饒恕我，老朋友。

奧| 為什麼？

特| 你想在你清爽的雨路上轆轆的響着的是誰的車子呢？

（一個僕人進來。）

僕人 （向奧勃雷。）柯退梁夫人，先生。

奧| 柯退梁夫人！（暫時沈默）很好。（僕人退出）怎麼她會來呢？

特| 唉哼！因為我們是老朋友奧勃雷我們很任意的談論了一大番話，關於你和你的——

奧| 真的，你們？

特| 是；埃利思柯退梁最後說，她若先前來訪譚卡來夫人，就好的多哩。她要動身到巴黎去將來再在倫敦住下，我曉得她今天過來邀藹林做伴呢。

奧| 唉，我看（皺眉）好一個友情的小『陰謀，』我親愛的凱雷

特| 陰謀，並非，老實對你說。（笑）哈哈！

（藹林從廳那邊進來，同着柯退梁夫人，一個優雅豪爽善於談諧的女人，四十五歲光景。）

藹| 爸爸！

柯夫人 （向奧勃雷，和他誠懇的握手。）阿，奧勃雷，你好呀？我剛纔對你這個大女孩兒說，當她還是個悲哀蒼白臉龐的嬰孩時候，我就認得她。譚卡來夫人好呀？我是一個壞鄰居，我來求你們饒恕。她在家麼？

奧 她在樓上戴帽，我曉得。

柯夫人 （舒泰的坐着，）唉！（她四面張望，特倫爾和諾林在廳裏面一同講話。）我們素來彼此很坦率，奧勃雷。我想從前的『親熱』不會再有罷，嘜？

奧 倘這樣，並非全是我的錯處，柯退梁夫人。

柯夫人 柯退梁夫人？哼！也罷，我承受這稱呼的。但你也必得承受『譚卡來先生。』你的前妻和我，在幼小時候，正像同枝樹幹上的兩個櫻桃，隨後我做你們結婚生活的密友，（將手給他，）我希望你們幸福無疆，讓我再做一個朋友。

奧 謝謝你，埃利那。

柯夫人 那就對啊。這幾星期來，要算此刻最愉樂了。但我想譚卡來夫人若應許我一見，那就更好了。你想她可以麼？

奧 （傾聽，）這是我的妻。（柯退梁夫人立起，保拉進來，穿好衣服預備坐車；她驟然停住，注視柯退梁夫人。）保拉，親愛的，柯退梁夫人來看望你哩。

（保拉一驚，躊躇似的望着柯退梁夫人，隨即沈默一會微觸柯退梁夫人伸出的手。）

保 （她的態度忽而變得故意的倨傲，忽而變得佯裝的和悅。）——夫人？什麼名字，奧勃雷？

奧 柯退梁夫人。

保 柯退梁？阿，是。柯退梁。

柯夫人 （小心的抑制着憤怒的神色。）奧勃雷應該告訴過你，埃利思柯退鄒和他是很老的老朋友。

保 阿，他倒是說過的。我的記性真壞呀。

柯夫人 你知道我們是鄰居罷，譚卡來夫人。

保 鄰居！真的是麼？你怎麼不坐呢？（他們倆都坐着，）鄰居！這，真有趣極了！

柯夫人 很近的鄰居。你從你的窗口望得見我的屋頂。

保 我似乎見過一個屋頂。但你一向沒有在家；你還是剛纔歸來的罷。

柯夫人 我麼？你何以這麼想？

保 哪，因為我們來到哈耶孔塔，已經兩個月了，我卻不記得你來看望過。

柯夫人 你的記性真是怪好。不，我並不曾離家，今晨我冒昧到這里來，辯解我的疏忽。

保 阿，辯解——這樣啊。（裝作憂色。）唉，你

害了重病能我早應該知道呀。

柯夫人　病！

保　你臉上憔悴的很。我們這些可憐的女人，不免常把病色很分明的露在臉上，不是麼。

奧　(急急的)保拉，親愛的，柯退梁夫人看着實健康哩。

柯夫人　(帶着一點粗聲，)我一生裏從來覺到比現在更健康。

保　(興奮的四望。)我說了得罪的什麼話罷？奧勃雷告訴柯退梁夫人，我是何等愚笨無識呵——

柯夫人　(向特倫爾，他正傍她站着。)眞的，凱雷——(他點頭微笑，用手指觸脣，緩和她)譚卡來夫人，我恐怕我的辯解，沒有像你剛纔叔我辯解的那麼滿足。你也許曾經聽到。——但是，你若聽到，你一定也忘却了——二十年前，你的丈夫初次在這里住時，我是哈耶孔堵一個熟客。

保　二十年前——瞧喲那時我還是一個頑皮的小孩。

柯夫人　也許不錯。阿，在那時候，直到她死了，我的情愛一直集中在這房子的主婦身上。

保　是麼？你們眞要好呀。

(藹林走近柯退梁夫人，切心的聽她說。)

柯夫人　這上頭，我不再說了，但我必得添說一句話：兩個月前，當你們來到這裏的時候，我覺到——或者是初次——我是個中年的女人了，湊不上年青人的隊夥了。噯，譚卡來夫人，這就是我的自白。你可以理會這話，原諒我麼？

保　(看定藹林——冷笑似的。)藹林親愛的，柯退梁夫人這番話，你似乎很有興味的，我想還是教你給我代辯罷——你我之間有這樣的同情呵。我們可以總恕柯退梁夫人，對我們疏慢了兩整月麼，——你怎麼說呢？

柯夫人　(向藹林，愉快的)阿，藹林？(輕柔的一聲微叫，藹林衝動的坐在柯退梁夫人旁邊，拉她的手。)我親愛的孩子。

保　(低聲對奧勃雷說。)藹林和柯退梁夫人漸熱，並不怎麼慢呵！

柯夫人　(向保拉和奧勃雷。)噯，這鼓勵我提出我的計畫了。譚卡來夫人，我想你們兩個好人兒現在正是一對出色的伴侶，藹林呢，或者也喜歡窺探一點兒你那急於脫離的世界罷。明天我要到巴黎去，在那邊去住．兩個禮拜來，隨後在卻恩透街住定了，那就——不要驚愕罷，你們兩人——如果這個女兒是願意的，而且你們對於她也沒有別種安排，你們可以讓她同我到巴黎去以後同我一塊兒在

市鎮上過社交期(註五)麼？（藹林發出一種驚異的聲音。保拉沈默着。）你怎麼說？

奧——保拉——保拉親愛的。（遲疑的。）我親愛的柯退梁夫人，你眞和善呀；我委實決斷不下了——噯，凱雷？

特——（拚心似的看定保拉。）和善！我必得說我不以爲然！我央求埃利思帶我到巴黎去，她推却了。我敢不過藹林呀！哈哈！

柯夫人 （笑，）好胡說，凱雷！

（笑聲息了。保拉依舊沈默着。）

奧——保拉親愛的。

保——（慢慢的鎭定了心思。）一會兒。我——我並不十分——（向柯退梁夫人）你要藹林立刻離開哈耶孔培，同你度幾個月麼？

柯夫人 這就是對我的恩惠了。你能夠憐憫一個孤苦的老寡婦的。哪，譚卡來夫人，你不可以放了她麼？

保——放了她。（猶疑的，）你將你的計畫對奧勃雷說過麼——在我進來之前？

柯夫人 不；我沒有機會。

保 沒有對藹林說過麼？

柯夫人 阿，沒有說過。

保 （在遏制了的激動中間，望着她，）這全然不曾告着我商議過麼？

柯夫人 我親愛的譚卡來夫人！

保 藹林，你對於這事的意思，你說罷——

藹 我喜歡同柯退梁夫人去——

保 咳！

藹 就是，如果——如果——

保 如果——什麼？

藹 （向奧勃雷看，請求似的，）爸爸！

保 （用粗重的聲音說，）阿，自然——我忘却了。（向奧勃雷）我親愛的奧勃雷，我道全憑着你，自然，我會不會——失却了藹林。

奧 失却了藹林，（走向藹林，）失却藹林是不成問題的。當藹林從巴黎歸來的時候，你可以時時往市鎮去看她；可不是麼，柯退梁夫人？

柯夫人 當然的。

保 （柔和的笑，）阿，我不知道我會有這個特權。

柯夫人 特權，我親愛的譚卡來夫人！

保 哈，哈！這生出一切的差別，可不是麼？

奧 （佯作喜悅。）一切的差別？我也這麼想！（將手愛憐似的放在藹林頭上，對她說，）你十分確定了，願意往黑野的那邊觀看世界麼！

藹 倘你願意，爸爸，我是十分確定的。

奧 （躊躇的望着保拉，隨後勉強的說。）那麼，我——我是願意的。

保 （起立，握拳輕輕擊桌。）決定了！（轉身激動的向柯退梁夫人說，她向保拉走

來）你什麼時候要她去呢？

柯夫人 我們今天下午五點鐘到市鎮去，今天夜裏在倍立思旅館歇宿。只有一點兒工夫教她預備行裝了。

保 我曉得她已在預備了。

柯夫人 我在家裏也有許多東西要收拾一下。再會！

保 （轉身）柯退梁夫人去了。

（保拉站着，向窗外望，背向着屋子裏那些人。）

柯夫人 （向特倫爾）凱雷——！

特 （向她）嗳？

柯夫人 我這麼打算，是爲着奧勃雷和他孩子的緣故，但是我——我却十分感觸。那是一個狂婚罷？

特 自然，害妒的女人都是害狂的。（他同奧勃雷走出。）

柯夫人 （遠遠的，向保拉，）再會，譚卡來夫人。

（保拉略略點頭。薌林從廳那邊出來，便拉着柯退梁夫人出了屋子。停了片晌，保拉發一聲可怕的叫喊，轉過身子，匆匆的脫去她的外衣和帽子，擲在長椅上面。）

保 誰呀？阿！阿！阿！

（她倒在椅子裏，適值奧勃雷回來；他站着望她。）

奧 我——你變更了你出去的心思麼？

保 是。請按鈴。

奧 （按鈴，）你怒着柯退梁夫人和薌林罷。讓我來說明我的理由——

保 當心你說！我從未感觸到這樣——除却一次——在我一生裏。當心你對我說的！

（一個僕人進來。）

保 （起立）華支同着車子在門口麼？

僕人 是，太太。

保 教他帶這封信立刻趕到郵政局去，

（拾起桌上橫着的信。）

奧 帶那信去麼？

保 是。我寫給奧來特太太的信。（將信交給僕人，他便出去了。）

奧 你當然不願我阻止你對僕人的什麼吩咐罷？叫他回來——拿下他手裏的信！

保 我一點不想拿回來了。

奧 我定要，那麼。（走到門口。她抓起她的帽子和外衣，便跟隨他。）你要怎麼樣呢？

保 如果你阻止了那封信，我就走出這房子了。（他遲疑着，隨即離了門。）

奧 我猜那封信是去請喬治奧來特到這里來住，我猜着了沒有？

保 阿，是——不錯。

奧 讓他去罷；過一會兒，我會寫信給他的。

保 （朝着他，）你敢！

奧　噓！保拉！

保　又侮辱我，我總要走出這房子了！

奧　侮辱你麼？

保　侮辱我！不是侮辱是什麼呢？我的上帝！不是侮辱是什麼呢？你把藹林從我奪了去是什麼意思呢？

奧　懸着——

保　聽我說！你怎麼把她奪去的？你偷偷的將她託付了那個故意和我疏遠的女人，那晚將我的！而且柯遏梁這人還只跨進過這里一次，便信托她看顧我那——你知道——極要親暱的女兒！

奧　保拉親愛的聽我說——！

保　唉，自然，自然我於你的女兒不能像那樣的人我那麼中用也罷；你奪去了我的藹林，正所以使我找一個頂容易找到的伴侶去。

奧　你留我完全贊成你寄信給奧來特太太的緣由麼？

保　正是——我望着！

奧　難道你還可以回到那方面的交際麼？不可以罷！

保　(譏消的)怎的，不可以受上等社會優雅的風氣麼？(走向門)我們看罷！

奧　保拉！

保　(暴烈的)我們看罷！(她走出去。他站着儘望她。)

（第二幕完）

(註一)市鎮指倫敦。

(註二)『已嫁婦』原文為『Married Woman』。

(註三)勞佛狗的名字

(註四)『狗東』指保拉的東子，保拉先前對特倫爾說過狗的生活，所以特倫爾隨口道出『狗東』來。

(註五)倫敦社交期『London Season』。

勘誤　前期本劇第一幕裏，所有特佈爾這名字，都是特倫爾之誤，特此勘正。

你醉

法國 波特來耳 作　仲密 譯

人要永遠醉：就是這個。這是智慧的A與O；這是人生唯一的問題。倘你要不感到『時』的可怕的負擔擱在你肩上，壓你到地上，你要永遠醉——不要放下。

然而以什麼醉呢？以酒，以詩，或以德，全如你所願：但只是醉。

倘你有一時——在宮殿的階上，在溝濱的綠草上，在你自己的房的荒涼的孤獨裏，倘你將醉來；倘醉意已經微弱，倘他全然消失了——：那就去問風，或浪，或星，或鳥，或報時鐘，問一切飛者，或歎息者，或旋轉者，或歌者，或說者，問是什麼時候了；於是那風，浪，星，鳥，鐘，他們會答你說：『這是醉的時候！要醉，倘你要不為「時」的犧牲的奴隸；要不斷的醉，以酒，以詩，或以德，全如你所願——你醉！』

通信



戀愛問題的討論

錫琛先生：

許久不曾通訊了，近幾期的婦誌辦得極有精神；不過我於很圓滿的當中，還有幾條不滿意的處所，現在把我底意見，極忠實地報告先生：

(一)以前的婦誌太置重愛倫凱的戀愛觀，許多婦女問題的作家，祇曉得從日本人的書中，『燒直』幾篇關於討論戀愛的文字，擴寫婦誌的篇幅，反把種種重大問題，界而不論，我以為太不經濟。

(二)我以為要從實際上援救中國的婦女，一方面是擴充伊們底智慧，發展伊們底本能；在又一方面呢，就是推廣伊們執業的範圍，圖謀經濟的獨立。前者應當從教育公開入手，後者當先從調查各地婦女生活的現狀入手。現在婦誌出版到今，不見一篇調查內

地婦女生活狀況的文字，這是婦誌莫大的疏忽，不可諱言的。

(三)在東方男女的不平等，是任何人知道的；而所以不平等的原因，卻沒有人『明目張膽』地說過。據我所知道的，是『舊倫理的作祟』和『舊法律的為害』。我們不願援助女性則巳，不然，我們就要設法打破舊倫理舊法律；根據男女平等的原則，重新製定適當的倫理和法律。關於這類的文字，婦誌上也未曾發表過，也是不可諱言的缺陷。

(四)中國的社會，以家庭為單位；歐美各國，則以個人為單位。從前中國人犯了罪，必須連帶一家的，外國則注重於一人；所以西洋人的家庭，是很重自由的，中國則不然，許多事情，直接間接受着家庭的束縛和支配的地方，非常的多。因此家庭問題，也是中國亟待解決的大問題，以後望婦誌上，對此問題，多多討論。

(五)在家庭問題中，包含着一個『遺產繼承問題，』也是婦誌的範圍內所應研究的問題。我是贊成廢除遺產繼承制的人，廢除遺產繼承制，第一可以防止資本家擴充私產的野心，第二可以消除社會鬬爭的罪惡，第三可以減少人類依賴的惰性，啓發向上的願望。第四可以恢復巳失的女權，達到平衡的地位。這許多都是我一人底私意，先生如以為不差，以後請對於遺產繼承問題，也稍稍

在婦誌上，加以討論。

拉雜地寫來，覺得是毫無系統，就是我對於先生抱歉的地方太多。熱得很，攝氏表已到九十八度了，室內的空氣，尤覺是蒸人欲死，再也得不着一點清涼的微風，可以慰藉長夏的鬱悶。很隨意地握着一枝禿筆，和朋友們談談婦女問題，談到『恰到好處』的時候，或者稍可減殺一些暑熱呢！這便是我寫信給先生底動機。大雨之後，天氣如果清涼些，我當有海上之遊，如有機會，定來趨訪。不談了，就此謹祝福你！

弟王平陵上言　七月廿九日

平陵先生：

這般炎熱的天氣，承先生給這樣的一封長信，對於女誌爲詳細的指導，真使我不知怎樣感謝啊！

來信中所說推廣女子教育，圖謀經濟獨立，對於舊道德舊法律的攻擊，以及家庭改革等主張，我個人極表贊同，最近幾年的婦女雜誌中，關於這一類長篇或短篇的文字，也曾經登載過不少，或者因爲說得不十分透徹，未能使先生滿意罷了。

女誌近來論戀愛的文字太多，這一層我們自己也很覺得，并且常有人對我這樣說；頭腦稍舊的先生們，甚至於說我們有意誘惑青年，敗壞風化，或更以爲近來青年男女兩性間醜聲穢事件之多，都是多談戀愛者的罪惡。現在既承先生也談到這一層上，就藉此把我的意見和先生一說，還望先生賜教！

“Love”這一個字，在中國不但向來沒有這概念，而且也沒有這名詞。近來雖然勉強把他譯成『戀愛』，但概念還是沒有，所以許多人祗是把他和『姦淫』作同一解釋；這便是一般人反對談戀愛的最大的原因。這種反對，原無足怪。因爲在中國的書籍上，歷史上，道德上，習慣上，法律和制度上，都沒有所謂戀愛——我們要勉強去找，孔子所謂『關睢樂而不淫』或者還相近似；關睢中所謂『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也較近於戀愛的態度。但因那時是多妻制度最盛行的時代，所以這種描寫，是否儘出於詩人的空想，也未可知。——在中國人的腦筋中盤踞着的，祗有『姦淫，』所以說到『戀愛，』便和『姦淫』的概念混雜了。然而『姦淫』之於『戀愛，』正如莠之於苗，紫之於朱，雖相似而大不同的。

先生勸我們注意到推廣女子教育，圖謀經濟獨立，攻擊舊道德舊法律，改革舊家庭等問題上，我以爲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方法，祗有提倡戀愛自由。這句話我曉得一定有許多人要非常的驚疑詫異，但是我所以這樣主張的理由，却是極明顯的。我們試問：中國

人為什麼說，女子不必受教育，不必謀經濟獨立，男女不應該平等，家庭可以束縛個人，支配個人？我們可以很簡單的回答說：就因為中國人把女子作為男子的所有物，把子女作為家長的所有物，不承認她們有個人的人格，有自由的意志。在主張社會主義的人，以為祇要把財產私有制度打破，便沒有問題了。這固然可以打破男子所有女子，家長所有子女的基礎，但我以為使女子對於男子，子女對於家長，主張個人的人格，意志的自由，實在是同樣的要緊，或者是更要緊。要辦到這一層，就祇有主張戀愛自由。如果男子承認女子有戀愛的自由，他們便不會把女子當作可以掠奪，可以買賣，可以滿淫慾，可以供役使的東西，那麼，男女不是就平等了嗎？如果人人都認戀愛是重要的事情，便必須使人人對於戀愛都受充分的訓練，充分的培養，不該加以任何物質的壓迫，那麼，不是把經濟不獨立，教育不普及，家庭對於個人的束縛支配都消除了嗎？人類是兩性的動物，由兩性的結合而組織社會，繼續生命，發達文化。因為兩性的結合，用勢力和金錢做紹紐，所以由此組成的社會，便是掠奪的社會；產生的新種族，便都是強暴的分子。要救濟這樣的社會，必先從不以勢力和金錢為兩性結合的紹紐起頭；兩性的結合，除了勢力和金錢以外，就祇有戀愛了。愛倫凱女士在他的大著兒童的世紀 (The Century of the Child) 上，反對基督教信者『人性一定不變』的話，說：『我相信人性是可以改變的。但我所說的改變，不是因了把人類都變成基督教信者可以達到；必須等到全人類真個覺醒，自覺『生殖之神聖』的時候，纔可達到。這自覺如果一旦醒來，那麼，關於子孫和他們的發生，他們的處置，他們的教育等事情，便成為社會的中心事業；一切的道德，一切的法律，一切的社會施設，都環集在此等事情的周圍；而且判斷其他一切問題，制定其他一切規則的基準點，也都立在此等事情的上面。』愛倫凱女士的主張戀愛道德，主張母性尊重，便都從這『生殖的神聖』而來。這也便是我想用戀愛來解決婦女問題的出發點。——這主張，在我的朋友中，祇有建人兄最和我同意。

至於近來青年男女因所謂『戀愛』而發生的種種謬誤的行為，都是因為向來中國人的腦中，祇有『姦淫』，沒有『戀愛』，所以也便把姦淫誤作戀愛了。要救濟這種弊病，祇有大家竭力主張戀愛，使人人都明瞭戀愛的意義，并且使人人經過充分的戀愛的訓練，纔能有效。

戀愛與姦淫的區別，簡單的說，戀愛是融合兩個的人格為一，姦淫不過是一方佔有他方，滿足自己的慾望。借羅素的話來說，戀愛

是出於『創造的衝動』姦淫是出於『所有的衝動』所以古來才子佳人式的戀愛，祇能說是姦淫不能說是戀愛。

關於戀愛的重要，在這信中不及詳細說明，過幾天我想做一篇，篇的文字來討論；但恐有許多人一看到『戀愛』兩字便生厭惡，不願再看，那便無可如何了。

至於先生說起各地婦女的生活狀況，在去年的女誌上曾經登載過許多，但因爲都不十分詳確，而且往往是千篇一律，無甚差異，所以今年也很少登載了。

遺產繼承問題，固然是重大的問題；但在私有財產制度存在的時候，在父母私有子女制存在的時候，要破除這制度，恐怕很不容易吧！

話太多了，在鬱悶的長夏裏，恐怕要增加先生的鬱悶，所以不再寫下去；如能早來上海，可以見面一談，那是好極了。(下略)

八，五， 弟章錫琛復。

關於奢侈的討論

晏始先生：

先生在本誌七號評奢侈與女性，見識固然高卓，論調似乎隕越，引奢侈爲女性痼病，又覺過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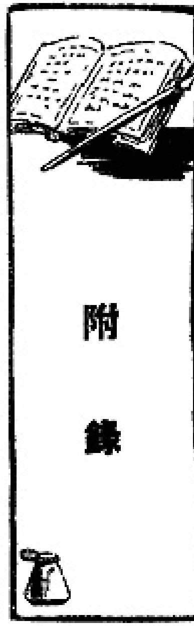
夫好奢侈乃人類之通性，豈獨婦女爲然？且奢侈之觀念，乃由審美觀念感覺出來的；若併審美觀念而弃之，是贊『儉爲美德』的古訓，是世俗之奴隸；居於被動的地位，復何有『天賦人權』之趣味？天旣賦人以權，則當運用其權；苟不出天演公理的範圍，東則東，西則西，惟我所欲，誰敢當耶？我以奢侈的神聖，我則奢侈；我以儉朴爲無上，我則儉朴。總之務使我心愉快而後已。至謂女性奢侈，由於求悅男子的心理，這是她個人本身品行和人格的關係，與奢侈無涉，不能引爲女性的弱點。否則男子好奢侈，果何爲也？

先生辯護女性的奢侈，完全是男性玩視女性的結果，不是出於女子的天性；結論說女性苟能認識自己人格的尊貴，奢侈可以屏絕。我以爲女性的奢侈，是審美觀念的現象。故女性雖能自己尊重其人格，不存求悅男子的心理，奢侈亦未必屏絕無遺。(下略)

張德華。

德華先生：

你的議論，極端主張個性，尊重自由，固然很可欽佩。不過你把奢侈和美併爲一談，稍覺不妥。因爲美未必定要奢侈，奢侈未必便美。奢侈是過度的消費的意義，所以是應該屏絕的。 晏始復。



兒童保障條例

▲浙江省議員沈定一在浙江省議會提出

無論何種動物，在彼幼穉時期，都是無條件得受養與教底權利。覺權出諸天賦，比較得被一切制度所掩蔽的人權，尤爲顯著。正爲個體底壽命有限，而延續人類各個體的壽命底兒童，和時間底流一樣的無窮盡，所以成年者常常謀建設和愛康寧的社會，畀諸承續他的生命底兒女，並且滿貯了無止境地進化的願望。可是過去和現在一切掩蔽人權底惡習慣，幾乎陷兒童亦爲成年者所有物一樣。家庭私有子女，師傅私有徒隸，種種殘暴慘酷的待遇，實在使我們人類含羞。本員爲補充法律上簡陋的缺憾，幷同時使我浙江省人民明白了解兒童是最密切的將來底承續者起見，特地擬具左列條例，都十條，請大會公決。

第一條　凡浙江省兒童自產生日起至滿十八歲止，無論男女，內得享受本條例之保障。

第二條　嬰孩初生時，最大限在二十四小時內，家長家族應開具性別生時，報告附近警所登記。

前項報告亦得托隣右代表。

自本條例施行日起限六個月內，凡本省十八歲以上之人口，均須由各地警察查明登記彙報，嗣後每六個月查報一次。各縣每次查報總數，在浙江公報上公布。

第三條　兒童滿二歲，得有受幼穉教育之權；滿六歲，得有受小學教育之權。

第四條　兒童不滿十三歲，不能操任何勞動工作。

第五條　兒童滿十三歲至十五歲，每日勞動工作時間，不得過二小時，並不得從事於危險或妨礙發育之勞動工作。

第六條　兒童滿十五歲至十八歲，每日勞動工作時間，不得過六小時，並不得從事於危險或妨礙衛生之勞動工作。

第七條　兒童不得爲夜工作。

第八條　無論何人，不得以兒童爲販賣品及贈品；不得加兒童以體罰。

第九條　產前三個月之孕婦，如係傭婦或女工人，有隨意工作之

權；雇主對於此項雇工，須給全薪，至產後滿一個月。

第十條　本條例公布日施行。

開放全國各校男女同學幷遇留學東西洋攷試男女一律選派案

▲湖南省議員王昌國女士在中華教育改進社濟南開會時提出

竊自歐化東漸以來，男女平等之理，如日中天，昭昭在人耳目；我國人乘此潮流，風起雲湧，咸有鼓動披起之勢，可見公理自在人心，不可朦視。惟可念者，男女平等之理，雖已彰明較著，而法律上之不平等如故，習慣上之不平等如故，道德上之不平等如故，究其癥結之所在，無非男女知識階級，階之厲也。今欲使女子知識與男子平等，則除非注重女子教育，其道莫由。昌國以爲我國數千年習慣，重男輕女，今日雖昌言女權，顧女子之入小學者，除通都大邑外，已屬無多，至於入中學，則甚少焉，在專門以上各校肄業者，更寥寥若晨星，全國可屈指數也。以二萬萬之女子，令長此無知無識，日受豢養於男子肘腋之下，不能爲國家生財，不能爲社會服務，自人權上及一國經濟上言之，皆爲不利，不惟女子之不利，且亦爲男子之大害。蓋嘗言之，今日欲使女子皆有知識，非與男子同受相當之教育不易有效；欲使女子與男子同受相當之教育，又非開放全國各校男女同學，幷與男子一律選派出洋留學，則又不能成功。昌國所主張之理由如下：

（一）男女同學，可以節省教育經費，凡屬高等專門以上各校，既無爲女子另設專校之必要，即中小各學，亦不必另圖擴充，其事輕而易舉。

（二）女子教育，即時可與男子教育普及於全國，不至因師資困難，及設備遷延，難於推廣。

（三）女子與男子同學，平常見聞所及，容易促進其努力向上之心，

（四）女子得選派出洋留學，俾吸收歐美各國之新文化，可自動的改良。

據此四項理由，用特主張將全國大學高等專門，以及中小各校，無論國立公立私立，一律開放男女同學；並遇有留學西洋考試，女子與男子一律選派，機會均等，以廣教育。從此全國女子，無大無小，無人不學，不受何等限制；凡男子可能之事，女子皆可爲之，一國文化革新之源，庶在乎此。管見所及，是否有當，敬候公決！

女權運動同盟會宣言

中國的農業經濟，確立在幾千年前。這幾千年間，人民的生活基礎，全建設在農業經濟上面了，所以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倫理是封建的倫理。在這種經濟政治倫理之下，大多數人民，自然在階級制度的下面，受了種種壓迫的苦痛；同時半數的女子，於普通階級的壓迫以外，更加上一層半數男子階級的壓迫，呻吟憔悴，以至於今日。

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世界的資本主義的勢力，壓迫到中國頭上，累次的反抗，都歸失敗了，國人纔漸漸起來，作改革政治的運動。辛亥革命，纔由封建政治下的改良運動，轉入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這在政治史上，固然算是一個新紀元，可是辛亥以來的十一年間，仍然是封建軍閥與民主革命派奮戰苦鬬的時期。直到現在，封建軍閥尚未推翻，民主主義尚未建立。在這個時期，我們人民的勢力，除了聯合起來共同立在革命的戰線上與軍閥相搏戰而外，更沒有別的可走的路徑。

我們婦女界在這人民革命的時代，應該參加這種革命運動。這不但是我們的義務，而且是我們的權利；同時更不要忽略了我們的特殊責任，就是女權運動。一切反抗強權的運動，都是革命的運動。我們的女權運動，亦是一種革命的運動，在我們切身的利害上，更爲重要。

我們不相信不打破男女兩性的階級，真正的民主主義能夠存在。我們不相信社會上一半是壓迫人的，一半是被壓迫的人間，社會有真正的自由平等的幸福。一個社會，專許男子有活動的機會，把那一半的婦女排除在一切生活——除了家庭生活——以外，那個社會怎能不是專制的社會？怎能有充滿着民主主義的精神的社會？政治上『人民』的意義，當然包含着兩性在內。限於男子的民主政治，絕不是純正的民主政治。『人民』的名辭，不是男子的專稱，乃是包括男女的人民全體的總稱。只有人民全體都有權參與政治的民主主義，纔是真正的民主主義。社會上一切階級的差別，都易泯滅，獨有兩性的自然差異，是帶有永久性的；若不把隨着這個永久性的自然差異發生的階級差別，剷除淨盡，這種階級的壓迫，將隨永久的差異而存在。所以我們對於兩性間的民主主義的要求，比甚麼都迫切，我們對於兩性間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所負的責任，亦比甚麼都重大。我們認教育上的平等，爲一切平等的淵源。我們固然可以結合團體，作種種反抗男子專制的運動，但是教

育的機會與智識的程度，倘不能與男子並駕齊驅，一任男子長此據有特殊的位置，我們仍舊屈服於智識的下面，永遠沒有抬頭的一天。

我們認職業上的平等，是取得經濟獨立的一條路徑，並是暫時救濟無產階級姊妹生活上苦痛的一個方法？經濟上不能獨立，仍然脫不出男權專制的家庭的絆鎖，卽仍然不能在社會上作一個獨立的人。但是我們要謀經濟上的獨立，勢不能不出來作工。假使同一的工作，不能得與男子同等的薪酬，或是營私牟利的資本家，以低廉工銀，僱用我們去作不宜於我們的工作；這種解放後的悲劇，我們不能不先加以預防。我們認政治上法律上的要求，在中國今日更是要緊。我們不但要把那些蔑視女子人權的法律，根本推翻，並且要求制定保障女權的新法律。不但要在私法上要求男女平等的財產權，行爲權，親權，承繼權及離婚權，並且要在憲法上要求參政權，在刑法上要求『同意年齡』，『納妾者以重婚罪論』，『禁止買賣婢女』等種種新規定。

我們爲要求達到我們的目的，非獲得政權不可，所以我們對於參政運動，特別重視。我們以爲政權不在手中，一切關於我們切身利害的問題，仰求男子恩情與慈悲，不惟無望，抑且可恥。我們取得政權的方法，自然要和革命民主派共同動作，先從封建的軍閥手中將政權收回，歸於平民的掌握，同時要平民階級的男子，了解全體人民中包有我們婦女在內。我們進行的步驟是：第一步要與革命的民主主義結合起來，對抗封建軍閥。第二步要與革命的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對抗帝國派資本主義；同時要平民階級的男女，注意了解並尊重我們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地位；這是我們唯一的使命。

我們揭出下列的綱領，作我們女權運動的標的。依種種手段，向此標的繼續着奮鬬！

(1)全國教育機關，一概爲婦女開放。

(2)女子與男子平等的享有憲法上人民應享的權利。

(3)私法上的夫妻關係，親子關係，承繼權，財產權，行爲權等，一依男女平等的原則，大加修正。

(4)制定男女平等的婚姻法。

(5)刑法上加入『同意年齡』及『納妾者以重婚罪論』的規定。

(6)禁止公娼，禁止買賣婢女禁止婦女纏足。

(7)依『同工同酬』及『保護母性』的原則，制定保護女工法。

女子參政協進會宣言

照全民政治的原則，凡屬人類，不分男女，都應該享受同等的參政權。從前的民治政體，雖然是有產階級的少數政治，可是到了現在，就是無產階級也都有參與政治的機會了。世界上還沒有完全的參政權者，只是一部分女子。但是歐美各國的女子，雖然有幾國沒有得到參政權的，可是沒有一國的女子不在作參政的運動。世界上女子既沒有參政權，而又不作參政運動者，只有中國的女子。

我們並不抱着參政權萬能的迷信，但是却不能不把參政看作保障女子權利的最有功效的方法。我們也承認知識平等是權利平等的原因，但是還須承認權利平等是達到知識平等地步的唯一方法。我們且看看世界上的歷史，希臘的奴隸階級，為什麼知識不能同市民平等；近代歐洲的勞動階級，為什麼知識不能同資本階級平等？唯一的原因，只因為把他們排除在政治的範圍之外；所以那時的國家，祇是為市民資本階級謀幸福的國家，結果便把奴隸階級和勞動階級，壓在社會的最下層去了。

我們現在認定：財產制度，是人類得到知識的輔助；教育制度，是人類培養知識的模型；法律上的權利，是人類運用知識的保障。如果我們自己不加入政治的範圍，別的且不說，試問誰能為我們打破現行的專以男嗣為限的襲產權；誰能為我們推翻現行的男女不平等的教育制度；更誰能為我們制定保障男女同等權利的憲法？

我們現在澈底的覺悟了！絕對不受法律上未成年的待遇，認男子做我們的監護人；絕對不乞憐他人，受他人恩賜的權利；我們決定要親身加入政治的範圍，創制與自己有關的法律，保護自己所應享受的權利。所以約集女界同志，組織成這個女子參政協進會。

本會的目的：

（一）推翻專為男子而設的憲法，以求女權的保障。

（二）打破專以男嗣為限的襲產權，以求經濟的獨立。

（三）打破專治家政的教育制度，以求知識的平等。

本會認定達到上列三種目的的方法，就在

「要求女子的參政權」。

這件事和女界的關係甚重，非仗我們女界的羣策羣力，恐怕不容易成功。深望全國的女界同胞一致進行，達到我們最後的目的！